

闻一多全集

诗

1

本卷整理：孙党伯
责任编辑：谢嘉星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闻一多全集(全十二册) © 孙党伯 袁善正 主编

出版者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政编码 430022 发行科电话 537093

常务编辑 王建辉 刘道清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刷 者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 文字六〇三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221 插 页 75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字 数 4561千字

ISBN 7-216-01110-4/C·81

定价: 全套 398.00 元

本图书如因印制质量不合格, 可以由印刷厂调换



闻一多先生(1899—1946)



与夫人合影(1946)



在清华学校参加《革命军》演出，饰革命党人（右一，1913）

在清华学校（1917）



出国前夕蜜月



结婚时全家合影(1922)

全家在昆明家门前留影(1945)



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



在熊野渡路上写生 (1938)





在群众集会上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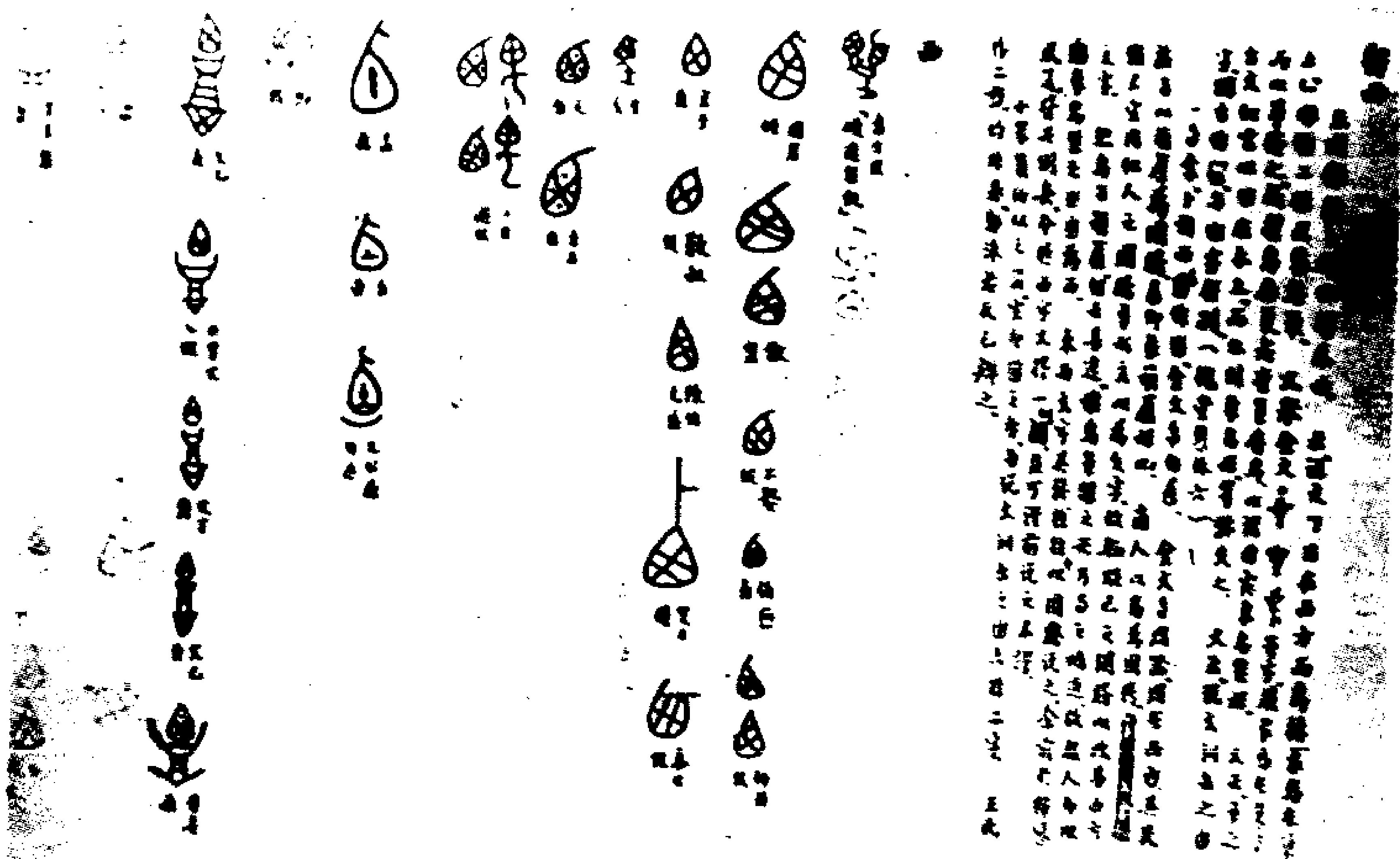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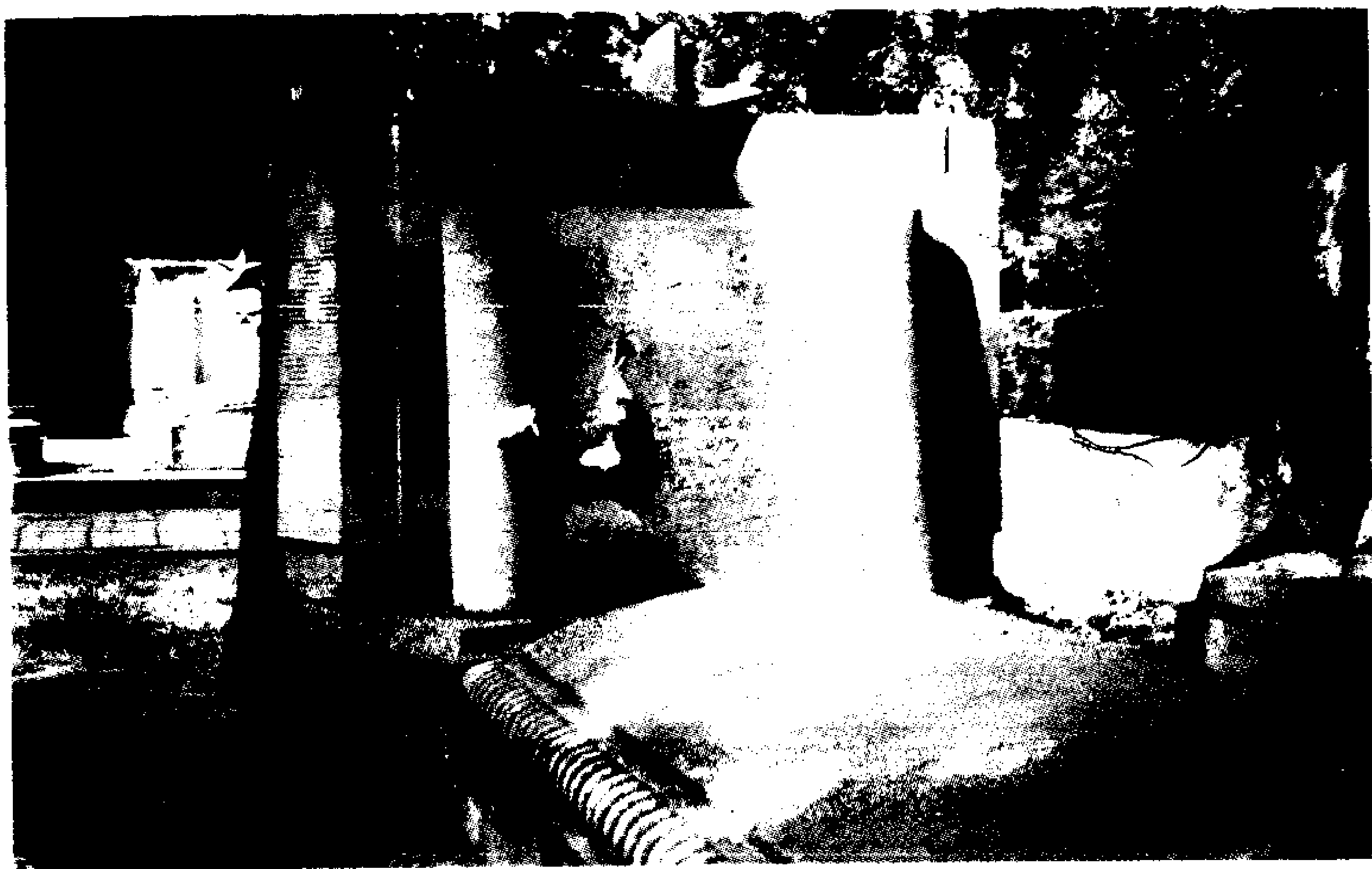
参加“一二一”四烈士大出殡(1946)

矛盾，衝突！
 一誤，再誤！
 忙後才放免出！
 更談燒燭成灰！
 点着靈魂！
 是誰點的大！
 給你雁鴦！
 是誰繫的燭！
 紅燭啊！
 可是，一般顏色！
 吐着你的心血吐！
 詩人啊！
 這樣紅的燭！
 紅燭啊！
 ◎紅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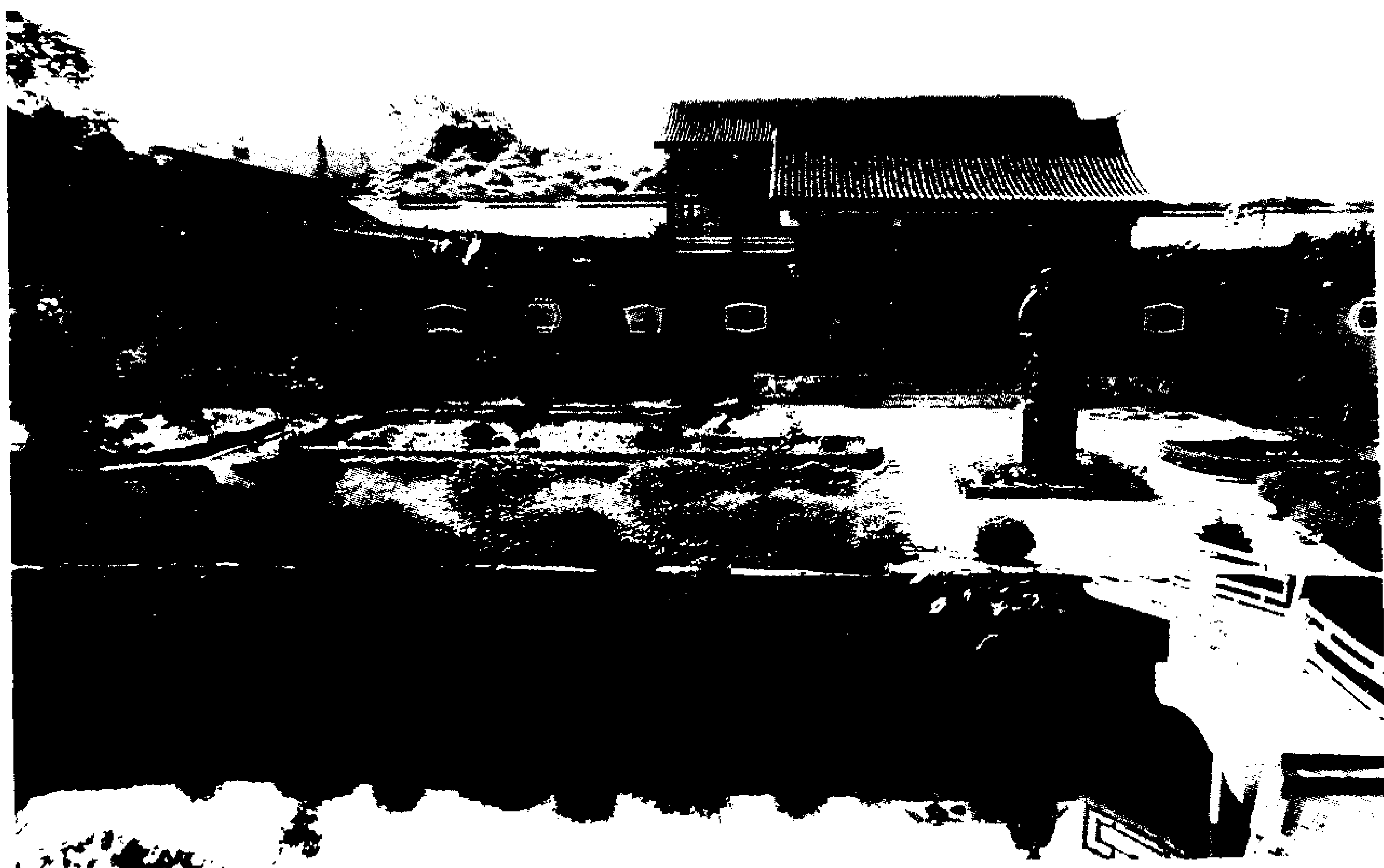
《紅燭》手迹

甲骨文研究手稿





龍溪六甲山革命委員會 多景



聞一多紀念館(湖北浠水)

前 言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一生热爱祖国，勤苦奋进，追求真理，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在现实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走上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新诗创作和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丰富了我国的文化思想宝库，确立了他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拍案而起”，为民主而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伟大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敬仰和赞颂。闻一多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榜样。

一

闻一多，原名家骅，字友三，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下巴河的一个书香门第。五岁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经史教育，同时也学习了一些“新学”知识。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次年爆发了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他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他拥护革命的心情。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求学的近十年间，他不仅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而且还大量阅读我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打下了较坚实的国学根底。他积极参加

伟大的五四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1922年7月,闻一多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受到了系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专业成绩也很突出,但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却更为强烈,常选修英美近代诗的课程并积极创作新诗。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出版。在留美期间,闻一多虽曾得到一些美国友人的帮助与尊重,但也饱尝了作为弱国子民所受的歧视和屈辱,这就愈加激发了他对祖国及其悠久文化的热爱,他参与发起组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学会,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目的是想通过振兴中华文化使祖国强盛。

1925年7月,闻一多留美回国。同年秋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次年秋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职。1927年秋后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并列名为《新月》杂志编辑。1928年1月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同年秋,闻一多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30年秋到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国立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辗转来到昆明,继续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首先是以独具特色的诗人闻名于世的。闻一多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却以感情深厚、艺术精美见长。他的诗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就是表现出深沉、热烈的爱国感情,并从爱国爱民的真情出发,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朱

自清称他“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这评语的后半句似乎有些绝对,但它却把握住了闻一多诗歌的基本精神和特征。在新诗形式上闻一多既善于吸收西方诗歌音节体式的长处,又注意保留中国古典诗歌韵调格律的传统,提出了一套创造新格律诗的理论,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并努力进行实践。他的诗作,尤其是《死水》正是他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的完美体现,标志着新诗的进步,开一代诗风。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的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闻一多的成就不仅限于新诗创作与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应该说,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及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后来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时,能够具有那样强大而普遍的影响力、号召力,同样也是和他在新诗创作及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分不开的。

闻一多由一位诗人转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能取得超出前人和同辈人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他自幼就喜爱诗赋古文,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在研究中既继承了我国朴学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传统,又广泛吸取现代西方社会学说,如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赅博,扎实可信,而且大胆开拓,新见叠出,在《诗经》、《楚辞》、《庄子》、《唐

诗》及神话等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几个学科的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腐败现实引起闻一多的强烈不满，他拍案而起，投身民主运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敬仰的导师。同时，他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报刊，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在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中斗志愈坚，影响愈大，引起反动派的忌恨，将其列入暗杀名单。当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后，闻一多的处境异常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坚持战斗，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痛斥敌人的无耻罪行。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伟大壮美的不朽诗篇。

二

闻一多殉难以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于当年11月聘请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通、余冠英七人组成“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由朱自清负责。经过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四位编辑者和清华中文系全体同人的努力，《闻一多全集》（四卷）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48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旧版全集）。限于当时的环境，有不少重要遗著未能整理收入。解放后，闻一多家属把他的全部遗稿（包括文章、手稿、笔记、讲课提纲等约五百多万字）赠给北京图书馆保存。由于种种原因，《全集》一直未能增补。

1978年3月，闻一多夫人高真向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当时中央宣传部决定由国家出版

局安排,并邀请闻一多的学生季镇淮、何善周、范宁等在北京进行整理,但由于工作中的一些具体困难未得到及时解决,整理工作到1981年6月实际上停顿下来了。

1983年9月,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宣部召开了两次会议进行研究,并于1984年3月6日发出《关于整理出版闻一多著作的通知》,指出:武汉大学成立闻一多研究室,新编《闻一多全集》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交由武大闻一多研究室负责。这项整理研究工作应纳入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帮助。同意武汉大学提出聘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季镇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宁、华中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薛诚之(现已逝世)、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何善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国瑞五人担任整理新编全集的顾问,指导和协助研究工作。根据《通知》的精神,武汉大学立即在中文系抽调孙党伯、袁睿正、唐达晖、沈祥源、徐少舟和陆耀东(兼职)组成闻一多研究室,孙党伯任主任,袁睿正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闻一多著作整理研究工作拨出专款,保障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

闻一多研究室成立后,即着手搜集资料,整理手稿,确定编辑体例,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和诸位顾问的指导,于1985年12月提出新编《闻一多全集》(以下简称新编全集)的分卷目录,广泛征求意见。但由于新编全集的出版问题悬而不决,整理工作受到影响。1987年底,为谋求新编全集能够尽早出版,我们便与湖北人民出版社联系,要求由他们出版《闻一多全集》,该社总编辑卢福咸当即表示同意,并为落实此项任务进行了努力。接着,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和闻先生的家属分别给湖北省有关负责同志写信,请求支持,

以便使《闻一多全集》能在湖北出版。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副省长王利滨对此事十分重视,于1988年3月给湖北人民出版社拨款,资助新编全集的出版。搁置数年的出版难题终于得到解决。在此我们要衷心感谢湖北省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全集的出版问题落实了,整理工作即全面启动。这时,闻研室的成员有的已调离,自始至终参加全集整理编辑工作的有四人:孙党伯、袁睿正、唐达晖、徐少舟。他们的分工情况是:孙党伯负责诗歌,唐达晖负责文艺评论及散文、杂文,袁睿正负责先秦两汉的全部及唐诗的一部分,徐少舟负责唐代部分。此外,闻一多的儿子韦英、闻立鹏分别负责书信卷、美术卷的编辑。主编孙党伯、袁睿正负责全集的总体策划和审定,但两人也有所分工,孙党伯负责全集的现代部分,袁睿正负责全集的古代部分。

1993年初,新闻出版署特将《闻一多全集》增列为“八五国家重点图书”。

三

采用什么体例编排,是编辑新的《闻一多全集》首先碰到的一大难题。闻一多著作种类繁多,有诗歌、文艺评论、杂文、书信、日记、学术论文、论文提纲、讲义、札记、校勘、注疏、选本、资料汇编等等,而且这些著作的情况又很不一样:一部分已经朱自清等整理编辑收入了旧版全集,大部分是由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未刊手稿,还有不少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佚文。将这些著作编为一套全集并自成系统,确非易事。季镇淮顾问出于对朱自清等著名学者主持编辑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旧版全集的尊重,曾提出新编全集应将旧版全集四卷按照原样放在前

面,而将新收入的文字另行编辑置于其后。我们也曾考虑按照这一意见办理,但在实际编排时发现许多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新收入的文字不仅种类超过了旧版全集,而且其篇幅是旧版全集的数倍,若将其放在旧版全集之后,则必然显得前后不相称,且有损新编全集的完整和系统。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现在采取的编辑体例是:将闻一多的全部著作包括旧版全集、未刊手稿和佚文统一编排,大体采用分类编年的方法,即先按内容分为诗歌、文艺评论、散文杂文、神话、诗经、楚辞、庄子、汉乐府、唐诗等大类,每一类文章又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次,时间不明或无法归类的则作变通处理。由于各类的文章多寡不一,故采用同类分卷或数类合卷的办法,以保证全集各卷篇幅大体相当。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旧版全集的编辑情况,特将旧版全集的郭沫若序、朱自清序和编后记、吴晗跋附录于新编全集第12卷卷末。

新编全集的编辑原则是力求全面和真实。全面,就是把现在所能见到的闻一多的文章和可以整理成文的未刊手稿全部编入。但闻一多参加签名的集体的声明、宣言之类,则未收。真实,就是要忠于原作;保持原貌,为读者提供可信的版本。因此,收入新编全集的文章,无论是旧版全集或其他集子已载的,还是后来经人发现重新发表的,都一律根据最初发表的版本或手稿进行校订。这方面我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少数文章原始版本实在无法找到,均注明根据何书、何刊编入。除了明显的误植或笔误迳予改正外,一般不对原文作任何改动。对旧版全集收录的文章,整理时既尊重原编辑者的劳绩,也参照最初版本或手稿对存在的问题作适当处理。闻一多的大量手稿多为未定、未完、未刊稿,有的一题多稿,有的体例

不一,有的行文不连贯,必须经过整理才能收入新编全集。同时由于许多手稿复印件字迹模糊不清,极难辨认,又无法也不允许查对手稿原件,因而更增加了整理难度。在整理时凡对手稿作了重要增删更动之处均加注说明,以便让读者了解手稿的原貌。对闻一多著作中原有的注条则注明为“作者原注”,以便与整理编辑者的注文区别开来。闻一多著作征引广博,整理时一般作了校勘,但因资料、人手、水平等条件所限,未能全部核对原文。

新编全集采用简化字,如遇使用简化字容易引起歧义或无法理解的,则仍用繁体字。

新编全集运用现在通行的标点符号对已有标点文章作了统一和订正,对没有标点的则重新标点。

参加新编全集编辑整理工作的成员均在第1卷卷首列名,并在各自整理的文章的篇末署名。各卷的主要编辑整理者均在内封上署名,凡由他们整理的,篇末不再署名。

新编12卷本《闻一多全集》在历经坎坷之后终于出版了,这是许多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其中,有旧版全集的编辑者郭沫若、朱自清、吴晗、叶圣陶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的功绩。参加1978年成立的闻著整编小组工作的季镇淮、何善周、范宁、薛诚之、王达津、康倪、费振刚等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子女韦英、闻立鹏、闻铭、闻翊,孙子闻黎明,胞弟闻家驊,亲侄黎智,或亲身参加全集的整理编辑,或给予热情的支持。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还得到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帮助。北京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昆明一二一运动纪念馆、民盟云南省委等热情提供所藏资料。清华大学孙敦恒无私地将他搜集的闻一多早期诗文的复印件借给我们使

用。人民文学出版社绿原对 1、2 两卷的外文作了校正并将其一部分译成中文。武汉大学新闻系聂文杞翻译了闻一多的英文讲演稿《诗歌节奏的研究》。武大中文系曹国臣也曾校正过 1 卷中的外文。中宣部孔祥贵、人民出版社陶膺、北京图书馆杜晓明、武汉大学原副校长童懋林、副校长李进才、中文系原负责人张广明、武大研究生袁朝、刘红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徐江、清华大学彭迎喜、云南师大余嘉华诸先生也都为新编全集的出版付出了精力。湖北人民出版社总编卢福咸、副总编陈金安、胡光清、原副总编刘道清、文史编辑部主任王建辉、责任编辑王建槐、邓宁辛、余欣然、谢嘉星、祝祚钦、彭年生,更为新编全集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劳动,特别是最近两年工作进程加快,各卷都相继编成交稿,他们的任务更加繁重。此外还有许多单位和个人给了我们支持和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我们闻一多研究室同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整理编辑完闻一多先生的著作,看到凝结着自己心血的新编《闻一多全集》即将面世,内心感到无比高兴,同时也感到沉重。由于我们人手少,水平有限,且都担负着一定的教学任务,而整理编辑工程又如此繁难浩大,错误在所难免,敬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

1993 年 9 月 9 日

编者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所作的诗歌、译诗及编辑的中国新诗选集。

《红烛》包括新诗 103 首。1923 年 9 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

《死水》包括新诗 28 首。1928 年 1 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以上两部诗集曾收入 1948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现根据初版本编入。凡收入诗集前公开发表过的诗作，均对照最初发表的原诗进行校勘，对其中改动大的诗作则加注作比较说明。

《真我集》包括诗作 15 首，是作者自编的早年所写诗作的手抄稿，从未公开出版。现根据手稿编入。

《集外诗》包括新诗 27 首。前 25 首均根据最初发表的原诗编入，《八教授颂》根据作者改定的手稿编入，《相遇已成过去》原诗用英文写成，现将原诗和译诗一并编入。

《旧体诗》包括旧体诗、赋 24 首。现根据最初发表的原作编入。

《译诗》包括译诗 32 首。现根据最早登载的版本编入。

《现代诗抄》是闻一多先生在 40 年代中期编辑的一部中国新诗选集，生前未曾公开出版，后收入 1948 年上海开明书

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现根据先生的手抄稿编入,列为本卷附录。

收入本卷的作品,除作者编定的诗集和选集照原有顺序编排外,其余则依写作或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文字上除个别明显的误植或笔误径行改正外,其余皆尽量保存原貌,凡有改动或存疑之处,均加注说明,以备查考。

目 录

诗

红 烛..... 3

死 水..... 123

真我集..... 169

集外诗..... 189

旧体诗..... 271

译 诗..... 291

附录：现代诗抄 325

诗

100

红 烛

目 录

序 诗	7
红烛	7
李白篇	10
李白之死	10
剑匣	19
西岸	28
雨夜篇	33
雨夜	33
雪	34
睡者	35
黄昏	36
时间底教训	38
二月庐	39
印象	40
快乐	41
美与爱	41
诗人	42
风波	44

回顾	45
幻中之邂逅	46
志愿	47
失败	49
贡臣	49
游戏之祸	50
花儿开过了	51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52
死	53
深夜底泪	54
青春篇	57
青春	57
宇宙	58
国手	58
香篆	58
春寒	59
春之首章	59
春之末章	62
钟声	67
爱之神——题画	67
谢罪以后	68
忏悔	69
黄鸟	70
艺术底忠臣	71
初夏一夜底印象——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	72
诗债	74

红荷之魂有序	75
别后	77
孤雁篇	79
孤雁	79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82
火柴	84
玄思	85
我是一个流囚	86
寄怀实秋	88
晴朝	89
记忆	91
太阳吟	92
忆菊——重阳前一日作	94
秋色——芝加哥渥阁森公园里	97
秋深了	102
秋之末日	103
废园	103
小溪	104
稚松	104
烂果	105
色彩	105
梦者	106
红豆篇	107
红豆(共四十二首)	107

序 诗

红 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

——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光出？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束——

这正是自然底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李白篇

“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

——李白

李 白 之 死

世俗流传太白以捉月骑鲸而终，本属荒诞。
此诗所述亦凭臆造，无非欲藉以描画诗人底人格罢了。
读者不要当作历史看就对了。

“我本楚狂人，
凤歌笑孔丘。”

——李白

一对龙烛已烧得只剩光杆两枝，
却又借回已流出的浓泪底余脂，
牵延着欲断不断的弥留的残火，
在夜底喘息里无效地抖擞振作。
杯盘狼藉在案上，酒坛睡倒在地下，

醉客散了，如同散阵投巢的乌鸦；
只那醉得最狠，醉得如泥的李青莲
(全身底骨架如同脱了榫的一般)
还歪倒倒的在花园底椅上堆着，
口里喃喃地，不知到底说些什么。

声音听不见了，嘴唇还喋着不止；
忽地那络着密密红丝网的眼珠子，
(他自身也便像一个微小的醉汉)
对着那怯懦的烛焰瞪了半天：
仿佛一只饿狮，发见了一个小兽，
一声不响，两眼睁睁地望他尽瞅；
然后轻轻地缓缓地举起前脚，
便迅雷不及掩耳，忽地往前扑着——
像这样，桌上两对角摆着的烛架，
都被这个醉汉拉倒在地下。

“哼哼！就是你，你这可恶的作怪，”
他从咬紧的齿缝里泌出声音来，
“碍着我的月儿不能露面哪！
月儿啊！你如今应该出来了罢！
哈哈！我已经替你除了障碍，
骄傲的月儿，你怎么还不出来？
你是瞧不起我吗？啊，不错！
你是天上广寒宫里的仙娥，
我呢？不过那戏弄黄土的女媧

散到六合里来底一颗尘沙！①
啊！不是！谁不知我是太白之精？
我母亲没有在梦里会过长庚？②
月儿，我们星月原是同族的，
我说我们本来是很面熟呢！”
在说话时，他没留心那黑树梢头
渐渐有一层薄光将天幕烘透，
几朵铅灰云彩一层层都被烘黄，
忽地有一个琥珀盘轻轻浮上，
（却又像没动似的）他越浮得高，
越缩越小；颜色越褪淡了，直到
后来，竟变成银子样的白的亮——
于是全世界都浴着伊的晶光。
簇簇的花影也次第分明起来，
悄悄爬到人脚下偎着，总躲不开——
像个小狮子狗儿睡醒了摇摇耳朵，
又移到王人身边懒洋洋地睡着。
诗人自身的影子，细长得可怕的一条，
竟拖到五步外的栏干上坐起来了。
从叶缝里筛过来的银光跳荡，
啮着环子的兽面蠢似一朵缩菌，
也鼓着嘴儿笑了，但总笑不出声音。
桌上一切的器皿，接受复又反射
那闪烁的光芒，又好像日下的盔甲。

这段时间中，他通身的知觉都已死去，

那被酒催迫了的呼吸几乎也要停驻；
两眼只是对着碧空悬着的玉盘，
对着他尽看，看了又看，总看不倦。
“啊！美呀！”他叹道，“清寥的美！莹澈的美！
宇宙为你而存吗？你为宇宙而在？
哎呀！怎么总是可望而不可即！
月儿呀月儿！难道我不应该爱你？
难道我们永远便是这样隔着？
月儿，你又总爱涎着脸皮跟着我；
等我被你媚狂了，要拿你下来，
却总攀你不到。唉！这样狠又这样乖！

月啊！你怎同天帝一样地残忍！
我要白日照我这至诚的丹心，
狰狞的怒雷又砰訇地吼我；
我在落雁峰前几次朝拜帝座，③
额撞裂了，嗓叫破了，阖闾还不开。
吾爱啊！帝旁擎着雉扇的吾爱！
你可能问帝，我究犯了那条天律？
把我谪了下来，还不召我回去？④
帝啊！帝啊！我这罪过将永不能赎？
帝呀！我将无期地囚在这痛苦之窟？”
又圆又大的热泪滚向膨胀的胸前，
却有水银一般地沉重与灿烂；
又像是刚同黑云碰碎了的明月，
溅下来点点的残屑，眩目的残屑。

“帝呀！既遣我来，就莫生他们！”他又讲，
“他们，那般妖媚的狐狸，猜狠的豺狼！
我无心做我的诗，谁想着骂人呢？
他们小人总要忍心地吹毛求疵，
说那是讥消伊的。哈哈！这真是笑话！
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将军吗？
将军不见得就不该替我脱靴子。
唉！但是我为什么要作那样好的诗？
这岂不自作的孽，自招的罪？……⑤
那里？我那里配得上谈诗？不配，不配；
谢玄晖才是千古的大诗人呢！——
那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
谢将军，诗既做的那么好——真好！——
但是那里像我这样地坎坷潦倒？”⑥
然后，撑起胸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只自身的影子点点头，再没别的同情？
这叹声，便似乎远的沙汀上一声鸟语，
叫不应回音，只悠悠地独自沉没，
终于无可奈何，被宽嘴的寂静吞了。

“啊‘澄江净如练’，这种妙处谁能解道？
记得那回东巡浮江底一个春天——⑦
两岸旌旗引着腾龙飞虎回绕碧山——
果然如是，果然是白练满江……
唔？又讲起他的事了？冤枉啊！冤枉！”

夜郎有的是酒，有的是月，我岂怨嫌？^⑧
但不记得那天夜半，我被捉上楼船！^⑨
我企望谈谈笑笑，学着仲连安石们，
替他们解决些纠纷，扫却了胡尘。^⑩
哈哈！谁又知道他竟起了野心呢？
哦！我竟被人卖了！但一半也怪我自己？”

这样他便将那成灰的心渐渐扇着，
到底又得痛饮一顿，浇熄了愁底火，
谁知道这愁竟像田单底火牛一般：
热油淋着，狂风煽着，越奔火越燃，
毕竟虽烧焦了骨肉，牺牲了生命，
那束刃的采帛却换成五色的龙文：
如同这样，李白那煎心烙肺的愁焰，
也便烧得他那幻象底轮子急转，
转出了满牙齿上攒着的“丽藻春葩”。
于是他又讲，“月儿！若不是你和他，”
手指着酒壶，“若不是你们的爱护，
我这生活可不还要百倍地痛苦？
啊！可爱的酒！自然赐给伊的骄子——
诗人的恩俸！啊，神奇的射愁底弓矢！
开启琼宫底管钥！琼宫开了：
那里有鸣泉漱石，玲鳞怪羽，仙花逸条；
又有琼瑶的轩馆同金碧的台榭；
还有吹不满旗的灵风推着云车，
满载霓裳缥缈，彩佩玲珑的仙娥，

给人们颁送着驰魂宕魄的天乐。
啊！是一个绮丽的蓬莱底世界，
被一层银色的梦轻轻地锁着在！”

“啊！月呀！可望而不可即的明月！
当我看你看得正出神的时节，
我只觉得你那不可思议的美艳，
已经把我全身溶化成水质一团，
然后你那提挈海潮底全副的神力，
把我也吸起，浮向开遍水钻花的
碧玉的草场上；这时我肩上忽展开
一双翅膀，越张越大，在空中徘徊，
如同一只大鹏浮游于八极之表。^①
哦，月儿，我这时不敢正眼看你了！
你那太强烈的光芒刺得我心痛。……
忽地一阵清香揽着我的鼻孔，
我吃了一个寒噤，猛开眼一看，……
哎呀！怎地这样一副美貌的容颜！
丑陋的尘世！你那有过这样的副本？
啊！布置得这样调和，又这般端正，
竟同一阕鸾凤和鸣底乐章一般！
哦，我如何能信任我的这双肉眼？
我不相信宇宙间竟有这样的美！
啊，大胆的我哟，还不自惭形秽，
竟敢现于伊前！——啊！笨愚呀糊涂！——
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眼花，血凝心涎；

我觉得我是污烂的石头一块，
被上界底清道夫抛掷了下来，
掷到一个无垠的黑黯的虚空里，
坠降，坠降，永无着落，永无休止！”

月儿初还在池下丝丝柳影后窥看，
像沐罢的美人在玻璃窗口晾发一般；
于今却已姗姗移步出来，来到了池西；
夜颺底私语不知说破了什么消息，
池波一皱，又惹动了伊娴静的微笑。
沉醉的诗人忽又战巍巍地站起了，
东倒西歪地挨到池边望着那晶波。
他看见这月儿，他不觉惊讶地想着：
如何这里又有一个伊呢？奇怪！奇怪！
难道天有两个月，我有两个爱？
难道刚才伊送我下来时失了脚，
掉在这池里了吗？——这样他正疑着……
他脚底下正当活泼的小涧注入池中，
被一丛刚劲的菖蒲梗塞了喉咙，
便咯咯地咽着，像喘不出气的呕吐。
他听着吃了一惊，不由得放声大哭：
“哎呀！爱人啊！淹死了，已经叫不出声了！”
他翻身跳下池去了，便向伊一抱，
伊已不见了，他更惊慌地叫着，
却不知道自己也叫不出声了！
他挣扎着向上猛踊，再昂头一望，

又见圆圆的月儿还平安地贴在天上。
他的力已尽了，气已竭了，他要笑，
笑不出了，只想道：“我已救伊上天了！”

作者原注

① “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如沙尘。”——《上云乐》

② “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阳冰《草堂集序》

③ 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云仙杂记》

④ 贺知章称白为“谪仙人”。

⑤ 高力士以脱靴事蓄怨于白。玄宗尝与太真赏花于沉香亭，诏白为乐章；白作《清平调》以献。力士摘之以谗于太真。自是帝每欲重用白，辄为太真所沮。——见《唐书》本传。

⑥ 白生平最服膺谢朓，诗中屡次称道。有句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⑦ 白尝依永王璘，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⑧ 永王作乱，事败；白流于夜郎。

⑨ “半夜水军来，……迫胁上楼船。”——《赠江夏太守》

⑩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⑪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大鹏赋序》

剑 匣

I built my soul a lordly pleasure—house,
Wherein at ease for aye to dwell.

.....

And 'while the world runs round and round', I
said, Reign thou apart, a quiet king,
Still as ,while saturn whirls, his steadfast shade
Sleeps on his luminous ring'.

To which my soul made answer readily;

Trust me in bliss I shall abide

In this great mansion, that is built for me,

So royal—rich and wide'.

——Tennyson^①

在生命的大激战中，
我曾是一名盖世的骁将。
我走到四面楚歌底末路时，
并不同项羽那般顽固，
定要投身于命运底罗网。
但我有这绝岛作了堡垒，
可以永远驻扎我的退败的心兵。
在这里我将养好了我的战创，
在这里我将忘却了我的仇敌。

在这里我将作个无名的农夫，
但我将让闲情底芜蔓
蚕食了我的生命之田。
也许因为我这肥泪底无心的灌溉，
一旦芜蔓还要开出花来呢？
那我就镇日徜徉在田塍上，
饱喝着他们的明艳的色彩。

我也可以作个海上的海夫：
我将撒开我的幻想之网。
在寥阔的海洋里；
在放网收网之间，
我可以坐在沙岸上做我的梦，
从日出梦到黄昏……
假若撒起网来，不是一些鱼虾，
只有海树珊瑚同含胎的老蚌，
那我却也喜出望外呢。

有时我也可佩佩我的旧剑，
踱进山去作个樵夫。
但群松舞着葱翠的干戚，
雍容地唱着歌儿时，
我又不觉得心悸了。
我立刻套上我的宝剑，
在空山里徘徊了一天。

有时看见些奇怪的彩石，
我便拾起来，带了回去；
这便算我这一日底成绩了。

但这不是全无意识的。
现在我得着这些材料，
我真得其所了；
我可以开始我的工匠生活了，
开始修葺那久要修葺的剑匣。

我将摊开所有的珍宝，
陈列在我面前，
一样样的雕着，镂着，
磨着，重磨着……
然后将他们都镶在剑匣上，——
用我的每出的梦作蓝本，
镶成各种光怪陆离的图画。

我将描出白面美髯的太乙
卧在粉红色的荷花瓣里，
在象牙雕成的白云里飘着。
我将用墨玉同金丝
制出一只雷纹镶嵌的香炉；
那炉上炷着袅袅的篆烟，
许只可用半透明的猫儿眼刻着。
烟痕半消未灭之处，

隐约地又升起了一个玉人，
仿佛是肉袒的维纳司呢……
这块玫瑰玉正合伊那肤色了。

晨鸡惊耸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里工作，
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
烛光抹在我的直陡的额上，
好像紫铜色的晚霞
映在精赤的悬崖上一样。

我又将用玛瑙雕成一尊梵像，
三首六臂的梵像，
骑在鱼子石的象背上。
珊瑚作他口里含着的火，
银线辫成他腰间缠着的蟒蛇，
他头上的圆光是块琥珀的圆璧。

我又将镶出一个瞎人
在竹筏上弹着单弦的古瑟。
(这可要镶得和王叔远底
桃核雕成的《赤壁赋》一般精细。)
然后让翡翠，蓝珣玉，紫石瑛，
错杂地砌成一片惊涛骇浪；
再用碎砾的螺钿点缀着，
那便是涛头闪目的沫花了。

上面再笼着一张乌金的穹窿，
只有一颗宝钻的星儿照着。

春草绿了，绿上了我的门阶，
我同春一块儿工作着；
蟋蟀在我床下唱着秋歌，
我也唱着歌儿作我的活。

我一壁工作着，一壁唱着歌：
我的歌里的律吕
都从手指尖头流出来，
我又将他制成层叠的花边：
有盘龙，对凤，天马，辟邪底花边，
有芝草，玉莲，卐字，双胜底花边，
又有各色的汉纹边
套在最外的一层边外。

若果边上还缺些角花，
把蝴蝶嵌进去应当恰好。
玳瑁刻作梁山伯，
壁玺刻作祝英台，
碧玉，苏瑛，白玛瑙，蓝琉璃，……
拼成各种彩色的凤蝶。
于是我的大功夫告成了！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你不要轻看了我这些工作！
这些不伦不类的花样，
你该知道不是我的手笔，
这都是梦底原稿底影本。
这些不伦不类的色彩，
也不是我的意匠底产品，
是我那芜蔓底花儿开出来的。
你不要轻看了我这些工作哟！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抽出我的宝剑来——
我的百炼成钢的宝剑，
吻着他，吻着他……
吻去他的锈，吻去他的伤疤；
用热泪洗着他，洗着他……
洗净他上面的血痕，
洗净他罪孽底遗迹；
又在龙涎香上薰着他，
薰去了他一切腥膻的记忆。
然后轻轻把他送进这匣里，
唱着温柔的歌儿，
催他快在这艺术之宫中酣睡。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的大功终于告成了！
人们的匣是为保护剑底锋铓，

我的匣是要藏他睡觉的。
哦，我的剑匣修成了，
我的剑有了永久的归宿了！

哦，我的剑要归寝了！
我不要学轻佻的李将军，
拿他的兵器去射老虎，
其实只射着一块僵冷的顽石。
哦，我的剑要归寝了！
我也不要学迂腐的李翰林，
拿他的兵器去割流水，
一壁割着，一壁水又流着。
哦，我的兵器只要韬藏，
我的兵器只要酣睡。
我的兵器不要斩芟奸横，
我知道奸横是僵冷的顽石一堆；
我的兵器也不要割着愁苦，
我知道愁苦是割不断的流水。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让我的宝剑归寝了！
我岂似滑头的汉高祖，
拿宝剑斫死了一条白蛇，
因此造一个谣言，
就骗到了一个天下？
哦！天下，我早已得着了啊！

我早坐在艺术底凤阙里，
像大舜皇帝，垂裳而治着
我的波希米亚的世界了啊！
哦！让我的宝剑归寝罢！
我又岂似无聊的楚霸王，
拿宝剑斫掉多少的人头，
一夜梦回听着恍惚的歌声，
忽又拥着爱姬，抚着名马，
提起原剑来刎了自己的颈？

哦！但我又不妨学了楚霸王，
用自己的宝剑自杀了自己。
不过果然我要自杀，
定不用这宝剑底锋铓。
我但愿展玩着这剑匣——
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
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觉，
我将摩抚着这剑匣，
我将宠媚着这剑匣——
看着缠着神蟒的梵像，
我将巍巍地抖颤了，
看看筏上鼓瑟的瞎人，
我将号咷地哭泣了；

看看睡在荷瓣里的太乙，
飘在篆烟上的玉人，
我又将迷迷地嫣笑了呢！

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我将让宝剑在匣里睡着。
我将看着他那光怪的图画，
重温我的成形的梦幻，
我将看着他那异彩的花边，
再唱着我的结晶的音乐。

啊！我将看着，看着，看着，
看到剑匣战动了，
模糊了，更模糊了，
一个烟雾弥漫的虚空了，……

哦！我看到肺脏忘了呼吸，
血液忘了流驶，
看到眼睛忘了看了。
哦！我自杀了！
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
哦哦！我的大功告成了！

① 此段引诗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艺术的宫殿》。绿原对此段引诗的译文是：

我为我的灵魂筑起一栋巍峨的别馆，
好让它在里面优游岁月直到永远。

.....

而“当世界兜着圈子奔忙时，”我说，
“你在一旁临御着，像一位无为的国王，
宁静有如土星旋转之际，它稳定的阴影
停落在它灿烂的光环之上。”

于是我的灵魂立即作出答复：
“哦，让我享此天福，我将安居
在如此富丽而宽广的
这座为我而筑的华屋。”

——丁尼生

西 岸^①

“He has a lusty spring, when fancy clear
Takes in all beauty within an easy span.”

——Keats^②

这里是一道河，一道大河，
宽无边，深无底；
四季里风姨巡遍世界，
便回到河上来休息；
满天糊着无涯的苦雾，
压着满河无期的死睡。

河岸下酣睡着，河岸上
反起了不断的波澜，
啊！卷走了多少的痛苦！
淘尽了多少的欣欢！
多少心被羞愧才鞭驯，
一转眼被虚荣又煽煽！
鞭下去，煽起来，
又莫非是金钱底买卖。
黑夜哄着聋瞎的人马，
前潮刷走，后潮又挟回。
没有真，没有美，没有善，
更那里去找光明来！

但不怕那大泽里
风波怎样凶，水兽怎样猛，
总难惊破那浅水芦花里
那些山③草的幽梦，——
一样的，有个人也逃脱了
河岸上那纷纠的樊笼。
他见了这宽深的大河，
便私心唤醒了些疑义：
分明是一道河，有东岸，
岂有没个西岸底道理？
啊！这东岸底黑暗恰是那
西岸底光明底影子。

但是满河无期的死睡，
撑着满天无涯的雾幕；
西岸也许有，但是谁看见？
哎……这话也不错。
“恶雾遮不住我，”心讲道，
“见不着，那是目底过！”
有时他忽见浓雾变得
纤样薄，在风翅上荡漾；
雾缝里又筛出些
丝丝的金光洒在河身上。
看！那里！可不是个大鼋背？
毛发又长得那样长。

不是的！到是一座小岛，
戴着一头的花草：
看！灿烂的鱼龙都出来
晒甲冑，理须桡；
鸳鸯洗刷完了，喙子
插在翅膀里，睡着觉了。
鸳鸯睡了，百鳞退了——
满河一片凄凉；
太阳也没兴，卷起了金练，
让雾帘重往下放：
恶雾瞪着死水，一切的
于是又同从前一样。
“啊！我懂了，我何曾见着

那美人底容仪？
但猜着蠕动的绣裳下，
定有副美人底肢体。
同一理：见着的是小岛，
猜着的是岸西。”

“一道河中一座岛，河西
一盏灯光被岛遮断了。”④
这语声到处，是有些人
鹦哥样，听熟了，也会叫；
但是那多数的人
不笑他发狂，便骂他造谣。

也有人相信他，但还讲道：
“西岸地岂是为东岸人？
若不然，为什么要划开
一道河，这样宽又这样深？”
有人讲：“河太宽，雾正密。
找条陆道过去多么稳！”
还有人明晓得道儿
只这一条，单恨生来错——
难学那些鸟儿飞着渡，
难学那些鱼儿划着过，
却总都怕说得：“搭个桥，
穿过岛，走着过！”为什么？

① 本诗最早发表于1920年9月24日《清华周刊》第191期，未分段，收入《红烛》时，文字有改动。

② 这两句引诗为英国著名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8—1821)所写，绿原的译文是：

“他有一个快活的春季，当明澈的鉴赏力
在安适的瞬息将一切美尽收眼底。”

——济慈

③ 疑误，《清华周刊》第191期作“小”。

④ 这两句诗最初在《清华周刊》第191期发表时为：

“一道河一座岛，
河西一盏灯，
灯光被岛遮断了，
黑影直向河东倒。
若要光明那里找？
一道长桥穿过岛。”

雨夜篇

“千林风雨莺求友”

——黄庭坚

雨 夜

几朵浮云，仗着雷雨底势力，
把一天底星月都扫尽了。
一阵狂风还喊来要捉那软弱的树枝，
树枝拼命地扭来扭去，
但是无法躲避风底爪子。

凶狠的风声，悲酸的雨声——
我一壁听着，一壁想着：
假使梦这时要来找我，
我定要永远拉着他，不放他走；
还剜出我的心来送他作贄礼，
他要收我作个莫逆的朋友。
风声还在树里呻吟着，
泪痕满面的曙天白得可怕，
我的梦依然没有做成。

哦！原来真的已被我厌恶了，
假的就没他自身的尊严吗？

雪

夜散下无数茸毛似的天花，
织成一件大氅，
轻轻地将顛顛的世界，
从头到脚地包了起来：
又加了死人一层殓衣。

伊将一片鱼鳞似的屋顶埋起了，
却总埋不住那屋顶上的青烟缕。
啊！缕缕蜿蜒的青烟啊！
仿佛是诗人向上的灵魂，
穿透自身的躯壳：直向天堂迈往。

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
森林里抖颤的众生战斗多时，
最末望见伊底自氅，
都欢声喊道：“和平到了，奋斗成功了！
这不是冬投降底白旗吗？”

睡 者

灯儿灭了，人儿在床；
月儿底银潮
沥过了叶缝，冲进了洞窗，
射到睡觉的双靥上，
跟他亲了嘴儿又偎脸，
便洗净一切感情底表象，
只剩下了如梦幻的天真，
笼在那连耳目口鼻
都分不清的玉影上。

啊！这才是人底真色相！
这才是自然底真创造！
自然只此一副模型；
铸了月面，又铸人面。

哦！但是我爱这睡觉的人，
他醒了我又怕他呢！
我越看这可爱的睡容，
想起那醒容，越发可怕。
啊！让我睡了，躲脱他的醒罢！
可是瞌睡像只秋燕，
在我眼帘前掠了一周，

忽地翻身飞去了，
不知几时才能得回来呢？

月儿，将银潮密密地酌着！
睡觉的，撑开枯肠深深地喝着！
快酌，快喝！喝着，睡着！
莫又醒了，切莫醒了！
但是还响点擂着，鼙雷！
我只爱听这自然底壮美底回音，
他警告我这时候
那人心宫底禁闼大开，
上帝在里头登极了！

黄 昏^①

太阳辛苦了一天，
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面通红，
一气直往山洼里狂奔。

黑黯好比无声的雨丝，
慢慢往世界上飘洒……
贪睡的合欢叠拢了绿鬓，钩下了柔颈，
路灯也一齐偷了残霞，换了金花；
单剩那喷水池

不怕惊破别家底酣梦，
依然活泼泼地高呼狂笑，独自玩耍。

饭后散步的人们，
好像刚吃饱了蜜的蜂儿一窠，
三三五五的都往
马路上头，板桥栏畔飞着。
嗡……嗡……嗡……听听唱的什么——
是花色底美丑？
是蜜咪底厚薄？
是女王底专制？
是东风底残虐？

啊！神秘的黄昏啊！
问你这首玄妙的歌儿，
这辈嚣喧的众生
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22日《清华周刊》第195期，署名风叶。收入《红烛》时，文字有改动，最后的四句是收入诗集时增加的。

时间底教训^①

太阳射上床，惊走了梦魂，
昨日底烦恼去了，今日底还没来呢。
啊！这样肥饱的鶉声，
稻林里撞挤出来——来到我心房酿蜜，
还同我的，万物底蜜心，
融合作一团快乐——生命底唯一真义。

此刻时间望我尽笑，
我便合掌向他祈祷：“赐我无尽期！”
可怕！那笑还是冷笑；
那里？他把眉尖锁起，居然生了气。

“地得！地得！”听那壁上的钟声，
果同快马狂蹄一般地奔腾。
那骑者还仿佛吼着：
“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
那可活活缚着时间来陪着快乐？”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8日《清华周刊》第193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个别文字有改动。

二 月 庐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柳荫下睡着一口方塘；
聪明的燕子——伊唱歌儿
偏找到这里，好听着水面的
回声，改正音调底错儿。

燕子！可听见昨夜那阵冷雨？
西风底信来了，催你快回去。
今年去了，明年，后年，后年以后，
一年回一度的还是你吗？
啊？你的爆裂得这样音响，
迸出些什么压不平的古愁！
可怜的鸟儿，你诉给谁听？
那知道这个心也碎了哦！

印象^①

一望无涯的绿茸茸的——
是青苔？是蔓草？是禾稼？是病眼发花？——
只在火车窗口像走马灯样旋着。
仿佛死在痛苦底海里泅泳——
他的披毛散发的脑袋
在噤哑无声的绿波上飘着——
是簇簇的杨树林攒出禾面。

绿杨遮着作工的——神圣的工作！
骀红的赤膊摇着枯涩的轡轳，
向地母哀求世界底一线命脉。
白杨守着休息的——无上的代价！——
孤零零的一座秃头的黄土堆，
拥着一个安闲，快乐，了无智识的灵魂，
长眠，美睡，禁止百梦底纷扰。
啊！神圣的工作！无上的代价！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22日《清华周刊》第195期，诗末注明写于1920年9月11日，收入《红烛》时文字有删改。

快 乐

快乐好比生机：
生机底消息传到绮甸，
群花便立刻
披起五光十色的绣裳。

快乐跟我的
灵魂接了吻，我的世界
忽变成天堂，
住满了柔艳的安琪儿！

美 与 爱^①

窗子里吐出娇嫩的灯光——
两行鹅黄染的方块镶在墙上；
一双枣树底影子，像堆大蛇，
横七竖八地睡满了墙下。

啊！那颗大星儿！嫦娥底侣伴！
你无端伴住了我的视线；
我的心鸟立刻停了他的春歌，
因他听了你那无声的天乐。

听着，他竟不觉忘却了自己，
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
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
但是你忽然飞地不见了！

屋角底凄风悠悠叹了一声，
惊醒了懒蛇滚了几滚；
月色白得可怕，许是恼了？
张着大嘴的窗子又像笑了！

可怜的鸟儿，他如今回了，
嗓子哑了，眼睛瞎了，心也灰了；
两翅洒着滴滴的鲜血——
是爱底代价，美的罪孽！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1年3月11日的《清华周刊》第211期，署名风叶，收入《红烛》时文字作了改动。

诗 人

人们说我有些像一颗星儿，
无论怎样光明，只好作月儿底伴，
总不若灯烛那样有用——

还要照着世界作工，不徒是好看。

人们说春风把我吹燃，是火样的薇花，
再吹一口，便变成了一堆死灰；
剩下的叶儿像铁甲，刺儿像蜂针，
谁敢抱进他的赤裸的胸怀？

又有些人比我作一座遥山：
他们但愿远远望见我的颜色，
却不相信那白云深处里，
还别有一个世界——一个天国。

其余的人或说这样，或说那样，
只是说得对的没有一个。
“谢谢朋友们！”我说，“不要管我了，
你们那样忙，那有心思来管我？

你们在忙中觉得热闷时，
风儿吹来，你们无心地喝下了，
也不必问是谁送来的，
自然会觉得他来的正好！”

风 波^①

我戏将沉檀焚起来祀你，
那知他会烧的这样狂！
他虽散满一世界底异香，
但是你的香吻没有抹尽的
那些渣滓，却化作了云雾
满天，把我的两眼障瞎了；
我看不见你，便放声大哭，
像小孩寻不见他的妈了。
立刻你在我耳旁低声地讲：
（但你的心也雷样地震荡）
“在这里：大惊小怪地闹些什么？
一个好教训哦！”说完了笑着。
爱人，这戏禁不得多演；
让你的笑焰把我的泪晒干！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1年5月20日《清华周刊》第220期，原题《爱底风波》，署名H. S. L. 收入《红烛》时文字有较大改动。现将原诗抄录如后：

爱 底 风 波 H. S. L.

我戏将沉檀焚起来奉祀你，

却不知道他会烧的这样烈；
他的精诚化作馥郁的异香，
那些渣滓——无非是猜疑和妒嫉，
你的接吻还没有抹尽的——
布作一天云雾，障瞎了我的眼睛；
我看不见你，怕的不得了，
便放声大哭，如同小孩掉了妈妈。

“丑的很，不要怕了，我还在这里。”
我听到一个微柔的声音讲，
同时又听到你的心如雷地震荡。
你又笑着说，“好！我得了个好教训！”
但是，我的爱，这种“恶作剧”怎好多演？
到如今你的笑何曾把我的泪晒干！

回 顾

九年底清华底生活，
回头一看——
是秋夜里一片沙漠，
却露着一颗萤火，
越望越光明，
四围是迷茫莫测的凄凉黑暗。
这是红惨绿娇的暮春时节：
如今到了荷池——
寂静底重量正压着池水

连面皮也皱不动——
一片死静！
忽地里静灵退了，
镜子碎了，
个个都喘气了。
看！太阳底笑焰——一道金光，
滤过树缝，洒在我额上；
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
我是全宇宙底王！

幻中之邂逅^①

太阳落了，责任闭了眼睛，
屋里朦胧的黑暗凄酸的寂静，
钩动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感情，
——快乐和悲哀之间底黄昏。

彷彿一簇白云，濛濛漠漠，
拥着一只素髻朱冠的仙鹤——
在方才淌进的月光里浸着，
那娉婷的模样就是他么？

我们都还没吐出一丝儿声响；
我刚才无心地碰着他的衣裳，
许多的秘密，便同奔川一样，

从这摩触中不歇地冲洄来往。

忽地里我想要问他到底是谁，
抬起头来……月在那里？人在那里？
从此狰狞的黑黯，咆哮的静寂，
便扰得我辗转空床，通夜无睡。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1年9月15日《清华周刊》第223期，原题《夜来之客》，署名风叶。收入《红烛》时文字小有改动。

志 愿^①

马路上歌啸的人群
泛滥横流着，
好比一个不羁的青年底意志。

银箔似的溪面一意地
要板平他那难看的皱纹。
两岸底绿杨争着
迎接视线到了神秘的尽头——
原来那里是尽头？
是视线底长度不够！

啊！主呀！我过了那道桥以后，

你将怎样叫我消遣呢？
主啊！愿这腔珊瑚似的鲜血
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
这阵热气又化些幽香给他，
好攒进些路人底心里烘着罢！

只要这样，切莫又赏给我
这一副腥秽的躯壳！
主呀！你许我吗？许了我罢！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1年10月1日《清华周刊》第224期，署名风叶。原诗不分段，收入《红烛》时文字亦有改动，最后两节原为：

啊！父！我过了那道桥以后，
你将怎样叫我消遣呢？
父啊！这腔珊瑚似的鲜血
若染得成一朵无名的野花，
这阵热气又化些清香付给了他；
等着过路的人们来，
便攒进他们里面烧着，
叫他们这一天心窝里
常是痒痒的——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但再也猜不出就是我呢！
只要这样，——切莫又赏我
为（如）今这一副壳儿，——
倒也新鲜别致，好玩得很呢！
父啊！你诈（许）了我罢！

失 败

从前我养了一盆宝贵的花儿，
好容易孕了一个苞子，
但总是半含半吐的不肯放开。
我等发了急，硬把他剥开了，
他便一天萎似一天，萎得不像样了。
如今我要他再关上不能了。
我到底没有看见我要看的花儿！

从前我做了一个稀奇的梦，
我总嫌他有些太模糊了，
我满不介意，让他震破了；
我醒了，直等到月落，等到天明，
重织一个新梦既织不成，
便是那个旧的也补不起来了。
我到底没有做好我要做的梦！

贡 臣^①

我的王！我从远方来朝你，
带了满船你不认识的，
但是你必中意的贡礼。

我兴高采烈地航到这里来，
那里知道你的心……唉！
还是一个涸了的海港！
我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
好浮进我的重载的船艘；
月儿圆了几周，花儿红了几度，
还是老等，等不来你的潮头！
我的王！他们讲潮汐有信，
如今叫我怎样相信他呢？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4月4日《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原题《进贡者》，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文字作了改动。最末两句原为：

我的王！无知海潮他也有信，
难道你的爱潮这样无情？

游 戏 之 祸

我酌上蜜酒，烧起沉檀，
游戏着膜拜你：
沉檀烧地太狂了，
我忙着拿蜜酒来浇他；
谁知越浇越烈，
竟惹了焚身之祸呢！

花儿开过了

花儿开过了，果子结实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骄阳炙干了，
一夏底荣华被一秋底饞风扫尽了。
如今败叶枯枝，便是你的余剩了。

天寒风紧，冻哑了我的心琴；
我惯唱的颂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伤心，我的爱，
琴弦虽不鸣了，音乐依然在。

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
你的荣华永逝，（这原是没有的事）
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底余痕，
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况且永继的荣华，顿刻的凋落——
两两相形，又算得了些什么？
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残，果烂，叶败，枝空，
那缜密的爱底根网总没一刻放松；

他总是绊着，抓着，咬着我的心，
他要抽尽我的生命供给你的生命！

爱呀！上帝不曾因青春底暂退，
就要将这个世界一齐捣毁，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儿暂谢，
就敢失望，想另种一朵来代他！

十一年一月二日作

哎呀！自然底太失管教的骄子！
你那内蕴的灵火！不是地狱底毒火，
如今已经烧得太狂了，
只怕有一天要爆裂了你的躯壳。

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人们讲，
本是为滋养些嬉笑的花儿的，
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
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越缠越密。
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用意？

唉！你（只有你）真正了解生活底秘密，
你真是生活底唯一的知己，
但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
你看！又是一个新年——好可怕的新年！——

张着牙戟齿锯的大嘴招呼你上前；
你退既不能，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攢！

高步远蹀的命运
从时间底没究竟的大道上踱过；
我们无足轻重的蚊子
糊里糊涂地忙来忙去，不知为什么，
忽地里就断送在他的脚跟底……

但是，那也对啊！……死！你要来就快来，
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
哈哈！死，你的残忍，乃在我要你时，你不来，
如同生，我不要他时，他偏存在！

死^①

啊！我的灵魂底灵魂！
我的生命底生命，
我一生底失败，一生底亏欠，
如今要都在你身上补足追偿，
但是我有什么
可以求于你的呢？

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

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
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
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

不然，就让你的尊严羞死我！
让你的酷冷冻死我！
让你那无情的牙齿咬死我！
让那寡恩的毒剑螫死我！

你若赏给我快乐，
我就快乐死了；
你若赐给我痛苦，
我也痛苦死了；
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4月4日《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个别文字有改动。

深夜底泪^①

生波停了掀簸；
深夜啊！——
沉默的寒潭！
澈虚的古镜！

行人啊！
回转头来，
照照你的容颜罢！
啊！这般颤颤……

轻柔的泪，
温热的泪，
洗得净这仆仆的征尘？
无端地一滴滴流到唇边，
想是要你尝尝他的滋味；
这便是生活底滋味！

枕儿啊！
紧紧地贴着！
请你也尝尝他的滋味。
唉！若不是你，
这腐烂的骷髅，
往那里靠啊！

更鼓啊！
一声声这般急切；
便是生活底战鼓罢？
唉！播断了心弦，
搅乱了生波……

战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个究竟？

啊！宇宙底生命之酒，
都将酌进上帝度金樽。
不幸的浮沤！
怎地偏酌漏^②了你呢？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4月4日《清华周刊·双四节特刊》，原题《深夜的泪》，署名一多。

② “酌漏”，“特刊”及作者1922年9月23日《致梁实秋、吴景超信》均作“酌洒”。

青春篇

“柳暗花明又一村”

——陆游

青 春

青春像只唱着歌的鸟儿，
已从残冬窟里闯出来，
驶入宝蓝的穹窿里去了。

神秘的生命，
在绿嫩的树皮里膨胀着，
快要送出带着鞘子的
翡翠的芽儿来了。

诗人啊！揩干你的冰泪，
快预备着你的歌儿，
也赞美你的苏生罢！

宇 宙

宇宙是个监狱，
但是个模范监狱；
他的目的在革新，
并不在惩旧。

国 手

爱人啊！你是个国手；
我们来下一盘棋；
我的目的不是要赢你，
但只求输给你——
将我的灵和肉
输得干干净净！

香 篆

辗转在眼帘前，
萦回在鼻观里，
锤旋在心窝头——

心爱的人儿啊！
这样清幽的香，
只堪供祝神圣的你：

我祝你黛发长青！
又祝你朱颜长姣！
同我们的爱万寿无疆！

春 寒

春啊！
正似美人一般，
无妨瘦一点儿！

春之首章^①

浴人灵魂的雨过了：
薄泥到处啮人底鞋底。
凉飏挟着湿润的土气
在鼻蕊间正冲突着。

鱼儿今天许不大怕冷了？
个个都敢于浮上来呢！

东风苦劝执拗的蒲根，
将才睡醒的芽儿放了出来。
春雨过了，芽儿刚抽到寸长，
又被池水偷着吞去了。

亭子角上几根瘦硬的，
还没赶上春的榆枝，
印在鱼鳞似的天上；
像一页淡蓝的朵云笺，
上面涂了些僧怀素底
铁画银钩的草书。

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
包满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地望着寥阔的天宇，
盘算他明日底荣华——
彷彿一个出神的诗人
在空中编织未成的诗句。

春啊！明显的秘密哟！
神圣的魔术哟！

啊！我忘了我自己，春啊！
我要提起我全身底力气，
在你那绝妙的文章上
加进这丑笨的一句哟！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5月12日《清华周刊》第247期，署名一多，后来作者作了多处改动，原诗是：

金鱼许是不大怕冷了？
个个都敢于浮上来呢。

东风苦动（劝）执拗的蒲根，
将无力的芽儿放了出来。
春雨过了，
芽儿刚长到寸长，
又被池水偷着吞没了。

丁香枝上豆大的蓓蕾，
包满了包不住的生意，
呆呆望着天宇，
盘算他明日底荣华，——
彷彿一个出神*的诗人，
在空中编织未成的诗句。

春啊！
明显的神密啊！
神圣的魔术啊！
我忘却了我自己，
我要提起我的全身力气，
在你那已成的文章后
加这一句！

* 原注 出神犹言凝神。

春之末章^①

被风惹恼了的粉蝶，
试了好几处底枝头，
总抱不大稳，率性就舍开，
忽地不知飞向那里去了。
啊！大哲底梦身啊！
了无黏滞的达观者哟！

太轻狂了哦！杨花！
依然吩咐雨丝黏住罢。

娇绿的坦张的荷钱啊！
不息地仰面朝上帝望着，
一心地默祷并且赞美他——
只要这样，总是这样，
开花结实的日子便快了。

一气的酣绿里忽露出
一角汉纹式的小红桥，
真红得快叫出来了！

小孩儿们也太好玩了啊！
镇日里蓝的白的衫子

骑满竹青石栏上垂钓。
他们的笑声有时竟脆得像
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
小孩们总是这样好玩呢！

绿纱窗里筛出的琴声，
又是画家脑子里经营着的
一帧美人春睡图：
细熨的柔情，娇羞的倦致，
这般如此，忽即忽离，
啊！迷魂的律吕啊！

音乐家啊！垂钓的小孩啊！
我读完这卷之宝笈底末章，
就交给你们永远管领着罢！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5月12日《清华周刊》第247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作了大的改动，原诗是：

浴人灵魂的雨过了；
到处有些薄泥啮人底鞋底，
花香同湿润的土气
在鼻蕊间正冲突着。

亭子角上几根瘦硬的
被春忘记了的榆枝，
印在鱼鳞似的天上，

就像一页浅蓝的朵云笺，
上面涂了些僧怀素底
铁画银钩的草书。

一气的酡绿里忽露出
一角汉纹式的小红桥，
真红得快叫出来了！

太轻狂了哦！杨花！
依然吩咐雨丝黏住罢。

钟声报得这样急：
啊！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啊！
是记涨呢？还是记落呢？
是报过去的添长呢？
还是报未来的消缩呢？

被风惹恼了的粉蝶，
试了好几处枝头，
总抱不大稳，索性就舍开，
忽地不知飞向那里去了。
啊！大哲的梦身啊！
了无黏滞的达观者啊！

紫萝兰羞于伊自己的美，
总不敢抬起头来见人！

娇绿的坦涨(张)的荷钱啊！

不息地仰面朝上帝望着，
一心地默祷并且赞美他——
只要这样，总是这样，
开花结子底日子便快了！

小孩们也太好玩了啊！
镇日里蓝的白的衫子
跨满了竹青的石栏上垂钓。
他们的笑声有时竟脆得
像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
啊！小孩们总是这样好玩！

哎呀！看不尽的奢华呀；
春底嫁奁呀！

绿纱窗里筛出的琴声，
又是画家脑子里经营着的
一帧美人春睡图：
细熨的柔情，娇羞的倦致，
忽即忽离，似是而非，
啊，迷魂的 Symphony(交响乐)呀！

音乐家呀！垂钓的小孩子们啊！
感谢你们，翻开春之宝笈，
教我读完最末章底最末页。
我诚心地替你们祝福了！

又，闻一多在 1922 年 9 月 29 日《致梁实秋、吴景超信》中将此诗改

为：

一气的酡绿里忽露出，
一角汉纹式的小红桥，
真红得快叫出来了！

太轻犯了哦，杨花！
依然吩咐雨丝黏住罢！
被风惹恼了的粉蝶，
试了好几处枝头，
总抱不大稳，索兴就舍开，
忽地不知飞向那里去了。

啊！大哲的梦身啊！
了无黏滞的达观者哟！

小孩们也太好玩了啊！
镇日里蓝的白的衫子
骑满竹青石栏上垂钓。
他们的笑声有时脆得像
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
小孩们总是这样好玩呢！

绿纱窗里筛出的琴声，
又是画家脑子里经营着的
一帧美人春睡图：
细熨的柔情，娇羞的倦致，
这般如此，忽即忽离……
啊！迷魂的谐音啊！

音乐家啊，垂钓的小孩啊！
我读完春之宝笈底末章，
就交给你们永远管领着罢！

钟 声

钟声报得这样急——
时间之海底记水标哦！
是记涨呢，还是记落呢！——
是报过去底添长呢？
还是报未来的消缩呢？

爱 之 神

——题画

啊！这么俊的一副眼睛——
两潭渊默的清波！
可怜孱弱的游泳者哟！
我告诉你回头就是岸了！

啊！那潭岸上的一带榛藪，
好分明的黛眉啊！
那鼻子，金字塔式的小邱，
恐怕就是情人底莹墓罢？

那里，不是两扇朱扉吗？
红得像樱桃一样，
扉内还露着编贝底屏风。
这里又不知安了什么陷阱！

啊！莫非是绮甸之乐园？
还是美底家宅，爱底祭坛？
呸！不是，都不是哦！
是死魔盘据着的一座迷宫！

谢 罪 以 后

朋友，怎样开始？这般结局？
“谁实为之？”是我情愿，是你心许？
朋友，开始结局之间，
演了一出浪漫的悲剧；
如今戏既演完了，
便将那一页撕了下去，
还剩下了一部历史，
恐十倍地庄严，百般地丰富，——
是更生底灵剂，乐园底基础！

朋友！让舞台上的经验，短短长长，
是恩爱，是仇讎，尽付与时间底游浪。

若教已放下来的绣幕，
永作隔断记忆底城墙；
台上的记忆尽可隔断，
但还有一篇未成的文章，
是在登台以前开始作的。
朋友！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添长，
完成一件整的艺术品？你试想想！

朋友！我们来勉强把悲伤葬着，
让我们的胸膛做了他的坟墓；
让忏悔蒸成湿雾，
糊湿了他的眼睛也可；
但切莫把我们的心的，
冷的变成石头一个，
让可怕的矜骄底刀子
在他上面磨成一面的锋，两面的锸。
朋友，知道成锋的刀有个代价么？

忏 悔

啊！浪漫的生活啊！
是写在水面上的个“爱”字，
一壁写着，一壁没了；
白搅动些痛苦底波轮。

黄 鸟

哦！森林底养子，
太空的血胤
不知名的野鸟儿啊！

黑缎底头帕，
蜜黄的羽衣，
镶着赤铜底喙爪——
啊！一只鲜明的火铗，
那样癫狂地射放，
射翻了肃静的天宇哦！

像一块雕镂的水晶，
艺术纵未完成，
却永映着上天底光彩——
这样便是他吐出的
那阕雅健的音乐呀！
啊！希腊式的雅健！

野心的鸟儿啊！
我知道你喉咙里的
太丰富的歌儿
快要饴死你了：

但是从容些吐着！
吐出那水晶的谐音，
造成艺术之宫，
让一个失路的灵魂
早安了家罢！

艺术底忠臣

无数的人臣，髣髴真珠
攒在艺术之王底龙衮上，
一心同赞御容底光采；
其中只有济慈一个人
是群龙拱抱的一颗火珠，
光芒赛过一切的珠子。

诗人底诗人啊！
满朝底冠盖只算得
些艺术底名臣，
只有你一人是个忠臣。
“美即是真，真即美。”
我知道你那栋梁之材，
是单给这个真命天子用的；
别的分疆割据，属国偏安，
那里配得起你哟！

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个做了艺术底殉身者！
忠烈的亡魂啊！
你的名字没写在水上，^①
但铸在圣朝底宝鼎上了！

作者原注

① 水上见济慈底“Ode to a grecian urn”。济慈自撰的墓铭曰：“这儿有一个人底名字写在水上了！”

初夏一夜底印象^①
——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战争时

夕阳将诗人交付给烦闷的夜了，
叮咛道：“把你的秘密都吐给他了罢！”

紫穹窿下洒着些碎了的珠子——
诗人想：该穿成一串挂在死底胸前。

阴风底冷爪子刚扒过饿柳底枯发，
又将池里的灯影儿扭成几道金蛇。

贴在山腰下佝偻得可怕的老柏，

拿着黑瘦的拳头硬和太空挑衅。

失睡的蛙们此刻应该有些倦意了，
但依旧努力地叫着水国底军歌。

个个都吠得这般沉痛，村狗啊！
为什么总骂不破盗贼的胆子？

嚼火漱雾的毒龙在铁梯上爬着，
驮着灰色号衣的战争，吼的要哭了。

铜舌的报更的磬，屡次安慰世界，
请他放心睡去，……世界那肯信他哦！

上帝啊！眼看着宇宙糟蹋到这样，
可也有些寒心吗？仁慈的上帝哟！

① 本诗初刊于1922年5月26日的《清华周刊》第249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文字小有改动。

诗 债

小小的轻圆的诗句，
是些当一的制钱——
在情人底国中
贸易死亡底通宝。

爱啊！慷慨的债主啊！
不等我偿清诗债
就这么匆忙地去了，
怎样也挽留不住。

但是字串还没毁哟！
这永欠的本钱，
仍然在我帐本上，
息上添息地繁衍。

若有一天你又回来，
爱啊，要做 Shylock^①吗？
就把我心上的肉，
和心一起割给你罢！

① 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

红荷之魂 有序^①

盆莲饮雨初放，折了几枝，供在案头，又听侄辈读周茂叔底《爱莲说》，便不得不联想及于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兼上景超及其他在西山的诸友。

太华玉井底神奇啊！
不必在污泥里久恋了。
这玉胆瓶里的寒浆有些冽骨吗？
那原是没有堕世的山泉哪！

高贤底文章啊！雏凤底律吕啊！
往古来今竟携了手来谀媚着你。
来罢！听听这蜜甜的赞美诗罢！
抱霞摇玉的仙花呀！
看着你的躯体，
我怎不想到你的灵魂？
灵魂啊！到底又是谁呢？

是千叶宝座上的如来，
还是丈余红瓣中的太乙呢？
是五老峰前的诗人，
还是洞庭湖畔的骚客呢？

红荷底魂啊！
爱美的诗人啊！
便稍许艳一点儿，
还不失为“君子”。
看那颗颗坦张的荷钱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诚，
可爱的——圆满底个性。
花魂啊！佑他们充分地发育罢！

花魂啊，
须提防着，
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
蚕食了泽国底版图。

花魂啊！
要将崎岖的动底烟波，
织成灿烂的静底绣锦。
然后，
高蹈的鸬鹚啊！
热情的鸳鸯啊！
水国烟乡底顾客们啊！……
只欢迎你们来
逍遥着，偃卧着；
因为你们知道了
你们的义务。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9月11日的《清华周刊》第250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个别文字有改动。

别 后

啊！那不速的香吻，
没关心的柔词……
啊！热情献来的一切的赞礼，
当时都大意地抛弃了，
于今却变作记忆底干粮，
来充这旅途底饥饿。

可是，有时同样的馈仪，
当时珍重地接待了，抚宠了；
反在记忆之领土里
刻下了生憎惹厌的痕迹。

啊！谁道不是变幻呢？
顷刻之间，热情与冷淡，
已经百度底乘除了。

谁道不是矛盾呢？
一般的香吻，一样的柔词，

才冷僵了骨髓，
又烧焦了纤维。

恶作剧的疟魔呀！
到底是谁遣你来的？
你在这隙驹光之间，
竟教我更迭地
作了冰炭底化身！
恶作剧的疟魔哟！

孤雁篇

“天涯涕泪一身遥”

——杜甫

孤 雁

不幸的失群的孤客！
谁教你抛弃了旧侣，
拆散了阵字，
流落到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啊！从那浮云底密幕里，
迸出这样的哀音；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热情！

孤寂的流落者！
不须叫喊得哟！
你那沉细的音波，

在这大海底惊雷里，
还不值得那涛头上
溅破的一粒浮沬呢！

可怜的孤魂啊！
更不须向天回首了。
天是一个无涯的秘密，
一幅蓝色的谜语，
太难了，不是你能猜破的。
也不须向海低头了。
这辱骂高天的恶汉，
他的咸卤的唾沫
不要渍湿了你的翅膀，
黏滞了你的行程！

流落的孤禽啊！
到底飞往那里去呢？
那太平洋底彼岸，
可知道究竟有些什么？

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筑起财力底窝巢。
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流落的失群者啊！
到底要往那里去？
随阳的鸟啊！
光明底追逐者啊！
不信那腥臊的屠场，
黑黯的烟灶，
竟能吸引你的踪迹！

归来吧，失路的游魂！
归来参加你的伴侣，
补足他们的阵列！
他们正引着颈望你呢。

归来偃卧在霜染的芦林里，
那里有校猎的西风，
将茸毛似的芦花，
铺就了你的床褥
来温暖起你的甜梦。

归来浮游在温柔的港渚里，

那里方是你的浴盆。
归来徘徊在浪氍的平沙上，
趁着溶银的月色
婆娑着戏弄你的幽影。

归来罢，流落的孤禽！
与其尽在这水国底绝塞，
拼着寸磔的愁肠，
泣诉那无边的酸楚，
不如棹翅回身归去罢！

啊！但是这不由分说的狂飙
挟着我不息地前进；
我脚上又带着了一封书信，
我怎能抛却我的使命，
由着我的心性
回身棹翅归去来呢？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①

鲜艳的明星哪！
太阴底嫡裔，
月儿同胞的小妹——
你是天仙吐出的玉唾，
溅在天边？

还是鲛人泣出的明珠，
被海涛淘起？

哦！我这被单调的浪声
摇睡了的灵魂，
昏昏睡了这么久，
毕竟被你唤醒了哦，
灿烂的宝灯啊！
我在昏沉的梦中，
你将我唤醒了，
我才知道我已离了故乡，
贬斥在情爱底边徼之外——
飘簸在海涛上的一枚钓饵。

你又唤醒了我的大梦——
梦外包着的一层梦！
生活呀！苍茫的生活呀！
也是波涛险阻的大海哟！
是情人底眼泪底波涛，
是壮士底血液底波涛。

鲜艳的星，光明底结晶啊！
生命之海中底灯塔！
照着我罢！照着我罢！
不要让我碰了礁滩！
不要许我越了航线；

我自要加进我的一勺温泪，
教这泪海更咸；
我自要倾出我的一腔热血，
教这血涛更鲜！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3年3月16日《清华周刊》第273期《文艺增刊》第5期，署名一多，原题为：《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感赋》。

火 柴^①

这里都是君王底
樱桃艳嘴的小歌童：
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
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3年1月13日《清华周刊》第267期《文艺增刊》第3期，署名一多。“樱桃艳嘴的小歌童”原为“红嘴的小歌童”。

玄 思^①

在黄昏底沉默里，
从我这荒凉的脑子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不伦不类的思想；

彷彿从一座古寺前的
尘封雨渍的钟楼里，
飞出一阵猜怯的蝙蝠，
非禽非兽的小怪物。

同野心的蝙蝠一样，
我的思想不肯只爬在地上，
却老在天空里兜圈子，
圆的，扁的，种种的圈子。

我这荒凉的脑子
在黄昏底沉默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
仿佛同些蝙蝠一样。

①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12月22日《清华周刊》第264期《文艺增刊》第2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个别字句有改动。

我是一个流囚^①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黄昏时候，
他们把我推出门外了，
幸福底朱扉已向我关上了，
金甲紫面的门神
举起宝剑来逐我；
我只得闯进缜密的黑暗，
犁着我的道路往前走。

忽地一座壮阁底飞檐，
像只大鹏底翅子，
插在浮沕密布的天海上；
卐字格的窗棂里^②
泻出醺人的灯光，黄酒一般地酽；
哀宕淫热的笙歌，
被激愤的檀板催窘了，
螺旋似地锤进^③我的心房：
我的身子不觉轻去一半，
彷彿在那孔雀屏前跳舞了。

啊快乐——严慄的快乐——
抽出他的讥诮底银刀，
把我刺醒了；
哎呀！我才知道——

我是快乐底罪人④，
幸福之宫里逐出的流囚，
怎能在这里随便打溜呢？

走罢！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
唉！但是我受伤太厉害；
我的步子渐渐迟重了；
我的鲜红的生命，
渐渐染了脚下的枯草！

我是个年壮力强的流囚，
我不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3年2月15日《清华周刊》第269期《文艺增刊》第4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文字有改动。

② “卐字格的窗棂里”初刊时作：“寿字阁的窗子里”。

③ “锤进”初刊时作“锤着”。

④ “罪人”初刊时作“醉人”。

寄怀实秋^①

泪绳捆住的红烛
已被海风吹熄了；
跟着有^②一缕犹疑的轻烟，
左顾右盼^③，
不知往那里去好。
啊！解体的灵魂哟！
失路底悲哀哟！

在黑暗底严城里，
恐怖方施行他的高压政策：
诗人底尸肉在那里仓黄着，
彷彿一只丧家之犬呢。
莲蕊间酣睡着的恋人啊！
不要灭了你的纱灯。
几时珠箔银绦飘着过来，
可要借给我点燃我的残烛，
好在这阴城里面，
为我照出一条道路。

烛又点燃了，
那时我便作个自然^④的流萤，
在深更底风露里，

还可以逍遥流荡着，
直到黎明⑤！

莲蕊间酣睡着的骚人啊！
小心那成群打围的飞蛾，
不要灭了你的纱灯哦！⑥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11月25日《清华周刊》第260期《文艺增刊》第1期，署名一多，诗末原写有“九月，十日，美国，芝城。”

② “跟着有”初刊时作“跟着是”。

③ “左顾右盼”初刊时作“左扭右折”。

④ “自然”初刊时作“自照”。

⑤ “还可以逍遥流荡着，直到黎明！”初刊时作“还可以逍遥着直到天明！”

⑥ 本节的三句是收入《红烛》时增加的。

晴 朝①

一个迟笨的晴朝，
比年还现长得多，
像条懒洋洋的冻蛇，
从我的窗前爬过。

一阵淡青的烟云
偷着跨进了街心……

对面的一带朱楼
忽都被他咒入梦境。

栗色汽车像匹驕马
休息在老绿荫中，
瞅着他自身的黑影，
连动也不动一动。

傲霜②的老健的榆树
伸出一只粗胳膊，
拿在窗前底日光里，
翻金弄绿，不奈乐何。

除了门外一个黑人③
薙草，刮刮地响声渐远，
再没有一息声音——
和平布满了大自然，

和平蜷伏在人心里；
但是在我的心内，
若果也有和平底形迹，
那是一种和平底悲哀。

地球平稳地转着，
一切的都向朝日微笑；
我也不是不会笑，

泪珠儿却先滚出来了。④

皎皎的白日啊！
将照遍了朱楼底四面；
永远照不进的是——
游子底漆黑的心窝坎；

一个悵病的晴朝，
比年还过得慢，
像条负创的伤蛇，
爬过了我的窗前。⑤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3年1月13日《清华周刊》第267期《文艺增刊》第3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作了较大改动。

② “傲霜”初刊时作“拒霜”。

③ 本句《红烛》本作“除了外一个黑人”，据《清华周刊》第267期改。

④ “我也不是不会笑，/泪珠儿却先滚出来了。”初刊时作：“但我只觉着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

⑤ 本节四句是收入《红烛》时增加的。

记 忆

记忆渍起苦恼的黑泪
在生活底纸上写满蝇头细字；

生活底纸可以撕成碎片，
记忆底笔迹永无磨灭之时。

啊！友谊底悲剧，希望底挽歌，
情热底战史，罪恶底供状——
啊！不堪卒读的文词哦！
是记忆底亲手笔，悲哀底旧文章！

请弃绝了我罢，拯救了我罢！
智慧哟！钩引记忆底奸细！
若求忘却那悲哀的文章，
除非要你赦脱了你我的关系！

太 阳 吟^①

太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
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
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回肠！

太阳啊，火一样烧着的太阳！
烘干了小草尖头底露水，
可烘得干游子底冷泪盈眶？

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
省得我受这一天天底缓刑，

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那又何妨？

太阳啊——神速的金乌——太阳！
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
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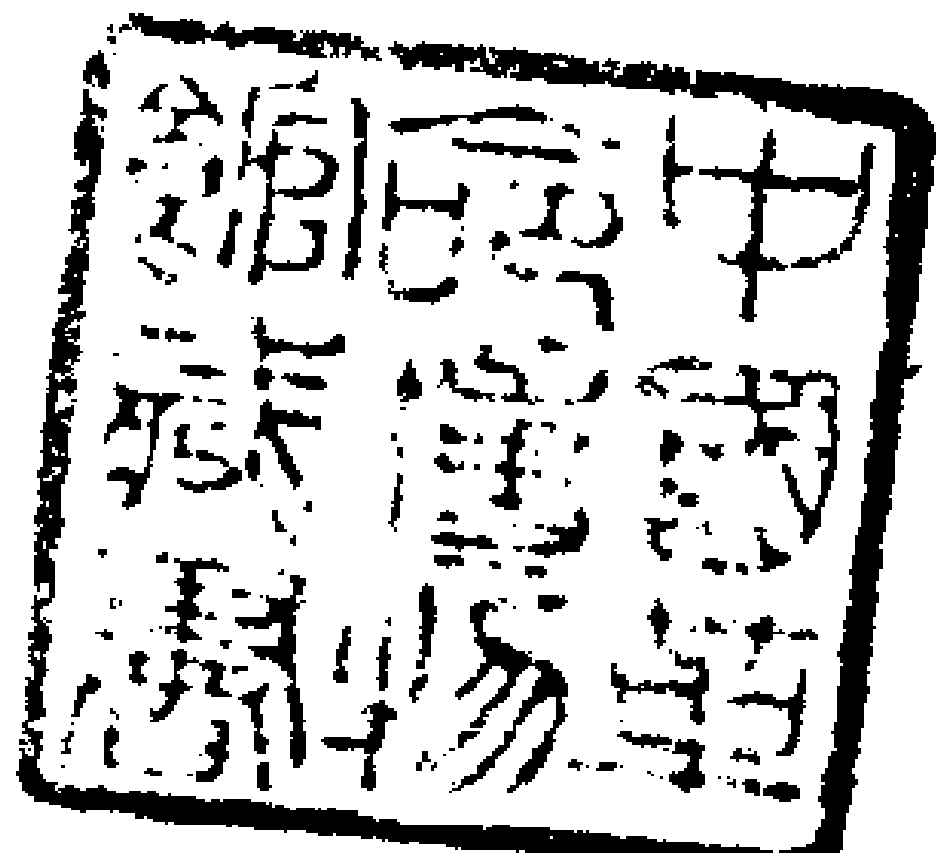
太阳啊，楼角新升的太阳！
不是刚从我们东方来的吗？
我的家乡此刻可都依然无恙？

太阳啊，我家乡来的太阳！
北京城里底官柳裹上一身秋了罢？
唉！我也顛顿的同深秋一样！

太阳啊，奔波不息的太阳！
你也好像无家可归似的呢。
啊！你我的身世一样地不堪设想！

太阳啊，自强不息的太阳！
大宇宙许就是你的家乡罢。
可能指示我我底家乡底方向？

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
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②，
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



太阳啊，生命之火底的太阳！
但是谁不知你是球东半底情热，
同时又是③球西半底智光？

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
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
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

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
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
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2年11月25日《清华周刊》第260期《文艺增刊》第1期，署名一多，收入《红烛》时小有改动。

② “一般颜色”初刊时作“一般惨色”。

③ “同时又是”初刊时作“谁不知又同时是”。

忆 菊^①

——重阳前一日作

插在长颈的虾青瓷的瓶里，
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
攒在紫藤仙姑篮里的菊花；
守着酒壶的菊花，

陪着螯盏的菊花；
未放，将放，半放，盛放的菊花。

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
· 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
懒慵慵的江西腊哟；
倒挂着一饼蜂巢似的黄心，
彷彿是朵紫的向日葵呢。
长瓣抱心，密瓣平顶的菊花；
柔艳的②尖瓣攒蕊的白菊
如同美人底蟠着的手爪，
拳心里攥着一撮儿金粟③。

檐前，阶下，篱畔，圃心底菊花：
霭霭的淡烟笼着的菊花，
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剪秋萝似的小红菊红儿；
从鹅绒到古铜色的黄菊；
带紫茎的微绿色的“真菊”
是些小小的玉管儿缀成的，
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
夜里偷去当了笙儿吹着。

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

他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
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
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儿
还拥着褐色的萼被睡着觉呢。

啊！自然美底总收成啊！
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
啊！东方底花，骚人逸士底花呀！
那东方底诗魂陶元亮
不是你的灵魂底化身罢？
那祖国底登高饮酒的重九④
不又是你诞生底吉辰吗？

你不像这里的热欲的蔷薇，
那微贱的紫罗兰更比不上你。
你是有历史，有风俗的花。
啊！四千年华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啊！诗人底花呀！我想起你，
我的心也开成顷刻之花，
灿烂的如同你的一样；
我想起你同我的家乡，
我们的庄严灿烂的祖国，
我的希望之花又开得同你一样。

习习的秋风啊！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然后又统统吹散，吹得落英缤纷，
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秋风啊！习习的秋风啊！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 1923 年 1 月 13 日《清华周刊》第 267 期《文艺增刊》第 3 期，署名一多。原诗题下无“重阳前一日作”，诗后写有“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美国芝城”。

② “柔艳的”初刊时作“可爱的”。

③ “一撮儿金粟”初刊时作“一撮小黄米”。

④ “那祖国底登高饮酒的重九”初刊时作“那登高作赋的重九”。

秋 色

——芝加哥洁阁森公园里

“诗情也似并刀快，
剪得秋光入卷来。”

——陆游

紫得像葡萄似的涧水
翻起了一层层金色的鲤鱼鳞。

几片剪形的枫叶，
彷彿朱砂色的燕子，
颠斜地在水面上
旋着，掠着，翻着，低昂着……

肥厚得熊掌似的
棕黄色的大橡叶，
在绿茵上狼藉着。
松鼠们张张慌慌地
在叶间爬出爬进，
搜猎着他们来冬底粮食。

成了年的栗叶
向西风抱怨了一夜，
终于得了自由，
红着干燥的脸儿，
笑嘻嘻地辞了故枝。

白鸽子，花鸽子，
红眼的银灰色的鸽子，
乌鸦似的黑鸽子，
背上闪着紫的绿的金光——
倦飞的众鸽子在阶下集齐了，

都将喙子插在翅膀里，
寂静悄静地打盹了。

水似的空气泛滥了宇宙；
三五个活泼泼的小孩，
(披着橘红的黄的黑的毛绒衫)
在丁香丛里穿着，
好像戏着浮萍的金鱼儿呢。

是黄浦江上林立的帆樯？
这数不清的削瘦的白杨
只竖在石青的天空里发呆。

倜傥的绿杨像位豪贵的公子，
裹着件平金的绣蟒，
一只手叉着腰身，
照着心烦的碧玉池，
玩媚着自身的模样儿。

凭在十二曲的水晶栏上，
晨曦瞰着世界微笑了，
笑出金子来了——
黄金笑在槐树上，
赤金笑在橡树上，
白金笑在白松皮上。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些绚纓的祥云——
琥珀的云，玛瑙的云，
灵风扇着，旭日射着的云。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百宝玲珑的祥云。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紫禁城里的宫阙——
黄的琉璃瓦，
绿的琉璃瓦；
楼上起楼，阁外架阁……
小鸟唱着银声的歌儿，
是殿角的风铃底共鸣。
哦！这些树不是树了，
是金碧辉煌的帝京。

啊！斑斓的秋树啊！
陵阳公样的瑞锦，
土耳其底地毯，
Notre Dame^①底蔷薇窗，
Fra Angelico^②底天使画
都不及你这色彩鲜明哦！

啊！斑斓的秋树啊！
我羡慕你们这浪漫的世界，

这波希米亚的生活！
我羡慕你们的色彩！

哦！我要请天孙织件锦袍，
给我穿着你的色彩！
我要从葡萄，橘子，高粱……里
把你榨出来，喝着你的色彩！
我要借义山济慈底诗
唱着你的色彩！
在蒲寄尼底 La Boheme^③里，
在七宝烧的博山炉里，
我还要听着你的色彩，
嗅着你的色彩！

哦！我要过个色彩的生活，
和这斑斓的秋树一般！

① 巴黎圣母院。

② 安吉利科(约 1400—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

③ 《波希米亚》，意大利音乐家蒲寄尼作曲的歌剧。

秋 深 了

秋深了，人病了。
人敌不住秋了；
镇日拥着件大氅，
像只煨灶的猫，
蜷在摇椅上摇……摇……摇……
想着祖国，
想着家庭，
想着母校，
想着故人，
想着不胜想，不堪想的胜境良朝。

春底荣华逝了，
夏底荣华逝了；
秋在对面嵌白框窗子的
金字塔似的木板房子檐下，
抱着香黄色的破头帕，
追想春夏已逝的荣华；
想的伤心时，
飒飒地洒下几点黄金泪。

啊！秋是追想底时期！
秋是堕泪底时期！

秋之末日^①

和西风酩了一夜的酒^②，
醉得颠头跌脑，
洒了金子扯了锦绣，
还呼呼地吼个不休。

奢豪的秋，自然底浪子哦！
春夏辛苦了半年，
能有多少的积蓄，
来供你这般^③地挥霍呢？
如今该要破产了罢！

① 本诗初刊于1923年2月15日《清华周刊》第269期《文艺增刊》第4期，署名一多。又见1922年7月19日《致梁实秋》信，题作《晚秋》。

② “和西风酩了一夜的酒”，初刊时作“和西风闹了一晚的酒”。

③ “这般”初刊时作“这样”。

废园

一只落魄的蜜蜂，

像个沿门托钵的病僧，
游到被秋雨踢倒了的
一堆烂纸似的鸡冠花上，
闻了一闻，马上飞走了。

啊！零落底悲哀哟！
是蜂底悲哀？是花底悲哀？

小 溪

铅灰色的树影，
是一长篇恶梦，
横压在昏睡着的
小溪底胸膛上。
小溪挣扎着，挣扎着……
似乎毫无一点影响。

稚 松

他在夕阳底红纱灯笼下站着，
他扭着颈子望着你，
他散开了藏着金色圆眼的，
海绿色的花翎——一层层的花翎。
他像是金谷园里的

一只开屏的孔雀罢？

烂 果

我的肉早被黑虫子咬烂了。
我睡在冷辣的青苔上，
索性让烂的越加烂了，
只等烂穿了我的核甲，
烂破了我的监牢，
我的幽闭的灵魂
便穿着豆绿的背心，
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

色 彩^①

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
自从绿给了我发展，
红给了我情热，
黄教我以忠义，
蓝教我以高洁，
粉红赐我以希望，
灰白赠我以悲哀；
再完成这帧彩图，
黑还要加我以死。

从此以后，
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
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① 本诗曾抄录于1922年12月1日《致梁实秋信》，为作者拟写的长诗《秋林》之一节，收入《红烛》时诗句有改动。如：“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原为：“啊！生命是一张单薄的，/不值钱的本色纸；”“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原为：“金加我以荣华之冕，/银罩我以美幻之梦”。

梦 者

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
是墓中人底
梦里迸出的星光，
那我也不怕死了！

红豆篇

“此物最相思”

——王维

红 豆

一

红豆似的相思啊！
一粒粒的
坠进生命底磁坛里了……
听他跳激底音声，
这般凄楚！
这般清切！

二

相思着了火，
有泪雨洒着，
还烧得好一点；

最难禁的，
是突如其来
赶不及哭的干相思。

三

意识在时间底路上旅行：
每逢插起一杆红旗之处，
那便是——
相思设下的关卡，
挡住行人，
勒索路捐的。

四

袅袅的篆烟啊！
是古丽的文章，
淡写相思底诗句。

五

比方有一屑月光，
偷来匍匐在你枕上，
刺着你的倦眼，
擦得你镇夜不着①，
你讨厌他不？
那么这样便是相思了！

六

相思是不作声的蚊子，
偷偷地咬了一口，
陡然痛了一下，
以后便是一阵底奇痒。

七

我的心是个没设防的空城，
半夜里忽被相思袭击了，
我的心旌
只是一片倒降；
我只盼望——
他恣情屠烧一回就去了；
谁知他竟永远占据着，
建设起宫墙来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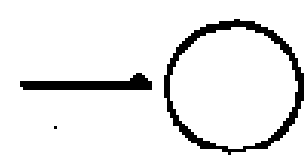
八

有两样东西，
我总想撒开，
却又总舍不得：
我的生命，
同为了爱人儿的相思。

九

爱人啊！

将我作经线，
你作纬线，
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
但是一帧回文锦哦！
横看是相思，
直看是相思，
顺看是相思，
倒看是相思，
斜看正看都是相思，
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圞二字。



我俩是一体了！
我们的结合，
至少也和地球一般圆满。
但你是东半球，
我是西半球，
我们又自己放着眼泪，
做成了这苍莽的太平洋，
隔断了我们自己。



相思枕上的长夜，
怎样的厌厌难尽啊！
但这才是岁岁年年中之一夜，
大海里的一个波涛。

爱人啊！

叫我又怎样泅过这时间之海？

一二

我们有一天
相见接吻时，
若是我没小心，
掉出一滴苦泪，
渍痛了你的粉颊，
你可不要惊讶！
那里有多少年底
生了锈的情热底成分啊！

一三

我到底是个男子！
我们将来见面时，
我能对你哭完了，
马上又对你笑。
你却不必如此；
你可以仰面望着我，
像一朵湿蔷薇，
在霁后的斜阳里，
慢慢儿晒干你的眼泪。

一四

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

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
那也不要紧。
你可以用手指
轻轻摩着他们，
像医生按着病人的脉，
你许可以试出
他们紧张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节奏一般。

一五

古怪的爱人儿啊！
我梦时看见的你
是背面的。

一六

在雪黯风骄的严冬里，
忽然出了一颗红日；
在心灰意冷的情绪里，
忽然起了一阵相思——
这都是我没料定的。

一七

讨诗债的债主
果然回来了！
我先不妨

倾了我的家资还着。
到底实在还不清了，
再剜出我的心头肉，
同心一起付给他罢。

一八

我昼夜唱着相思底歌儿。
他们说我唱得形容顛顿了，
我将浪费了我的生命。
相思啊！
我颂了你吗？
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
死是我的休息；
我诅了你吗？
我是吐出毒剑底蜂儿，
死是我的刑罚。

一九

我是只惊弓的断雁，
我的嘴要叫着你，
又要衔着芦苇，
保障着我的生命。
我真狼狈哟！

二〇

扑不灭的相思，

莫非是生命之原上底野烧？
株株小草底绿意，
都要被他烧焦了啊！

二一

深夜若是一口池塘，
这飘在他的黛漪上的
淡白的小菱花儿，
便是相思底花儿了，
哦！他结成青的，血青的，
有尖角的果子了！

二二

我们的春又回来了，
我搜尽我的诗句，
忙写着红纸的宜春帖。
我也不妨就便写张
“百无禁忌。”
从此我若失错触了忌讳，
我们都不必介意罢！

二三

我们是两片浮萍：
从我们聚散的速率
同距离底远度，
可以看出风儿底缓急，

浪儿底大小。

二四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
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
万能的鞭丝啊！
叫我们赞颂吗？
还是诅咒呢？

二五

我们弱者是鱼肉；
我们曾被求福者
重看了盛在笊笠里，
供在礼教底龛前。
我们多么荣耀啊！

二六

你明白了吗？
我们是照着客们吃喜酒的
一对红蜡烛；
我们站在桌子底
两斜对角上，
悄悄地烧着我们的生命，
给他们凑热闹。
他们吃完了，
我们的生命也烧尽了。

二七

若是我的话
讲得太多，
讲到末尾，
便胡讲一阵了，
请你只当我灶上的烟囱：
口里虽勃勃地吐着黑灰，
心里依旧是红热的。

二八

这算他圆满的三绝罢！——
莲子，
泪珠儿，
我们的婚姻。

二九

这一滴红泪：
不是别后的清愁，
却是聚前的炎痛。

三〇

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
冒着险将伊的枝儿
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
如今我虽带着癭肿的疤痕，

却开出从来没开过花儿了。
他们是怎样狠心的聪明啊！
但每回我瞟出看花的人们
上下抛着眼珠儿，
打量着我的茎儿时，
我的脸就红了！

三一

哦，脑子啊！
刻着虫书鸟篆的
一块妖魔的石头，
是我的佩刀底砺石，
也是我爱河里的礁石，
爱人儿啊！
这又是我俩之间的界石！

三二

幽冷的星儿啊！
这般零乱的一团！
爱人儿啊！
我们的命运，
都摆布在这里了！

三三

冬天底长夜，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了，

还是一片冷冰冰的
铅灰色的天宇，
那里看得见太阳呢？
爱人啊！哭罢！哭罢！
这便是我们的将来哟！

三四

我是狂怒的海神，
你是被我捕着的一叶轻舟。
我的情潮一起一落之间，
我笑着看你颠簸；
我的千百个涛头
用白晃晃的锯齿咬你，
把你咬碎了，
便和橈带舵，吞了下去。

三五

夜鹰号咷地叫着；
北风拍着门环，
撕着窗纸，
撞着墙壁，
掀着屋瓦，
非闯进来不可。
红烛只不息地淌着血泪，
凝成大堆赤色的石钟乳。
爱人啊！你在那里？

快来剪去那乌云似的烛花，
快窝着你的素手
遮护着这颤抖的烛焰！
爱人啊！你在那里？

三六

当我告诉你们：
我曾在玉箫牙板，
一派悠扬的细乐里，
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
我曾著着银烛，
一壁撷着伊的凤钗，
一壁在伊耳边问道：
“认得我吗？”
朋友们啊！
当你们听我讲这些故事时，
我又在你们的笑容里，
认出了你们私心的艳羡。

三七

这比我的新人，
谁个温柔？
从炉面镂空的双喜字间，
吐出了一线蜿蜒的香篆。

三八

你午睡醒来，
脸上印着红凹的簪纹，
怕是练子锁着的
梦魂儿罢？
我吻着你的香腮，
便吻着你的梦儿了。

三九

我若替伊画像，
我不许一点人工产物
污秽了伊的玉体。
我并不是用画家底肉眼，
在一套曲线里看伊的美；
但我要描出我常梦着的伊——
一个通灵澈洁的裸体的天使！
所以为免除误会起见，
我还要叫伊这两肩上
生出一双翅膀来，
若有人还不明白，
便把伊错认作一只彩凤，
那倒没什么不可。

四〇

假如黄昏时分，

忽来了一阵雷电交加的风暴，
不须怕得呀，爱人！
我将紧拉着你的手，
到窗口并肩坐下；
我们一句话也不要讲，
我们只凝视着
我们自己的爱力
在天边碰着，
碰出些金箭似的光芒，
炫瞎我们自己的眼睛。

四一

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
豆子都是红色的，
味道却不同了。
辣的先让礼教尝尝！
苦的我们分着囫圇地吞下。
酸的酸得像梅子一般，
不妨细嚼着止止我们的渴。
甜的呢！
啊！甜的红豆都分送给邻家作种子罢！

四二

我唱过了各样的歌儿，
单单忘记了你。
但我的歌儿该当越唱越新，越美。

这些最后唱的最美的歌儿，

一字一颗明珠，

一字一颗热泪，

我的皇后啊！

这些算了我赎罪底菲仪，

这些我跪着捧献给你。

① “不着”，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第3卷改作：“不睡”。

死 水

目 录

口供.....	126
收回.....	127
“你指着太阳起誓”.....	128
什么梦?	129
大鼓师.....	130
狼狈.....	134
你莫怨我.....	136
你看.....	138
也许——葬歌	140
忘掉她.....	142
泪雨.....	144
末日.....	145
死水.....	146
春光.....	148
黄昏.....	148
我要回来.....	149
夜歌.....	150
心跳.....	151
一个观念.....	152

发现·····	153
祈祷·····	154
一句话·····	155
荒村·····	156
罪过·····	158
天安门·····	159
飞毛腿·····	162
洗衣歌·····	163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167

口 供^①

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
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
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
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
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自从^②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
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9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1期。

② “自从”最初发表时作“那从”。

收 回^①

那一天只要命运肯放我们走！
不要怕；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
你大胆的走；让我掇着你的手；
也不用问那里来的一阵阴风。

只记住了我今天的话，留心那
一掬温存，几朵吻，留心那几炷笑，
都给拾起来，没有差；——记住我的话，
拾起来，还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

可怜今天苦了你——心渴望着心——
那时候该让你拾，拾一个痛快，
拾起我们今天损失了的黄金。
那斑斓的残瓣，都是我们的爱，
拾起来，戴上。

你戴着爱的圆光，
我们再走，管他是地狱，是天堂！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屠龙。

“你指着太阳起誓”^①

你指着太阳起誓，叫天边的寒雁^②
说你的忠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热情开出泪花，我也不诧异。
只是你要说什么海枯，什么石烂……
那便笑得死我。这一口气的功夫
还不够我陶醉的？还说什么“永久”？
爱，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气的贪图，
快来箍紧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变卦——
“永久”早许给了别人，秕糠是我的份，
别人得的才是你的菁华——不坏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恋着他的怀抱，
跟他去讲那海枯石烂不变的贞操！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12期。

② 原作鳧雁，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作“寒雁”。

什 么 梦?^①

一排雁字仓皇的渡过天河，
寒雁的哀呼从她心里穿过，

“人啊，人啊”她叹道，
“你在那里，在那里叫着我？”

黄昏拥着恐怖，直向她进逼，
一团剧痛沉淀在她的心里，

“天啊，天啊”她叫道，
“这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

道是那样长，行程又在夜里，
她站在生死的门限上犹夷，

“烦闷，烦闷”她想道，
“我将永远，永远结束了你！”

决断写在她脸上，——决断的从容，……
忽然摇篮里哇的一阵警钟，

“儿啊，儿啊”她哭了，
“我做的是什么是梦？”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7月26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

入《死水》时作了一些改动。诗题下原注明为“修正稿”。第一节第一行原为“她望着一排雁字渡过天河”。第二节第一行原为“黄昏卷着恐怖，直向她进逼”，第四行原为“这到底是什么，什么意义”。第三节第三、四行原为“‘悲哀！悲哀！’她想道，‘我要永远，永远结束了你！’”第四节原为：“摇篮里哭一声，她心里一痛，/她眼边湖水似的一阵汹涌，/‘儿啊！儿啊！’她哭了，/‘我做的是，做的是什么梦！’”

大 鼓 师^①

我挂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
我唱过了形形色色的歌儿，
我也听饱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阳倒挂在檐下，
我趿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们自己的那只歌儿呢？”
她赶上前来，一阵的高兴。

我会唱英雄，我会唱豪杰，
那倩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问到咱们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说不出的心慌！

我却吞下了悲哀，叫她一声，

“快拿我的三弦来，快呀快！
这只破鼓也忒嫌闹了，我要
那弦子弹出我的歌儿来。”

我先弹着一群白鸽在霜林里，
珊瑚爪儿踩着黄叶一堆；
然后你听那秋虫在石缝里叫，
忽然又变了冷雨洒着柴扉。

洒不尽的雨，流不完的泪，……
我叫声“娘子！”把弦子丢了，
“今天我们拿什么作歌来唱？
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

怎么？怎么你也抬不起头来？
啊！这怎么办，怎么办！……
来！你来！我兜出来的悲哀，
得让我自己来吻它干。

“只让我这样呆望着你，娘子，
像窗外的寒燕望着月亮，
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
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

“纵然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
你瞧，这姿势一点也没有扭。

我可怜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挥刀的手。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要问，
山泉到了井底，还往哪里流？
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
我要你永远给我润着歌喉。

“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认了孤舟，
假如你拒绝了我，我的船坞！
我战着风涛，日暮归来，
谁是我的家，谁是我的归宿？

“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
许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
我们委实没有歌好唱，我们
既不是儿女，又不是英雄！”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25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5号，收入《死水》时作了大的改动。原诗是：

我挂起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着他游遍了世界：
我唱尽了形形色色的歌儿，
我也听饱了喝不完的采。

淡淡的斜阳倒抹着茅檐，

我趿着芒鞋踏入了家村。
我的娘子她赶上前来笑道：
“请也唱个歌儿给我听听！”

我会唱历代的英雄豪杰，
我会唱天下的倩女情郎；
唱到了咱们自己的歌儿，……
嗟呀！我真是说不出的心慌！

我却忍下了悲哀叫道一声：
“快拿我的三弦来，快呀快！
这一只破鼓也特嫌闹了，
要那弦子弹出我的歌儿来。”

我最先弹着白鸽入霜林——
珊瑚爪儿踏过黄叶堆，
然后弹的是秋虫鸣败砌，
忽然又变了银雨洒柴扉。

洒不尽的雨流不完的泪……
好娘子啊！请你莫要恼。
今朝我委实没有歌儿唱，
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

哦，怎么你也抬不起头来？
娘子啊！你也不用悲伤。
来呀！我替你揩一揩眼泪；
我们是穷人，那有歌儿唱？

我们是罗网缚成的比翼鸟！
我们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
我可怜的人儿，你莫疑我。
既然过着了，还要守到死！

娘子，让我总这样呆呆地望着你，
像窗外的寒蕉对着月亮；
让我只是在静默中赞美你，
但是并没有什么歌儿唱。

娘子！你那温柔朴素的心窝，
便是我们这间清幽的草庐——
我带着风尘日暮归来，
你是我的家，你是我的归宿。

你又是只玲珑的白玉杯，
装尽古今贫贱夫妻的泪酒。
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
我要你永远浇着我的歌喉。

但是，娘子啊！在你尊前，
让我搁起了三弦抛下了鼓。
我们自己委实没有歌儿唱；
我们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儿女。

狼 狽^①

假如流水上一抹斜阳

悠悠的来了，悠悠的去了；
假如那时不是我不留你，
那颗心不由我作主了。

假如又是灰色的黄昏
藏满了蝙蝠的翅膀；
假如那时不是我不念你，
那时的心什么也不能想。

假如落叶像败阵纷逃，
暗影在我这窗前睥睨；
假如这颗心不是我的了，
女人，叫它如何想你？

假如秋夜也这般的寂寥……
嘿！这是谁在我耳边讲话？
这分明不是你的声音，女人；
假如她偏偏要我降她。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8月14日《晨报副刊》第1250号，收入《死水》时作了较大改动。原诗是：

女人，流水上一抹斜阳
悠悠的来了，悠悠的去了。
这时不是我不想你，
这颗心不由我作主了。

女人，又是灰色的黄昏
藏满了蝙蝠的翅膀。
这时不是我不念你，
这时我的心最好别想。

女人，落叶像败阵纷逃，
暗影在我窗前睥睨。
这颗心不是我的了，
人啊！教他如何想你！

女人，秋夜如此的寂寥……
嘿！这里谁在我耳边讲话？
这分明不是你的声音。
女人啊！她徧徧（似“偏偏”之误植）要我降她。

你 莫 怨 我^①

你莫怨我！
这原来不算什么，
人生是萍水相逢，
让他萍水样错过。
你莫怨我！

你莫问我！
泪珠在眼边等着，
只须你说一句话，

一句话便会碰落，
你莫问我！

你莫惹我！
不要想灰上点火，
我的心早累倒了，
最好是让它睡着，
你莫惹我！

你莫碰我！
你想什么，想什么？
我们是萍水相逢，
应得轻轻的错过。
你莫碰我！

你莫管我！
从今加上一把锁；
再不要敲错了门，
今回算我撞的祸；
你莫管我！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9月17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2期，9月24日第3期又刊登一次，并加了编者注：“这首诗在上星期《文艺周刊》里已经发表过，但是那天因广告拥挤，手民未得编者同意，将每节五行并做三行，弄得全诗不成体统。兹特补登一次，一则所以

使读者得见原璧，再则向作者闻君表示歉意。编者并希望以后不再有这种不幸的事发生。”

你 看^①

你看太阳像眠后的春蚕一样，
镇日吐不尽黄丝似的光芒；
你看负暄的红襟在电杆梢上，
酣眠的锦鸭泊在老柳根旁。

你眼前又陈列着青春的宝藏，
朋友们，请就在这眼前欣赏；
你有眼睛请再看青山的峦嶂，
但莫向那山外探望你的家乡。

你听听那枝头颂春的梅花雀，
你得揩干眼泪，和他一只歌。
朋友，乡愁最是个无情的恶魔，
他能教你眼前的春光变作沙漠。

你看春风解放了冰锁的寒溪，
半溪白齿琮琤的漱着涟漪，
细草又织就了釉釉的绿意，
白杨枝上招展着么小的银旗。

朋友们，等你看到了故乡的春，
怕不要老尽春光老尽了人？
呵，不要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
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27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9期，署名一多，原有副题“春日寄慰在美的友人”。收入《死水》时作了大的改动。原诗八节删为五节，前两节无改动，后三节原为六节，原诗是：

不要探望你的家乡，朋友们！
家乡有毵毵的白发倚间吞声，
家乡有伤春啜泣，背灯的孤影，……
家乡是个贼，他能偷去你的心。

朋友们，世界是这般的宽广，
那里不许你遨游，不许你歌唱？
异国的东风又是如此的芬芳，
朋友们，何须定要是你的家乡！

你可听见枝头颂春的梅花雀？
朋友们，请也揩干眼泪，和我高歌。
啊！乡愁最是个无情的恶魔，
他能将你眼前的春光变作沙漠。

你看天是无瑕的蓝碧一张，
你看水上没有半纹波浪。
朋友们，周身的世界这样温良，
为什么还念着渺渺的家乡？

你看春风解放了冰锁的寒溪，

磨磨的石齿淙淙地漱着涟漪；

细草又织就了釉釉的绿意；

白杨枝上招展着么小的银旗。

朋友们，等你看到了故乡底春，

怕不要老尽了春光老尽了人？

朋友们，乡愁能剥削你的生命，

乡愁有永不生锈的宝刀一柄。

也许^①

——葬歌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②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③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④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⑤，

也许你听这^⑥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⑦，
也许你听着这般音乐⑧，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27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9期，署名一多。原题《薤露词（为一个苦命的夭折少女而作）》，收入《死水》时改作今题，章节字句也作了大的改动，原诗是：

也许黄泉要鞠育你，
也许白蚁要保护你。
造物底圣旨既然如此，
就让他如此，让他如此！

也许你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安睡。
那么让苍鹭不要咳嗽，
蛙不要啼，蝙蝠不要飞；

也不要让星星瞥眼，
也不要让蜘蛛章丝——
一切的都该让你酣眠，
一切的都应该服从你！

也许这荒山的风露
真能安慰你，休息你；
我让你休息，让你休息，
我吩咐山灵别惊动你！

也许听着蚯蚓翻泥，
听细草底根儿吸水——
也许听着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地飞。

② 原作“苍鹭”，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③ 原作“攢”，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④ 原作“不许”，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⑤ 此句原作“我吩咐山灵保护你睡”，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⑥ 原作“听着”，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⑦ 此句原作“听那细草的根儿吸水”，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⑧ 此句原作“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忘掉她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花瓣上，
那花心的一缕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听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长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经忘记了你，
她什么都记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华那朋友真好，
他明天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问，

就说没有那个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风里一出梦，
像梦里的一声钟，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泪 雨

他在那生命的阳春时节，
曾流着号饥号寒的眼泪；
那原是舒生解冻的春霖，
却也兆征了生命的哀悲。

他少年的泪是连绵的阴雨，
暗中浇熟了酸苦的黄梅；
如今黑云密布，雷电交加，
他的泪像夏雨一般的滂沛。

中途的怅惘，老大的蹉跎，
他知道中年的苦泪更多，
中年的泪定似秋雨淅沥，
梧桐叶上敲着永夜的悲歌。

谁说生命的残冬没有眼泪？
老年的泪是悲哀的总和；
他还有一掬结晶的老泪，
要开作漫天愁人的花朵。

末日^①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歪壁都往后退，
我一人填不满偌大一间房。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声直催，盆里一堆灰，
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咳嗽一声，就跟着客人来^②。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9月22日《晨报副刊》第1277号，收入《死水》时作了较大改动。原诗是：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凉夜的黑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败壁要退后走，
我一人填不满偌大一间房。

我在房里烧起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把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鸣！两遍火焰熄了，
一道阴风吹来吹闭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眼皮一闭就跟着客人走。

② 此句原作“我眼皮一闭，就跟着客人走。”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死 水^①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飘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②，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5日《晨报副镌·诗镌》第3号。

② 此句原作“小珠笑一声变成大珠，”今据作者编选的《现代诗抄》改。

春 光^①

静得像入定了的一般；那天竹，
那天竹上密叶遮不住的珊瑚；
那碧桃；在朝曦里运气的麻雀。
春光从一张张的绿叶上爬过。
蓦地一道阳光晃过我的眼前，
我眼睛里飞出了万只的金箭，
我耳边又谣传着翅膀的摩声，
彷彿有一群天使在空中逡巡……

忽地深巷里迸出了一声清籁：
“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29日《晨报副镌·诗镌》第5号。

黄 昏^①

黄昏是一头迟笨的黑牛，
一步一步的走下了西山；
不许把城门关锁得太早，
总要等黑牛走进了城圈。

黄昏是一头神秘的黑牛，
不知他是那一界的神仙——
天天月亮要送他到城里，
一早太阳又牵上了西山。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6年4月15日《晨报副镌·诗镌》第3号。

我 要 回 来

我要回来，
乘你的拳头像兰花未放，
乘你的柔发和柔丝一样，
乘你的眼睛里燃着灵光，
我要回来。

我没回来，
乘你的脚步像风中荡桨，
乘你的心灵像痴蝇打窗，
乘你笑声里有银的铃铛，
我没回来。

我该回来，
乘你的眼睛里一阵昏迷，
乘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

乘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
我该回来。

我回来了，
乘流萤打着灯笼照着你，
乘你的耳边悲啼着莎鸡，
乘你睡着了，含一口沙泥，
我回来了。

夜 歌

癞虾蟆抽了一个寒噤，
黄土堆里攒出个妇人，
妇人身旁找不出阴影，
月色却是如此的分明。

黄土堆里攒出个妇人，
黄土堆上并没有裂痕；
也不曾惊动一条蚯蚓，
或绷断蛸蟸一根网绳。

月光底下坐着个妇人，
妇人的容貌好似青春，
猩红衫子血样的狰狞，
髭松的散发披了一身。

妇人在号咷，捶着胸心，
癞虾蟆只是打着寒噤，
远村的荒鸡哇的一声，
黄土堆上不见了妇人。

心 跳^①

这灯光，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
这贤良的棹椅，朋友似的亲密；
这古书的纸香一阵阵的袭来；
要好的茶杯贞女一般的洁白；
受哺的小儿唼呷在母亲怀里，
鼾声报道我大儿康健的消息……
这神秘的静夜，这浑圆的和平，
我喉咙里颤动着感谢的歌声。
但是歌声马上又变成了咒诅，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

让这一团血肉也去喂着尸虫，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
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
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贿，
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
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
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5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一个观念^①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
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绚纓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作者在编选《现代诗抄》时将本诗及下一首《发现》改题《诗二首》，请参看。

发 现^①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那知道是一场空喜^②。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的，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25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

名屠龙。

② 此句原作“不知道是一场空喜。”今据作者编选的《时代诗抄》改。

祈 祷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谁的心里有着尧舜的心，
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告诉我那智慧来得离奇，
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
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
泰山的石罅还滴着忍耐，
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
是孔子吊唁死麟的伤悲？
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一 句 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教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荒 村

“……临淮关梁园镇间一百八十里之距离，已完全断绝人烟。汽车道两旁之村庄，所有居民，逃避一空。农民之家具木器，均以绳相连，沉于附近水塘稻田中，以避火焚。门窗俱无，中以棺材或石堵塞。一至夜间，则灯火全无。鸡犬豕等觅食野间，亦无人看守。而间有玫瑰芍药犹墙隅自开。新出稻秧，翠荡宜人。草木无知，其斯之谓欤？”

——民国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新闻报》

他们都上那里去了？怎么
虾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
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飘着；
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
门框里嵌棺材，窗棂里镶石块！
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
镰刀让它锈着快锈成了泥，
抛着整个的鱼网在灰堆里烂。
天呀！这样的村庄都留不住他们！

玫瑰开不完，荷叶长成了伞；
秧针这样尖，湖水这样绿，
天这样青，鸟声像露珠样圆。
这秧是怎样绿的，花儿谁叫红的？
这泥里和着谁的血，谁的汗？
去得这样的坚决，这样的脱洒，
可有什么苦衷，许了什么心愿？
如今可有人告诉他们：这里
猪在大路上游，鸭往猪群里攢，
雄鸡踏翻了芍药，牛吃了菜——
告诉他们太阳落了，牛羊不下山，
一个个的黑影在岗上等着，
四合的峦峰龙蛇虎豹一般，
它们望一望，打了一个寒噤，
大家低下头来，再也不敢看；
(这也得告诉他们)它们想起往常
暮寒深了，白杨在风里颤，
那时只要站在山头嚷一句，
山路太险了，还有主人来搀；
然后笛声送它们踏进栏门里，
那稻草多么香，屋子多么暖！
它们想到这里，滚下了一滴热泪，
大家挤作一堆，脸偎着脸……
去！去告诉它们主人，告诉他们，
什么都告诉他们，什么也不要瞒！
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

问他们怎么自己的牲口都不管？
他们不知道牲口是和小儿一样吗？
可怜的畜生它们多么没有胆！
喂！你报信的人也上那里去了？
快去告诉他们——告诉王家老三，
告诉周大和他们兄弟八个，
告诉临淮关一带的庄稼汉，
还告诉那红脸的铁匠老李，
告诉独眼龙，告诉徐半仙，
告诉黄大娘和满村庄的妇女——
告诉他们这许多的事，一件一件。
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
这景象是多么古怪多么惨！
天呀！这样的村庄留不住他们；
这样一个桃源，瞧不见人烟！

罪 过^①

老头儿和担子摔一交，
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老头儿爬起来直哆嗦，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过！”
“手破了，老头儿你瞧瞧。”
“唉！都给压碎了，好樱桃！”

“老头儿你别是病了罢？
你怎么直愣着不说话？”
“我知道我今日的罪过，
一早起我儿子直催我。
我儿子躺在床上发狠，
他骂我怎么还不出城。”

“我知道今日个不早了，
没想到一下子睡着了。
这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回头一家人怎么吃饭？”
老头儿拾起来又掉了，
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收入《死水》时最末的两句作了修改，原诗为：“谁让我一下子睡着了？唉，没有出息的！我老了！”

天 安 门^①

好家伙！今日可吓坏了我！
两条腿到这会儿还哆嗦。
瞧着，瞧着，都要追上来了，
要不，我为什么要那么跑？
先生，让我喘口气，那东西，

你没有瞧见那黑漆漆的，
没脑袋的，蹶脚的，多可怕，
还摇晃着白旗儿说着话……
这年头真没法办，你问谁？
真是人都办不了，别说鬼。
还开会啦，还不老实点儿！
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
不才十来岁儿吗？干吗的？
脑袋瓜上不是使枪轧的？
先生，听说昨日又死了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
这年头儿也真有那怪事，
那学生们有的喝，有的吃，——
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
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
谁拿老命白白的送阎王！
咱一辈子没撒过谎，我想
刚灌上俩子儿油，一整勺，
怎么走着走着瞧不见道。
怨不得小秃子吓掉了魂，
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
得！就算咱拉车的活倒霉，
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6年3月27日《晨报副镌》第1370号，收入

《死水》时作了大的改动。原诗是：

好家伙！今日可累坏了我！
这两条腿这会儿还哆嗦。
瞧着，瞧着，都要追上来了；
要不这腿梆，您也吓坏了。
先生，让我喘口气……那东西，
您没有瞧见那黑漆漆的，
没脑袋的，蹶腿的，多可怕！
还摇晃着白旗儿，说着话。
还开会啦！还不老实点儿！
你瞧都是谁家的小孩儿？
那不才十来岁儿？干吗的？
脑袋瓜儿上不是枪轧的？
您许睡了，什么也瞧不见。
可了不得！吓得我一身汗！
咱周大一辈子没撒过谎。
您瞧俩灯又是顶大的亮。
我说刚灌上俩子儿的油，
怎么走着，走着，看不见走，
冤不得小秃子吓掉了魂，
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
反正他们有事找不上咱；
咱们可不是没仇又没冤？
我说这都有什么大冤枉！
怎么不找着冤家去算账？
先生，这年头儿真有怪事。
这学生们有得喝，有得吃，
没事惹出事儿来拼老命。

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
那是马肚子饿的去打仗。
没事谁拿着老命送阎王！
听说昨日又死百十来人，
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
铁狮子胡同也该闹鬼了。
得！就算咱拉车的倒霉了！
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
那也好，先生，您说对不对？
打住！……今日不算耍着玩儿！
谢谢！挣您二斤杂货面儿！

飞毛腿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别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谈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俩大灯罢，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嘻！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洗 衣 歌^①

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问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吗？”许多人忍受不了这侮辱。然而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至少我曾经这样的想过。作洗衣歌。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耍不出花头来，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兵舰。

我也说这有什么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

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

下贱不下贱你们不要管，

看那里不干净那里不平，

问支那人，问支那人。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7月11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31期,原题《洗衣曲》;又刊于1925年7月15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目录题为《浣衣曲》,内题《洗衣曲》,均未署名。收入《死水》时作了较大改动。《现代评论》刊载的原诗是:

洗 衣 曲

美国华侨十之八九以洗衣为生,外人至有疑支那乃举国洗衣匠者。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爰假洗衣匠口吻作曲以鸣不平。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了的东西又不能不脏。

有耐性的人们理他不理?

替他们洗! 替他们洗!

我洗得净悲哀底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底黑汗衣,

贪心底油腻和欲火底灰……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干这种买卖惟独有唐人※。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耶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洗衣定规是一件容易事，

洗衣那里比得上造兵船？

洗衣匠们真个是没出息，

流了一身苦汗赚不了钱。

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年年洗衣三百有六十日，

看不见家乡又上不了坟。

你们还要笑我是洗衣匠，

你们还要骂我是支那人。

好狠的心！好狠的心！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 此句《大江季刊》作：“这种的买卖唐人抢不赢。”其余文字两刊

完全相同。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①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

信笺忙叫道^②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③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

香炉咕哝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风来了！”稿纸都叫了；

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④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

“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的静物^⑤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果^⑥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着烟斗迷迷的笑^⑦，

“一切的众生^⑧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① 本诗最初发表于1925年9月19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41期，收入《死水》时文字小有改动。

② “叫道”初刊时作“说”。

③ “毛笔讲”初刊时作“毛笔说”。

④ “桌子怨”初刊时作“桌子讲”。

⑤ “一切的静物”初刊时作“文房的四宝”。

⑥ “生活若果”初刊时作“如其生活”。

⑦ “迷迷的笑”初刊时作“在摇椅上摇”。

⑧ “一切的众生”初刊时作“芸芸的众生”。

真 我 集

这是作者自己编辑手抄的一本新诗集，约写于“五四”后的一二年间，共收诗 15 首，其中《南山诗》标明为“古诗今译”，《雪片》、《志愿》两首似为译作。此诗集未曾公开出版，其中仅有 4 首：《雨夜》、《月亮和人》（改题为《睡者》）、《雪》、《黄昏》，后选入《红烛》，文字有改动，请参看。

目 录

雨夜·····	172
月亮和人·····	173
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	174
雪片·····	175
朝日·····	176
雪·····	176
忠告·····	177
率真·····	178
志愿·····	179
伤心·····	181
一个小囚犯·····	182
黄昏·····	184
所见·····	185
南山诗(古诗今译)·····	186
晚霁见月·····	187

雨 夜

几朵浮云，仗着雷雨的势力，
把一个月亮，和满天的星，都扫尽了。
一阵狂风还喊来要捉那些软弱的树枝，
树枝就拚命的扭来扭去，同风抵抗。

凶狠的风声，悲酸的雨声，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着，
假使现在梦要来寻我，
我一定拉着他，不放他走，
剜出心来，送给他做礼物，
要他永远跟我做朋友。

风还在树里呻吟着，
泪痕满面的曙天，白得可怕，
我的梦还是没有做成。
原来真的，我已经讨厌他们了，
假的就没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吗？

月亮和人

十一月十四日

灯光灭了；
月娥把银潮放进窗子里，
射到睡觉的人的双靥上。
把他脸上的感情的表象都扫净了，
只有那寂静灵幻的天真，
笼罩在那连耳目口鼻也分不清的素面上。

啊！这是自然底真美，
这是何等的美！
自然只此一个模型，
铸了月面，
也铸了人面。

我爱月亮，
怎能不爱这睡觉的人呢？
但是有人说：
“月亮可以爱，
人爱不得。”

读沈尹默《小妹》！想起我的妹来了也作一首

十一月十六日

今年暑假里有一晚上，我点着一盏煤油灯看诗；妈坐在我后面，低着头，靠在我的椅子背上。我听见一个发颤的声音讲：

“这么早没得事，又想起来了。……”

我忽然觉得屋子起了一阵雾，灯光也发昏了，书上的字也迷糊了；温热的泪珠一颗颗的往我的双腮上淋着。

十五妹！我们喜欢做梦的人，自从在梦乡里，发现了那一个光明的世界，就看着现在这牢狱的世界里，无事不是痛苦；何以在狱里的人，日夜的只怕到那一天死要来拉他出狱哩？

十五妹！人家都说你死得可怜。我说你的可怜，是在生前，不在死后。

漆黑的屋子，衬出豆大的灯光；帐子里仿佛有一个发颤的声音讲：

“又想起了!”

十五妹! 我只怕听这一句话。

雪 片

Mary Mapes Dooge ①

一个雪片离开了青天底时候，
他飘来飘去地讲“再见！
再见，亲爱的云，你这样冷澹！”
然后轻轻地向前迈往。

一个雪片寻着了一株树底时候，
“你好！”他说，——“你可平安！
你这样的赤裸与孤单，亲爱的，
我要休息，并且叫我的同伴都来。”

但是一个雪片，勇敢而且和蔼，
歇在一个佳人底蔷薇颊上底时候，
他吃了一惊，“好温柔的天气呀！
这是夏季！”——他就融化了。

① 玛丽·玛贝·杜丝。

朝 日

夜已将他的黑幕卷起了，
世界还被酣梦羁绊着咧；
勤苦的太阳像一家底主人翁，
先起来了，披着他的绣裳，
偷偷地走到各个窗子前来
喊他的睡觉的骄儿起来作工。
啊！这样寂静灵幻的睡容，
他那里敢惊动呢？
他不敢惊动，只望着他笑，
但他的笑散出热炙的光芒
注射到他睡觉的脸上，
却惊动了他的灵魂，摆脱了他的酣梦，——
睡觉的起来了！

五月十二日

雪^①

夜散下许多软似茸毛的天花，织成一件大衫，
暗地里将干枯顛顛的世界，连头带脚地包起了；
他又加了死人一层殓衣；
他将一片鱼鳞似的屋顶埋起了，

却埋不住那屋顶上的青烟缕缕，
仿佛死人的灵魂似的，从坟土里吐出，直向天堂迈往。

高视阔步的风霜蹂躏世界，
多亏他覆满地面，保护百草底千钧一发的生机，
森林里可怜的，颤抖的众生，战斗了许多时，
望见他来都说：“这是冬投降底白旗，和平来了！”

平时最污秽的粪土，经他底一番变化，
现在也要蓄起他底充分的精力，
贡献到青春，供他底生育底发展。

啊！自然底仁爱底结晶！
他底足迹所到，就是光明。
世界底百恶，一经他底斋戒沐浴，
都可以重见天日，再造生命！

作者原注

① 有一次作文课底题是赏雪歌，我就试了一首白话诗。赵瑞侯先生底评语讲：“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赶赴潮流。”真是可笑，特地把他录下来。

忠 告

人说：“月儿，你圆似弹丸，缺似弓弦；圆时虽美，

缺的难看！”

我说：“月儿，圆缺是你的常事，你别存美丑底观念！”

你缺到半规，缺到蛾眉，我还是爱你那清光灿烂；

但是你若怕丑，躲在黑云里，不肯露面，我看不见你，便疑你像龟鼃底甲，蟾蜍底衣，夜叉底脸。”

五月十四日

率 真

莺儿，你唱得这样高兴，

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个人是为什么的吗？

鸦儿，你也唱得这样高兴，

你不曾听见诅骂底声音吗？

好鸟儿！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唱，

什么赞美，什么诅骂，你们怎能管得着？

咦！鸚哥，鸟族底不肖之子，

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

若是个个鸟儿都像你，

世界上那里去找音乐呢？

五月十四日

志 愿

Wishes By Bosworth Crocker^①

柔和的新月！ 放荡的青春！

柔春里的长途散步；我们俩正值朱颜。我听见你讲：“早点预备晚饭，赶快做菜。今晚有新月，让我们设些志愿，我们一块儿去散步……睡觉还早着咧。”

柔和的新月！ 放荡的青春！

你啸了一个调儿，我把窗户推开了，把窗户推开了好让小小的新月窥进来。我的心很快活，他唱一个小调儿。他唱地像一个鸟样，通夜在我的梦寐里还唱着，一首颠狂的小歌儿。

柔和的新月！ 放荡的青春！

你的志愿在四方。 个个男儿都如此。我的志愿还是旧的志愿。你的志愿成功了。青春迟暮了。朱颜萧索了。新月灰木了。全世界都老了。让窗户开着。睡觉还早着咧。

柔和的新月！ 放荡的青春！

窗户还是开着，一个颀长的老月，古怪而且
昏沉，望着我笑，斜着眼珠儿进来了，像一个老
妈子叽哩咕噜讲道：

有——一次——一个——女——人——

你……你……你……！

从她肩背上望过来——

你……你……你……！

望——着——我——我那时候——正在
——新弦，

设了——一个——志愿——没有——成
——功……

没有——成——功！

你……你……你……！

可恶的老月……！

现在我再不早预备晚饭了。为新月忙碌是
没有用的。有一个调儿……他常常啸着。

我已经忘了那个调儿……

放荡的老月！柔和的青春！

关上窗户。过了好久罢——过了一生。

① 英语，波思华斯·克鲁克的志愿。

伤 心

风儿歇了，
柳条儿舞倦了，
雀儿底嗓子叫干了，
春底力也竭了。

肥了绿的，
瘦了红的；
好容易穿透了花丛，
才找出一个恋春的孤客。
拉着他的枝儿，
细细地总看不足，
忽地里把他放了，
弹得一阵残红纷纷……
快放下你的眼帘！
这样惨的象如何看得？
唉！气不完，又哭不出，
只咬着指尖儿默默地想着，——
你又何必这样呢？

五月十七日

一个小囚犯

妈！我还记得，一个四月天，雨脚刚收，
檐沟正忙得吼吼声，
园里底花香跟湫湿的土气在鼻子里冲突。
一双黄蝴蝶又来偷花粉，
太阳斜着眼珠儿瞋着我笑，
我想是他叫我去揩贼，
马上邀我的朋友赶去。
贼没有揩着，我们反跌了一交，
涂得满身的污泥，手被花刺儿戟破了。
我回家来，望着你哭。
你不问底细，就把我关在房里，再不准我出来
了。

我关了一个月，我问你，
“妈！事已经过了，我关得很久了，可不可放我出
来？”

你说，“不怕丑的孩子！ 身上弄得那样脏还好
意思见人吗？”

我说，“妈，请你替我洗洗，换一身簇新的衣服，
我再也不顽皮了。”

你攒着眉尖儿想了半天才讲，“人家的孩子们都
在家里玩儿咧……”

我关了两个月——关病了——我又问你，一壁哭着，

“妈！你一辈子不放我出来吗？

唉！你不知道我病了吗？

整天儿没吸一点新鲜空气，没见一线阳光，

再不放我出来，我真要活活的闭死了啊！”

你说，“乖儿，你病到这样，外边那大的风雨，你怎能禁得住呢？

医生吩咐你在家里养病。”

我关了半年，尝饱了药味，病减了一点，我又问你，

“妈，我的病好了，现在我该出去玩了罢？”

你说，“你还没好完全，你可以推开窗子望望，但不要走到外边去了。”

窗子开了——那里淌来的一阵如泣如诉的歌声？听！

“放我出来！

这无期的幽禁，我怎能受得了？

放我出来，把那腐朽渣滓，一齐刮掉，

还是一颗明星，永作你黑夜长途底向导。

不放我出来，待我郁发了酵，更醉得昏头跌脑，

莫怪我撞破了监牢，闹得这世界东颠西倒！

放我出来！”

歌儿毕了，我四面寻找。找不出唱歌的人。
我很欢喜，我也失望，我又问你，
“妈，我从前的伴儿不能帮助我，
致令我糊脏了衣服，戳破了手皮；
假若现在来了一个小孩，教我不要捉蝴蝶，也不要踏污泥，
但陪着我好好生生地玩耍，还唱嘹亮的歌儿，
你也不放我出去吗？”
你说：“可以放你，但你又上那里找这样一个伴儿呢？”

从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
“唱歌的人儿，我们俩一块儿出来罢！”
不晓得唱歌的人儿听见没有。

五月十五日

黄 昏

太阳辛苦了一天，才赚得一个平安的黄昏，
喜得满脸通红，直向山洼里狂奔
黑暗像一阵无声的雨丝，
慢慢地往世界上洒着；
路旁的电灯次第开了金花；
但是合欢木都关了叶子，预备睡觉。
啊！活泼泼的喷水池，你玩得这样高兴，

不要惊碎了别人的梦！
你如何玩得这般地热闹？

饭后散步的，像吃饱了蜜的蜂儿，一窠
三三五五地，往外飞着；
嗡——嗡——嗡——听听！ 这是唱的什么？
是花色底美丑，
还是蜜味底厚薄；
是女王底专制，
还是东风底残虐？

啊！黄昏，你这样神秘的一首歌儿。
谁个唱的是你的真义？

五月二十二日

所 见

小河从槎枒的乱石缝里溜出来，
声音虽不大，却还带点瀑布底意味。
在他身上横卧着，是一株老柳，
从他的干上直竖地射出无数的小枝；
他们想找点阳光，却被头上的密荫拦住了，
所以那一丛绿叶，都变了死白颜色。
野藤在这一架天然的木桥下，
挂起了一束鬍松的鬓丝，

被瀑布底呼吸吹得悠悠摇动。
谁家洗衣的女儿，穿着绯红的衫子，
蹲在绿阴深处，打得砰訇砰訇的响？

南 山 诗(古诗今译)

听说京城底南边，
是群山底渊薮；
东西两头抵到海，
大的小的数不清。
《山海经》，《地理志》，
一概无研究；
想采书文叙一遍，
却怕十分之中漏了九，
即想不写又不能，
只得尽我看见的说一点。

我常在高山上望见
戢戢小丘往拢凑着，
天晴显出姹姹的棱角，
还有丝丝的乱脉如同锦绣一般；
一阵山气正是密密地浑着，
忽地里里外两通透，——
没有风儿，还自簸动飘摇，
融液和软而且茂盛。

横列的云彩有时又平静地凝着，
露出点点的山岫；
天空里浮着一段长眉，
深绿底颜色，刚才画得；
孤单单地撑着的险岩
仿佛是在海里洗澡的大鹏伸起来的嘴子。

春阳暗地里润泽他，
就吐出濯濯的秀色，
岩峦虽是谿峯，
却软弱同含着重酒一般。

晚 霁 见 月

好了！风翅掩了，
雨脚敛了
可惜太阳回了，
天色黯了，
剩下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忽地紫波银了
远树沉了，
竟是黄昏死了，
白月生了，——

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莫愁太阳自落，
睡煞人儿，
且待月亮照着，
唤醒魂儿。

但是崎岖汹涌的云山云海，
塞满了天空！

七月一日

集 外 诗

目 录

笑·····	192
园内·····	193
渔阳曲·····	209
大暑·····	216
闺中曲·····	218
醒呀! ·····	219
七子之歌·····	221
长城下之哀歌·····	224
我是中国人·····	232
爱国的心·····	236
故乡·····	236
回来了·····	238
叫卖歌·····	240
纳履歌·····	241
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 ·····	243
秦始皇帝·····	250
抱怨·····	251
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	251
欺负着了·····	253

比较·····	255
鸟语——送友人南归·····	256
贡献·····	257
答辩·····	258
回来·····	259
奇迹·····	260
八教授颂·····	262
相遇已成过去·····	266

笑

朝日里的秋忍不住笑了——
笑出金子来了——
黄金笑在槐树上，
赤金笑在橡树上，
白金笑在白皮树上。

硕健的杨树，
裹着件拼金的绿衫，
一只手叉着腰，
守在池边微笑；
矮小的丁香
躲在墙脚下微笑。

白杨笑完了，
只孤零零地：
竖在石青色的天空里发呆。

成年了的标叶①，

向西风抱怨了一夜，
终于得了自由，
红着脸儿，
笑嘻嘻地脱离了故枝。

——原载 1923 年 2 月 19 日《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 4 期

① “标叶”当为“栗叶”之误。

园 内^①

（序曲）

你开始唱着园内之“昨日”，
请唱得像玉杯跌得粉碎，
血色的酒浆溅污了满地；
然后模拟掌中中^②的细沙，
从指缝之间溜出的声响。

你若唱到园内之“今日”，
当唱得像似一溪活水，
在旭日光中淙淙流去；
或如村塾里总角的学童，
走珠似地背诵他的课本。

• 你若会唱园内之“明日”，
你当想起我们紫白的校旗，
你便唱出风旗飘舞底节奏；
最末，避席起立，额手致敬，
你又须唱得像军乐交鸣。

(I)

寂寥封锁在园内了，
风扇不开的寂寥，
水流不破的寂寥。
麻雀呀！叫呀，叫呀！
放出你那箭镞似的音调，
射破这坚固的寂寥！
但是雀儿终叫不出来，
寂寥还封锁在园内。

在这沉闷的寂寥里，
雨水泡着的朱扉，
才剩下些银红的霞晕：
雨水洗尽了昨日的光荣。
在这沉闷的寂寥里，
金黄釉的琉璃瓦
是条死龙底残鳞败甲，
飘零在四方上下。

在这阴霾的寂寥里，

大理石、云母石、青琅玕、汉白玉，
龟坼的阶墀、矢折的栏柱……
纵横地卧在蓬蒿丛里，
像是曝在沙场上的战骨。

在这悲酸的寂寥里，
长发的柳树还像宫妃，
瞰在胶凝的池边饮泣，饮泣……
半醒的蜗牛在败壁上
拖出了颠斜错杂的篆文，
仿佛一页写错了的历史。

在这恐怖的寂寥里，
疰瘠的③月儿常挂在松枝上，
像煞一个缢死的僵尸：
在这恐怖的寂寥里，
病魔的月儿在松枝上缢死。

在这无聊的寂寥里，
坍塌了的王宫变成一座土地庙④：
颤怯的农夫鬼物似的，
悄悄地溜进园来，
悄悄地烧了香，磕了头，
又悄悄地溜出园去……
寂寥又封锁在园内了。

寂寥封锁在园内了；
风扇不开的寂寥，
水流不破的寂寥……
一切都是沉闷阴霾，
一切都是悲酸恐怖，
一切都是百无聊赖。

(Ⅱ)

好了！新生命胎动了！
寂寥的园内生了瑞芝，
紫的灵芝，白的灵芝，
妆点了神秘的芜园。
灵芝生了，新生命来了！

好了，活泼泼的少年
摩肩接踵地挤进园来了。
饿着脑经，烧着心血，
紧张着肌肉的少年，
从长城东头，穿过山海关，
裹着件大氅，跑进园来了；
从长城西尾，穿过潼关，
坐在驴车里拉进园来了。

从三峡底湍流里救出的少年
病恹恹地踱进园里来了；
漂过了南海，漂过了东海，

漂过了黄海，漂过了渤海的少年，
摇着团罗扇，闯进园里来了；
风流倜傥的少年
碧衫儿荡着西湖底波色，
翩翩然飘进园里来了。

少年们来了，灵芝生满园内，
一切只是新鲜，一切只是明媚，
一切只是希望，一切只是努力；
灵芝不断地在园内茁放，
少年们不断地在园内努力。

(Ⅲ)

于是曙色烘醒了东方，
好像浸渐明晰的思想。
晨鸡叫了，晨星没了
太阳翻身起来了——
金光镀在紫铜盖的穹窿上，
金光燃在龙鳞似的琉璃瓦上，
金光描在高楼顶的旗杆上，
金光洒在战巍巍的松枝上，
金光吻在少年底桃颊上⑤。

少年在太阳底蹊道之旁，
瞻望六龙挽着的云辇发轫，
彷彿诚惶诚恐的村童，

遥望着帝王的法驾西幸，
无限的敬仰，无限的欣羨，
充满了他那蒙稚的心灵。

早起的⑥少年危立在假石山上，
红荷招展在他脚底，
旭日灿烂在他头上，
早起的少年对着新生的太阳
如同对着他的严师，
背诵庄周屈子底鸿文，
背诵沙翁弥氏底巨制。

万籁无声，宇宙在敛息倾听，
驯雀飞于平地来倾听，
金鱼浮上池面来倾听——
少年对着新生的太阳，
背诵着他的生命底课本。

啊！“自强不息”的少年啊！⑦
谁是你的严师！
若非这新生的太阳？

(IV)

于是夕阳涨破了西方，
赤血喋染了宇宙——
不是赔偿罪恶的代价，

乃是生命澎湃之溢流。

赤血喋染了宇宙，
细草伸出舌头舐着赤血，
绿杨散开乱发沐着赤血。
喷水池抛开螺钿镶的银链，
吼着要锁住窜游的⑧夕阳；
夕阳跌倒在喷水池中，
池中是一盆鲜明的赤血。

红砖上更红的爬墙虎，
紫茎里迸出赤叶的爬墙虎，
彷彿是些血管涨破了，
迸出了满墙的红血斑。

赤血澎湃了夕阳的宇宙，
赤血澎湃了少年的血管。
少年们在广场上游戏，
球丸在太空里飞腾，
像是九夫上跳踉的巨灵，
戏弄着熄了的太阳一样。

少年们踢着熄了的太阳，
少年们抛着熄了的太阳，
少年们顶着熄了的太阳，
少年们抱着熄了的太阳：。

生命澎湃了少年底血管，
少年们在戏弄熄了的太阳。

夕阳里喧呼着的少年们，
赤铜铸的筋骨，
赤铜铸的精神，
在戏弄熄了的太阳⑨。

(V)

于是月儿窥进了东园，
宇宙被清光浸满，
宇宙晶凉的海水一般。
宇宙变了清光之海——
银波进入了窗棂，
银波泛滥了庭院，
银波弥漫了大自然，
宇宙沉沦在海底里。

那里有杨柳？那里有松桧？
这水似的晶蓝的空气中⑩，
只有些曼舞的海藻，
只有些鹄立的铁珊瑚，
拱抱着巍峨的大礼堂，
龙宫似的庄严灿烂。

龙宫底闾闾是黄金锤出的，

龙宫底楹柱是白玉雕成的。
哦，莫不是水国的仙人——

这清空灵幻的少年
飘摇在龙宫之东，龙宫之西，
那雍容闲雅的少年
踟蹰在龙宫之南，龙宫之北？

少年浮游在海底在，
浮游在清光之海底在，
清光浸入少年底心里，
清光洗在少年底身外。
涤尽污垢，饮入清光，
少年便是清光之海。

听啊！那里来的歌声？
莫非就是泣珠的鲛人——
莫非是深深海底的鲛人，
坐在紫黑的巉石龕下，
一壁织着愁思之绡，
一壁唱着缠绵之歌①？

啊！如此缠绵的歌声，
唱得海水底晶波战栗，
唱得海树底枝叶颼颼，
唱得少年不能仰首，

唱醒了少年底杳恨冥愁^⑫。

少年听了缠绵的歌声，
唤起了甜蜜蜜的神圣的绝望，
或是热烘烘的玄秘的隐忧，
一种没由来，没目的，
一知半解的少年愁——
为了茫茫的大千宇宙？
为了滔滔的洪水猛兽？
为了闹不住的情绪之流？
还是抛不下锚的生命之舟？

(VI)

于是月儿愈渐躲入了西园，
楼房底暗影愈渐伸张弥漫，
列着鹅鸛阵的暗影转战而前，
终于占领了凄凉的庭院。

院中垂头丧气的花木，
是被黑暗拘囚的俘虏；
锁在檐下的紫丁香，
锁在墙脚的迎春柳，
含着露珠儿，含着泪珠儿，
莫不是牛衣对泣的楚囚？

画角哀哀地叫了！
悲壮的画角在黑暗里狂吠，
好像激昂的更犬吠着盗贼；
锐利的角声在空中咬着，
咬破了黑暗底魔术，
咬破了少年底美梦，
少年们撞开美梦，跳起^⑬榻床，
少年们已和黑暗宣战了。

哦！静夜的角声如何哭了？
将少年们底心脏哭融了，
五百个战士底心脏融成一个。

楼上点着蜡烛，
楼下点着蜡烛，
少年们正在会议，
少年们正在努力。
三旗营底铜磬报尽了五更，
报道黑暗底行程将尽，
少年们啊！再点上一枝蜡烛，
便撑持过了这黑暗的末路！

曙光回了，新生命又来了！
一切又是新鲜，明媚，
一切又是希望，努力。
饿的脑经，烧着心血，

紧张着肌肉的少年们，
凭着希望造出了希望；
活泼泼的少年们，
又在园内不断地努力。

(VII)

然后有一天园内的昨日，
隐入了蒙昧的历史，
园内的今日瓜代了昨日。
然后风云扰攘的天宇
终竟澈体澄清了……
雍穆的蔚蓝临照了一切。
无垠的蔚蓝的天宇
衬出了金碧辉煌的楼阁。

焕丽雄伟的楼阁
像似皇宫帝阙一般——
蓬莱的晓钟鸣了，
文武的千官，戎狄的臣侄，
群在崔嵬的紫宸殿下，
膜拜着文献之王。

肃静森严的楼阁
又似佛寺梵宇一般——
上方的暮磬响了，
意志猛似龙象的僧侣们，

群在理智之佛像前，
焚着虔诚底香火。

哦 文献底宫殿啊！
哦 理智底寺观啊！
矗峙在蔚蓝的天宇中，
你是东方华胄的学府！
你是世界文化底盟坛！

(Ⅶ)

飘啊！紫白参半的旗哟！
飘啊！化作云气飘摇着！
白云扶着的紫气哟！
氤氲在这“水木清华”的景物上，
好让这里万人底眼望着你，
好让这里万人底心向着你！

这里万人还在猛烈地工作，
像园内的苍松一般工作，
伸出他们的理智的根爪，
挖烂了大地底肌膜，
撕裂了大地底骨骼，
将大地底神髓吸地，
好向中天的红日泄吐。

这里万人还在静默地工作，

像园外的西山一般工作，
静默地滋育了草木，
静默地迸溢了温泉，
静默地驮负了浮图御苑；
春夏他沐着雨露底膏泽，
秋冬他戴着霜雪底伤痕，
但他总是在静默中工作。

这里努力工作的万人，
并不像西方式的机械，
大齿轮绾着小齿轮，
全无意识地转动，
全无目的地转动。
但只为他们的理想工作，
为他们四千年来的理想，
古圣先贤底遗训，努力工作。

雪气⑭氤氲的校旗呀！
你在百尺高楼上飘摇着，
近瞩京师，远望长城，
你临照着旧中华底脊骸，
你临照着新中华底心脏。
啊！展开那四千年文化底历史，
警醒万人，启示万人，
赐给他们灵感，赐给他们精神！

云气氤氲的校旗呀！
在东西文化交锋之时，
你又是万人底军旗！
万人肉袒负荆底时间过了，
万人卧薪尝胆底时期过了，
万人要为四千年底文化
与强权霸术决一雌雄！

云气氤氲的校旗呀！
你便是东来的紫气，
你飘出函谷关，向西迈往^⑮，
你将挟着我们圣人底灵魂，
弥漫了西土，弥漫了全球！

飘呀！紫白参半的旗呀！
飘呀！化作云气飘摇着！
白云扶着的紫气呀！
氤氲在这“水木清华”的景物上，
莫使这里万人忘了你的意义！
莫使这里万人忘了你的意义！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六日二稿^⑯

——原载 1923 年 4 月 23 日《清华十二周年纪念号·清华生活》

① 作者在 1923 年 7 月 20 日《致家人》信（以下简称“家信”）中对

本诗作了多处更改,现在各修改处加注说明。此处~~在诗题后~~加识一语:
“——为《清华生活(清华周刊)》十二周年纪念号作——”。

② “家信”谓此处多一“中”字。

③ “家信”改为“疴瘦的”。

④ **作者原注**:今中等科之东旧有土地庙一所。关于清华学校以前的清华园,请参看《十周年纪念增刊》。“家信”将此注改为:“今清华园中等科之东,旧有土地庙一所”。

⑤ 本节诗“家信”改为:

“于是曙色烘醒了东方,
好像侵渐明晰的思想。
晨鸡叫了,太阳翻身起来了,——
金光镀上了紫铜盖的穹窿,
金光点燃了龙鳞似的琉璃瓦,
高楼顶的旗杆上描着金光,
战巍巍的松针上洒着金光,
早起的少年被晨曦爱上了,
热烈的金光吻着他的桃颊。”

⑥ “家信”谓“早起的”三字为衍文。

⑦ **作者原注**:不要忘了这是本校底校箴。“家信”将此注改为:“这是清华学校底校训。”

⑧ “窜游的”“家信”改为“窜逝的”。

⑨ 以上两节“家信”改为:

“少年们踢着、抛着太阳,
少年们顶着、抱着太阳,——
沸热的生命
在他们血管中澎湃。
夕阳中喧呼着的少年们,
赤铜铸的筋肉,

赤铜铸的精神，
在戏弄着熄了的太阳。”

⑩ 此句“家信”改为：“在这晶蓝的、水似的空气中，”

⑪ 以上两句“家信”改为：

“一壁织着愁思底轻绡，
一壁唱着缠绵的歌调？”

⑫ 此句“家信”改为：“唱醒了他的杳恨冥愁。”

⑬ “跳起”“家信”改为：“跳出”。

⑭ 似为“云气”之误。

⑮ **作者原注：**关令尹登楼见东极有紫气西迈，喜曰，应有圣人经过京邑。至期，果见老子。杜工部诗“东来紫气满函关”正用此事。此处所谓“圣人底灵魂”即指老子。

⑯ “家信”谓本诗末尾署“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三稿”。

渔 阳 曲

白日底光芒照射着朱梦，
丹墀上默跪着双双的桐影。
宴饮的宾客坐满了西厢，
高堂上虎踞着他们的主人，
高堂上虎踞着威严的主人。

丁东，丁东，
沉默弥漫了堂中，
又一个鼓手，
在堂前奏弄，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

银琖玉碟——尝不遍燕脯龙肝，
鸬鹚杓子泻着美酒如泉……
杯盘的交响闹成铿锵一片，
笑容堆皱在主人底满脸——
啊，笑容堆皱了主人底满脸。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它清如鹤唳，
它细似吟蛩；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

你看这鼓手他不像是凡夫，
他儒冠儒服，定然腹有诗书；
他宜乎调度着更幽雅的音乐，
粗笨的鼓槌不是他的工具，
这双鼓槌不是这手中的工具！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寒泉注涧，

像雨打枯桐；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

你看他敲着灵鼙鼓，两眼朝天，
你看他在庭前绕一道长弧线，
然后徐徐地步上了阶梯，
一步一声鼓，越打越酣然——
啊，声声的叠鼓，越打越酣然。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陡然成急切，
忽又变沉雄；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

坎坎的鼓声震动了屋宇：
他走上了高堂，便张目四顾，
他看见满堂缩瑟的猪羊，
当中是一只磨牙的老虎。
他偏要擦一擦这只老虎。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这不是颂德，

也不是歌功；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

他大步地跨向主人底席旁，

却被一个班吏匆忙地阻挡；

“无礼的奴才！”这班吏吼道，

“你怎不穿上号衣，就往前瞎闯？

你没穿号衣，就往这儿瞎闯？”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分明是咒诅，

显然是嘲弄；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听！你可听得懂？

听！你可听得懂？

他领过了号衣，靠近栏杆，

次第的脱了皂帽，解了青衫，

忽地满堂的目珠都不敢直视，

仿佛看见猛烈的光芒一般，

仿佛他身上射出金光一般。

(丁东,丁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他赤身露体,

他声色不动;

这鼓手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真个与众不同!

真个与众不同!

满堂是恐怖,满堂是惊讶,

满堂寂寞——日影在石栏杆下;

飞起了翩翩一只穿花蝶,

洒落了疏疏几点木犀花,

庭中洒下了几点木犀花。

(丁东,丁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莫不是酩酊?

莫不是癫疯?

这鼓手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定当与众不同!

定当与众不同!

苍黄的号褂,露出一只赤臂,

头颅上高架着一顶银盔,——

他如今换上了全副的装束，
如今他才是一个知礼的奴才，
他如今才是个知礼的奴才。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狂涛打岸，
像霹雳腾空；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

他在主人底席前左右徘徊，
鼓声愈渐激昂，越加慷慨；
主人停了玉杯，住了象箸，
主人底面色早已变作死灰，
啊，主人底面色为何变作死灰？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擂得你胆寒，
挝得你发聩；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

猖狂的鼓声在庭中嘶吼，
主人底羞恼哽塞在咽喉，
主人将唤起威风，呕出怒火，
谁知又一阵鼓声扑上心头，
把他的怒火扑灭在心头。

丁东，丁东，
这鼓声与众不同——
像鱼龙走峡，
像兵甲交锋；
这鼓声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不同，与众不同！
不同，与众不同！

堂下的鼓声忽地笑个不止，
堂上的主人只是坐着发痴；
洋洋的笑声洒落在四筵，
鼓声笑破了奸雄的胆子——
鼓声又笑破了主人的胆子！

（丁东，丁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席上的主人
一动也不动；
这鼓手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定当与众不同！

定当与众不同！

白日的残辉绕过了雕楹，
丹墀上没有了双双的桐影。
无聊的宾客坐满了两厢，
高堂上呆坐着他们的主人，
高堂上坐着丧气的主人。

（丁东，丁东）

这鼓手与众不同——

 惩斥了国贼，
 庭辱了枭雄；
这鼓手与众不同。

（丁东，丁东）

真个与众不同！
真个与众不同！

——原载 1925 年 3 月《小说月报》第 16 卷第 3 号

大 暑

今天是大暑节，我要回家了！
今天的日历他劝我回家了。
 他说家乡的大暑节
 是斑鸠唤雨的时候，
大暑到了，湖上飘满紫鸡头。

大暑正是我回家的时候。

我要回家了，今天是大暑；
我们园里的丝瓜爬上了树，
 几多银绿的小葫芦
 吊在藤须上巍巍战，
初结实的黄瓜儿小得像橄榄，……
啊！今年不回家，更待那一年？

今天是大暑，我要回家了！
燕儿坐在桁梁上头讲话了；
 科头赤脚的村家女，
 门前叫道卖莲蓬；
青蛙闹在画堂西，闹在画堂东，……
今天不回家辜负了稻香风。

今天是大暑，我要回家去！
家乡的黄昏里尽是盐老鼠^①，
 月下乘凉听打稻，
 卧看星斗坐吹箫；
鹭鸶偷着踏上渔船来睡觉，
我也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十三(1924)年夏美国珂泉

作者原注

① 吾乡称蝙蝠为盐老鼠。

闺 中 曲

墙头还洒着淅沥的余滴，
夕阳浸在泥洼中的积潦里，
寂寞的空阶呆立着一个伊——
“人儿！人儿！”伊叹道，
“我几时，几时才能看见你？”

横斜的雁字没入了天河，
寒雁底呼声从伊心中穿过；
于是悲哀沉淀在伊的心窝，
“天啊！天啊！”伊叫道，
“你为什么，为什么生了我！”

瘖哑的自鸣钟负墙而立。
时间是无涯的厌倦和烦累。
伊站在生死的门限上犹夷：
“悲哀！悲哀！”伊想道，
“我将永远，永远结束了你！”

摇篮里忽然呱呱的啼哭，
彷彿是黑夜里声声的更鼓，
把伊从一场恶梦之中救出。
“儿啊！儿啊！”伊哭道，
“教我如何，如何死得下去！”

——原载 1925 年 4 月 5 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 66 号

醒 呀！

(众) 天鸡怒号，东方已经白了，
庆云是希望开成五色的花。
醒呀，神勇的大王，醒呀！
你的鼾声真和缓得可怕。

他们说长夜闭熄了你的灵魂，
长夜的风霜是致命的刀。
熟睡的神狮呀，你还不醒来？
醒呀，我们都等候得心焦了！

(汉) 我叫五岳的山禽奏乐，
我叫三江的鱼龙舞蹈。
醒呀！神明的元首，醒呀！

(满) 我献给你长白的驯鹿，

我献给你黑龙的活水。

醒呀！勇武的单于，醒呀！

（蒙） 我有大漠供你的驰骤，

我有西套作你的庖厨。

醒呀！伟大的可汗，醒呀！

（回） 我给你筑碧玉的洞宫，

我请你在葱岭上巡狩。

醒呀！神圣的苏丹，醒呀！

（藏） 我吩咐喇嘛日夜祷求，

我焚起麝香来欢迎你。

醒呀！庄严的活佛，醒呀！

（众） 让这些祷词攻破睡乡的城，

让我们把眼泪来浇醒你。

威严的大王呀，你可怜我们！

我们的灵魂儿如此的战栗！

醒呀！请扯破了梦魔的网罗。

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了。

醒了罢！醒了罢！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本已交给留美同人所办一种鼓吹国家主义的杂志名叫《大江》的了。但目下正值帝国主义在沪汉演成这种惨剧，而《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我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编辑必能原谅这番苦衷。

作 者

——原载 1925 年 6 月 27 日《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29 期

七 子 之 歌

邙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漠然。不见夫法兰西之 Alsace — Lorraine^① 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澳门)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香港)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

母亲^②呀，我身分虽微，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身上，

啖着我的骨肉，咽着^③我的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咷，呼你不磨。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台湾)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城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④，母亲！

（威海卫）

再让我看守着中华最古的海，
这边岸上原有圣人的丘陵在。
母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
我有一座刘公岛作我的盾牌。
快救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
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广州湾）

东海和碣洲是一双管钥，
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
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
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
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
我要紧紧的拥抱着你的脚髁。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九龙）

我的胞兄香港在诉他的苦痛，
母亲呀，可记得你的幼女九龙？
自从我下嫁给那镇海的魔王，
我何曾有一天不在泪涛汹涌！
母亲，我天天数着归宁的吉日，

我只怕希望要变作一场空梦。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旅顺，大连）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们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原载 1925 年 7 月 4 日《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30 期

① 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北部地名。

② 原误印为“如亲”，现据《现代评论》第 2 卷第 31 期（1925 年 7 月 11 日出版）的《前期正误》（以下简称《正误》）改正。

③ 原误印为“噉着”，现据《正误》改正。

④ 原误印为“我要回母来”，现据《正误》删改。

长城下之哀歌

啊！五千年文化底纪念碑哟！

伟大的民族底伟大的标帜！……

哦，那里是赛可罗坡底石城？

那里是贝比楼？那里是伽勒寺？
这都是被时间蠹蚀了的名词；
长城？肃杀的时间还伤不了你。

长城啊！你又是旧中华底墓碑，
我是这墓中的一个孤鬼——
我坐在墓上痛哭，哭到地裂天开，
可才能找见旧中华底灵魂，
并同我自己的灵魂之所在？……
长城啊！你原是旧中华底墓碑！

长城啊！老而不死的长城啊！
你还守着那九曲的黄河吗？
你可听见他那消沉的脉搏？
你的同僚怕不就是那金字塔？
金字塔，他虽守不住他的山河，
长城啊！你可守得住你的文化！

你是一条身长万里的苍龙，
你送帝轩辕升天去回来了，
偃卧在这里，头枕沧海，尾踞崑崙，
你偃卧在这里看护他的子孙。
长城啊！你可尽了你的责任？
怎么黄帝的子孙终于“披发左衽！”

你又是一座曲折的绣屏：

我们在屏后的华堂上宴饮——
日月是我们的两柱纱灯，
海水天风和着我们高咏，
直到时间也为我们驻辔流连，
我们便挽住了时间放怀酣寝。

长城！你为我们的睡眠担当保障；
待我们睡锈了我们的筋骨，
待我们睡忘了我们的理想，
流氓们忽都爬过我们的围屏，
我们那能御抗？我们只得投降，
我们只得归附了狐群狗党。

长城啊！你何曾隔阂了匈奴，吐蕃？
你又何曾障阻了辽，金，金，满？……
古来只有塞下的雪没马蹄，
古来只有塞上的烽烟云卷，
古来还有胡骢载着一个佳人，
抱着琵琶饮泣，驰出了玉关！……

唉！何须追忆得昨日的辛酸！
昨日的辛酸怎比今朝的劫数？
昨日的敌人是可汗，是单于，
都幸而闯入了我们的门庭，
洗尽腥羶攀上了文明底坛府，——
昨日的敌人还是我们的同族。

但是今日的敌人，今日的敌人，
是天灾？是人祸？是魔术？是妖氛？
哦，铜筋铁骨，嚼火漱雾的怪物，
运输着罪孽，散播着战争，……
哦，怕不要扑熄了我们的日月，
怕不要捣毁了我们的乾坤！

啊！从今那有珠帘半卷的高楼，
镇日里睡鸭焚香，龙头泻酒，
自然歌稳了太平，舞清了宇宙？
从今那有石坛丹灶的道院，
一树的碧阴，满庭的红日，——
童子煎茶，烧着了枯藤一束？

那有窗外的一树寒梅，万竿斜竹，
窗里的幽人抚着焦桐独奏？
再那有荷锄的农夫踏着夕阳，
歌声响在山前，人影没入山后？
又那有柳荫下系着的渔舟，
和细雨斜风催不回去的渔叟？

哦，从今只有暗无天日的绝壑，
装满了么小微茫的生命，
像黑蚁一般的，东西驰骋，——
从今只有半死的囚奴，鹄面鸠形，

抱着金子从矿坑里爬上来，
给吃人的大王们献寿谢恩。

从今只有数不清的烟突，
彷彿昂头的毒蟒在天边等候，
又像是无数惊恐的恶魔，
伸起了巨手千只，向天求救；
从今瞥着万只眼睛的街市上，
骷髅拜骷髅，骷髅赶着骷髅走。

啊！你们夸道未来的中华，
就夸道万里的秦岭蜀山，
剖开腹脏，泻着黄金，泻着宝钻；
夸道我们铁路络绎的版图，
就像是网脉式的楮叶一片，
停泊在太平洋底白浪之间。

又夸道鹰载归来的战舰商轮，
载着金的，银的，形形色色的货币，
镌着英皇乔治，美总统林肯，
各国元首底肖像，各国底国名；
夸道西欧底海狮，北美底苍隼，
俯首锻翮，都在上国之前请命。

你们夸道东方的日耳曼，
你们夸道又一个黄种的英伦，——

哈哈！夸道四千年文明神圣，
俛首帖耳的堕入狗党狐群！
啊！新的中华吗？假的中华哟！
同胞啊！你们才是自欺欺人！

哦，鸿荒的远祖——神农，黄帝！
哦，先秦的圣哲——老聃，宣尼！
吟着美人香草的爱国诗人！
饿死西山和悲歌易水的壮士！
哦，二十四史里一切的英灵！
起来呀，起来呀，请都兴起，——

请鉴察我的悲哀，做我的质证，
请来看看这明日的中华——
庶祖列宗啊！我要请问你们：
这纷纷的四万万走肉行尸，
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血裔？
你们还相信是你们的子孙？

神灵的祖宗啊！事到如今，
我当怨你们筑起这各种城寨，
把城内文化底种子关起了，
不许他们自由飘播到城外，
早些将礼义底花儿开遍四邻，
如今反教野蛮底荆棘侵进城来。

我又不不懂这造物之主底用心，
为何那里摊着荒绝的戈壁，
这里架起一道横天的葱岭，
那里又停着浩荡的海洋，
中间藏着一座蓬莱仙境，
四周围又堆伏着魍魉猩猩？

最善哭的太平洋！只你那容积，
才容得下我这些澎湃的悲思。
最宏伟，最沉雄的哀哭者哟！
请和着我放声号咷地哭泣！
哭着那不可思议的命运，
哭着那亘古不灭的天理——

哭着宇宙之间必老的青春，
哭着有史以来必散的盛筵，
哭着我们中华的庄严（严）灿烂，
也将永远永远地烟消云散。
哭啊！最宏伟，最沉雄的太平洋！
我们的哀痛几时方能哭完？

啊！在麦垆中悲歌的帝子！
春水流愁，眼泪洗面的降君！
历代最伤心的孤臣节士！
古来最善哭的胜国遗民！
不用悲伤了，不用悲伤了，

你们的丧失究竟轻微得很。

你们的悲哀算得了些什么？

我的悲哀是你们的悲哀之总和。

啊！不料中华最末次的灭亡，

黄帝子孙最澈底的堕落，

毕竟要实现於此日今时，

毕竟在我自己的眼前经过，

哦，好肃杀，好尖峭的冰风啊！

走到末路的太阳，你竟这般沮丧！

我们中华底名字镌在你身上；

太阳，你将被这冰风吹得冰化，

中华底名字也将冰得同你一样？

看啊！猖獗的冰风！狼狈的太阳！

哦，你一只大雕，你从哪里来的？

你在这铅铁的天空里盘飞；

这八达岭也要被你占了去，

筑起你的窠巢，蕃殖你的族类？

圣德的凤凰啊！你如何不来，

竟让这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

雹雪重载的冻云来自天涯，

推撞着，摩擦着，在九霄争路

好像一群激战的天狼互相鏖杀

哦，冻云涨了，滚落在居庸关下，
苍白的冻云之海弥漫了四野，——
哎呀！神州啊！你竟陆沉了吗？

长城啊！让我把你也来撞倒，
你我都是赘疣，有些什么难舍？
哦，悲壮的角声，送葬的角声，——
画角啊！不要哀伤，也不要诅骂！
我来自虚无，还向虚无归去，
这堕落的假中华不是我的家！

——原载1925年7月15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

我是中国人^①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
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
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

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
我们流下了崑崙山坡，
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
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五岳一般的庄严正肃，
广漠的太平洋底度量，
春云的柔和，秋风的豪放！

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
他是尧时老人敲着木壤，
敲出来的太平的音乐，——
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

我们的历史是一只金罍，
盛着帝王祀天底芳醴——
我们敬天我们顺天②，
我们是乐天安命的神仙。

我们的历史是一掬清泪，
孔子哀悼死麒麟的泪；
我们的历史是一阵狂笑，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底笑。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
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
我是神农黄帝底遗孽。

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

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我这歌声中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底传授。

我心头充满戈壁底沉默，
脸上有黄河波涛底颜色，
泰山底石罅滴成我的忍耐，
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

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③！
我心中的灵火还在燃烧；
我的火焰他越烧越燃，
我为我的祖国烧得发颤。

我的记忆还是一根麻绳，
绳上束满了无数的结梗；
一个结子是一桩史事——
我便是五千年底历史。

我是过去五千年底历史，
我是将来五千年底历史。
我要修葺这历史底舞台，
预备排演历史底将来。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首歌④，
还歌着海晏河清底音乐；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杯酒，
又在金罍里给皇天献寿。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滴泪，
我的泪洗尽人类底悲哀；
我们将来的历史是一声笑，
我的笑驱尽宇宙底烦恼。

我们是一条河，一条天河，
一派浑浑噩噩的光波——
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
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
我是东方文化底鼻祖，
我的生命是世界底生命，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原载 1925 年 7 月 15 日《大江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① 本诗又载《现代评论》1925 年 7 月 25 日第 2 卷第 33 期，个别文字有改动。现在各改动处加注说明。

② 本句《现代评论》改为：“我们敬天，我们又顺天，”

③ 本句的两处“睡着”《现代评论》均改为：“睡觉”。

④ 本节一、三句的“一首歌”、“一杯酒”及下节一、三句的“一滴泪”、“一声笑”，《现代评论》均删去“一”字。

爱国的心^①

我心头有一幅旌旆
没有风时自然摇摆；
我这幅抖颤的心旌
上面有五样的色彩。

这心腹里海棠叶形
是中华版图底缩本；
谁能偷去伊的版图？
谁能偷得去我的心？

——原载 1925 年 7 月 15 日《大江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① 本诗又载《现代评论》1925 年 7 月 11 日第 2 卷第 31 期，发表时目录标题为《爱国心》，第一节第一句的“心头”作“胸中”，句末加了“，”；第二节第一句的“心腹里”作“心脏底”，第二句的“；”作“。”。

故 乡

先生，先生，你到底要上那里去？
你这样的匆忙，你可有什么事？

我要看还有没有我的家乡在；
我要走了，我要回到望天湖边去。
我要访问如今那里还有没有
白波翻在湖中心，绿波翻在秧田里，
有没有麻雀在水竹枝头耍武艺。

先生，先生，世界是这样的新奇；
你不在这里遨游，偏要那里去？

我要探访我的家乡，我有我的心事：
我要看孵卵的秧鸡可在秧林里，
泥上可还有鸽子的脚儿印“个”字，
神山上的白云一分钟里变几次，
可还有燕儿飞到人家堂上来报喜。

先生，先生，我劝你不要回家去；
世间只有远游的生活是自由的。

游子的心是风霜剥蚀的残碑，
碑上已经湮漫了家乡的字迹，……
哦，我要回家去，我要赶紧回家去
我要听门外的水车终日作鼙鸣，
要再将家乡的音乐收入心房里。

先生，先生，你为什么要回家去？

世上有的是荣华，有的是智慧。

你不知道故乡有一只可爱的湖，
常年总有半边青天漫在湖水里。
湖岸上有兔儿在黄昏里觅粮食，
还有见了兔儿不要追的狗子——
我要看如今还有没有这种事。

先生，先生，我越加不能懂你了，
你到底，到底为什么要回家去？

我要看家乡的菱角还长几根刺，
我要看那里一根藕里还有几根丝。
我要看家乡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要看坟山上添了几块新碑石，
我家后园里可还有开花的竹子①。

——原载 1925 年 8 月 29 日《晨报副刊》第 1260 号

作者原注

① 俗称竹子开花是凶事的兆朕。

回 来 了

这真是说不出的悲喜交集——

滚滚的江涛向我迎来，
然后这里是青山，那里是绿水……
我又投入了祖国的慈怀！

你莫告诉我这里是遍体疮痍，
你没听见麦浪翻得沙沙响？
这才是我的家乡我的祖国：
打盹的雀儿钉在牛背上。

祖国呀！今天我分外的爱你……
风呀你莫吹，浪呀你莫涌，
让我镇定一会儿，镇定一会儿；
我的心儿他如此的怔忡！

你看江水俨然金一般的黄，
千樯的倒影蠕在微澜里。
这是我的祖国，这是我的家乡，
别的且都不必提起。

今天风呀你莫吹，浪呀你莫涌。
我是刚才刚才回到家。
祖国呀，今天我们要分外亲热；
请你有泪儿今天莫要洒。

这真是说不出的悲喜交集；
我又投入了祖国的慈怀。

你看船边飞着簸谷似的浪花，
天上飘来仙鹤般的云彩。

——原载 1925 年 8 月 13 日《晨报副刊》第 1249 号

叫 卖 歌

朦胧的曲巷群鸦唤不醒，
东方天上只是一块黄来一块青。
这是谁催着少妇上梳妆？——
“白兰花！白兰花！”
声声落入玻璃窗。

桐阴摊在八尺的高墙底，
“知了”停了，一阵饭香飘到书房里。
忽把孩儿的午梦惊破了——
“薄荷糖！薄荷糖！”
小锣儿在墙角敲。

市声像沸水在铜壶里响，
半壁金丝是竹帘筛进的淡斜阳。
这是谁遮断先生的读书声？——
“老莲蓬！老莲蓬！”
满担清香挑进门。

黄昏要拥住全城去安歇，
纷飞的蝙蝠彷彿是风摧落叶。
这时谁将神秘载满老人心？
你听啦！你听啦！
算命瞎子拉胡琴。

——原载 1925 年 9 月 19 日《晨报副刊》第 48 期

纳 履 歌

桥下的菖蒲拜折了腰。
半日没有鸪鸡儿叫。
秋天的河流分外的细，——
一线银丝在沙上洗。

少年的张良是无事忙，
狂奔不向着前途望；
忽然听见了咳嗽一声，
想是只白鹭吃了惊。

抬头瞧见一个老人样，
板桥底边晒太阳，
脱下了破鞋往板桥下摔，
喊一声“小子拾起来！”

张良底心头上火星飞，
身边恨没有大铁椎：
祖龙在我手下逃生命，
老头儿你是什么人？

老头儿对着他微微笑，
笑得他心寒怒火消……，
本来古礼尊尚白头发，
我张良应分服侍他。

河底拾起了老人的鞋，
老人讲“替我穿起来！”
老人底尊严比皇帝大，
谁敢不听老人的话？

张良双膝跪落心跪落，
捧鞋送上老人底脚，——
只觉老人伟大自身小，
彷彿是鲲鹏比鷦鷯。

“孺子可教！孺子你记着：
再过了五天来会我。”
瞥眼之间不见老人身。
老人不是寻常的人！

秋天的河流分外的细，一

一线银丝在沙上洗。
桥下的菖蒲拜折了腰，
半日没有鸪鸡儿叫。

——原载 1925 年 10 月 5 日《晨报副镌》第 49 期

南海之神

——中山先生颂

一 神之降生

炎风煽惑了齟齬的波浪；
海水熬成了一锅热油——
大波噬着小澜，惊涛扑着骇浪。
妖云在摇旗，迅雷在呐喊，
天是精铜的破镜一面；
世界要变成一场大血战。
贝阙里的老龙睡得不安，
彷彿听见了一阵隐约的哭声，
像是九霄云外的哀鸿航过。
慈悲的泪在他脸上开成了珠花。
忽地他长啸一声——天昏地黑，
南海岸上一个婴儿堕地了！

婴儿醒了，呱呱的哭声

载满了一个民族底悲哀。
婴儿又睡了，沉默笼罩着宇宙。
于是蔚蓝的高天是父的庄严，
葱绿的大地是母的慈爱。
于是畏惧坐镇在人之心；
鸟儿底歌声涌到喉间又吞下去了，
花瓣儿浮在空中不敢坠落……
一切都敛息屏声，
护持着这新生命底睡眠，
倾听着这新脉搏底节奏。
一切的生命都要让开路来，
尽这一道新生命往前先走。

于是宇宙万物尽他们所有的
都献给他作为庆贺的仪程了：
巍峨的五岳献给他庄严；
瞿塘湍湍底石壁献给他坚忍；
从深山峭谷里探出路径，
捣石成沙，撞断巫山十二峰，
奔流万里，百折不回的扬子江，
献给他寰球三大毅力之一。
浩荡的太平洋献给他度量，
轻身狎浪的海鸥又献给他冒险精神。
谁献给他慈蔼底美德？——
说苏了小草的春雨和吹着麦浪的熏风；
谁献给他先觉底智慧？——

谁献给他决斗底精神？——负隅的困兽，
九天底雷霆献给他震怒；
日月星辰献给他洞察的眼光；
然后造物者又把创造底全能交付给他了。

于是全宇宙长在一个人的躯壳里了；
啊，一个宇宙在人间歌哭言笑！
一个宇宙在人间奔走呼号！——
于是赤县神州有一个圣人
同北邻建树赤帟的圣人比肩，
同西邻底 Mahatma^①争衡，
同太平洋彼岸上为一个奴隶民族
解脱了枷锁的圣人并驾齐驱！

二 纪元之创造

百尺的朱门关闭了五千年；
黑色的苔藓侵蚀了雕梁画栋，
野蜂在兽环底口里作了巢，
屋脊上的飞鱼、鸱吻、铜雀、宝瓶，……
狼藉在臭秽的壕沟里。
宇宙乘除了五千个春秋，
积尘湮没了浮铍钉^②，
百尺的朱门依然没有人来开启。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愁容满面的巨人，
擎着一只熊熊的火把，

走上门前拍一拍门环，叫一声：

“开门呀！”

一阵蝙蝠从砖缝瓦罅里飞出来了；

失了胶黏力的灰泥垩粉

纷纷的洒落在他头上。

他又叫一声，连叫几声，……

他耳边但有危梁欹柱解体脱节底异响，

总听不见磨门的人声。

滚滚的热泪流到喉咙里来了，

他将热泪咽下了，又大叫数声，

在门扉上拳椎脚踢，

在门扉上拳椎脚踢，

他吼声如雷，他洒泪如雨，……

全宇宙底震怒在他身中烧着了。

他是一座洪炉——他是洪炉中的一条火龙，

每一颗鳞甲是一颗火星，

每一条须髯是一条火焰。

时期到了！时期到了！他不能再思了！

于是他挥起巨斧，巨斧在他手中抖颤——

摩天的巨斧像山岳一般倒下来了，

驺的一声——闾阖洞开了！

驺的一声——飞昂折倒了！

驺的一声——黄阙丹墀变成齑粉了！

于是在第二个盘古底神斧之下，

五千年的金龙宝殿一扫而空——

前五千年底盘据地禅让给后五千年了。

于是中华的圣人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这圣人是我们中华历史上的赤道，
他的前面是一个半球，
他的后面又是一个半球，
他是中华文化底总枢纽，
他转斡了四万万生灵底命运！

三 祈祷

神通广大的救星啊！请你听！
请将神光辐射的炬火照着我们；
勇武聪睿的主将啊！请你听！
请将你的大纛掩覆我们颤栗的灵魂，
仓公扁鹊——起死回生的国手啊！
请用神灵的刀圭铲除了这遍体的疮痍；
仁爱的牧者啊！我们是亡告的羊群，
豺狼当道，请你保护我们的生命！

我们虽是不肖的儿女，背恩的奴隶——
我们自身鄙吝反而猜疑你的恩惠，
自身愚蠢因之妒嫉你的聪明；
但是神明宽厚的主将啊！
请你宽赦我们，请你饶恕我们，
让我们流出忏悔的血泪洗你心上的伤痕，
让这四万万颗赤心都焚起一瓣自新的心香，
让心香底馥郁薰灭了你的悲酸底记忆。
广大无边，海涵地负的精神啊，

让我们忏悔，让我们忏悔！

我们祸孽深重，我们万死不容，
你本不当赐给我们非分的原宥。
我们是龌龊的虬蚤一群，
我们啜饮你的血汗来滋养自身的肌肉。
你的神炬作了我们夜劫底火把，
你的战旗是我们行凶时护身的符箓。
你的名字在我们脚下踩成笑柄。
我们都是你的罪人！

你是行天的赤日，光明底输送者，
我们是蜀山中的村犬，
我们在黯谷中生活，反而狂吠你的光明。
我们是饕餮的鸱鸺剥啄着腐鼠，
你是高洁的鸛雏从我们头上飞过，
我们的猜忌便迸作毒狠的诅骂。
我们是商受不懂圣人的心如何构造，
便将你的心剜了出来查验他的孔窍。
我们戏谑你到了不堪的程度。
哦，让我们忏悔！ 让我们忏悔！

让洞庭底波涛涤祛我们的罪恶！
让九天底黑云掩着我们的羞耻！
让十八层地狱底火烧着我们的心脏！
让峨嵋、剑阁和青泥底四万八千哀猿

同听叫着③，叫出我们的酸悲！……

哦，让我们忏悔，让我们忏悔！

哦，神秘伟大的灵魂啊！

你戴着痛苦如同戴着荣华一般——

荆棘之冠在你头上变成璀璨的玉冕；

悲哀之泪像倒流的弱水，

流到你心中潴成了仁爱的仙海；……

你是那样的神秘！那样的伟大！

你定让我们忏悔，让我们忏悔。

神秘伟大的神灵啊！

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膜拜你！

让我们从你身上支取力量，

因为你是四万万华胄底力量之结晶。

让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中华昨日的伟大，

从你身上望到中华明日底光荣——

让我们的希望从你身上发生。

伟大的神！仁爱的神！勇武的神啊！

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礼拜你！

但是先让我们忏悔，先让我们忏悔！

——原载 1925 年 10 月 15 日《大江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① Mahatma, 英语, 圣雄。

② “浮铍钉”似为“浮沔钉”之误。

③ “同听叫着”疑为“同声叫着”。

秦 始 皇 帝

荆轲的匕首，张良的大铁椎，
是两只苍蝇从我眼前飞过。
我肋骨槛里囚着一只黑狼，
这一只黑狼他终于杀了我。

我吞噬了六国来喂这黑狼，
黑狼喂肥了，反来吞噬了我；
我筑起阿房来让黑狼游戏，
他游倦了，我们一齐都睡着。

如今什么也惊不醒我们了，
钜鹿的干戈和咸阳城的火……
多情的刺蝟抱着我的骷髅，
十丈来的青蛇缠着我的脚。

——原载 1925 年 12 月 1 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抱 怨

我拈起笔来在手中玩弄，
空中便飞来了一排韵脚；
我不知如何的摆布他们，
只希望能写出一些快乐。
我听见你在窗前咳嗽，
不由的写成了一首悲歌。

上帝将要写我的生传；
展开了我的生命之纸，
不知要写些什么东西，
许是灾殃，也许是喜事。
你硬要加入你的姓名，
他便写成了一篇痛史。

——原载1925年12月1日《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

唁 词

——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

没有什么！父母们都不要号咷！
兄弟们，姊妹们也都用不着悲恸！

这青春的赤血再宝贵没有了，
盛着他固然是好，泼掉了更有用。

要血是要他红，要血是要他热；
那脏完了，冷透了的东西谁要他？
不要愤嫉，父母，兄弟和姊妹们！
等着看这红热的开成绚烂的花。

感谢你们，这么样丰厚的仪程！
这多年的宠爱，矜怜，辛苦和希望。
如今请将这一切的交给我们，
我们要永远悬他在日月的边旁。

这最末的哀痛请也不要吝惜。
(这一阵哀痛可磔碎了你们的心！)
但是这哀痛的波动却没有完，
他要在四万万颗心上永远翻腾。

哀恸要永远咬住四万万颗心，
那么这哀痛便是忏悔，便是惕警。
还要把馨香缭绕，俎豆来供奉！
哀痛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光明。

欺负着了

你怕我哭？我才不难受了；
这一辈子我真哭得够了！
那儿有的事？——三年哭两个，
谁家的眼泪有这么样多？

我一个寡妇，又穷又老了，
今日可给你们欺负着了！

你，你为什么又往家里跑？
再去，去送给他们杀一刀！
看他们的威风有多么大……
算我白养了你们哥儿三。

我爽兴连这个也不要了，
就算我给你们欺负着了！

为着我教你们上了学校，
没有教你们去杀人绑票——
不过为了这点钱，这点错，
三个儿子整杀了我两个。

这仇有一天我总得报了，
我不能给你们欺负着了！

好容易养活你们这般大，
凭什么我养的该他们杀？
我倒要问问他们这个理，
问问他们杀了可赔得起？……

杀了我儿子，你们就好了？……
我可是给你们欺负着了！

老大为他们死给外国人，
老二帮他们和洋人拼命——
帮他们又给他们活杀死，
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儿还帮不帮你们闹了？……
我总算给你们欺负着了！

你也送去给他们杀一刀，
杀完了就再没有杀的了！
世界上有儿子的多得很，
我要看他们杀不杀得尽！

我真是给你们欺负恼了！
我可不给你们欺负着了？

比 较

别人的春光歌舞着来，
鸟啼花发鼓舞别人的爱。
我们只有一春苦雨与凄风！
总是桐花暗淡柳惺忪；
我们和别人同不同？

我的人儿她不爱说话，
书斋里夜夜给我送烟茶。
别人家里灯光像是泼溶银，
吴歌楚舞不肯放天明——
我们怎能够比别人？

别人睡向青山去休息，
我们也一同走入黄泉里。
别人堂上的燕子找不着家，
飞到我们的檐前骂落花——
我们比别人差不差？

——原载 1926 年 4 月 8 日《晨报副刊·诗镌》第 2 号

鸟 语

——送友人南归

他们把我关在囚笼里，
可是这囚笼没有墙壁：——
削瘦的栏杆围在四旁，
一根根都像白骨一样。

这些栏杆中间的罅缝，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用：
为他们好看我的羽翰，
还是让我好望见青天？

也许是仙鹤似的白云，
驰过了蓝宝石的天心，
也许是白云似的仙鹤，
从赤日的轮盘边晃过。

天上既有飞动的东西，
我怎当辜负我的羽翼？
你看我也打破了监牢；
我原是一只能飞的鸟！

于今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也该晾晾我的翅膀，……
吓！这根柳条真个轻软，
这满塘春水明镜一般。

江南的山林幽深得很，
山上的白云分外氤氲：
明朝你听见歌声如缕，
你怎知道我身在何处！

——原载 1926 年 5 月 6 日《晨报副刊·诗镌》第 6 号

贡 献

红灯下我陪你们醉酒，
沙发上我敬给你们两枝香烟，
我陪着你们坐车子，走路，吃饭，
彷彿一天天我也有我的贡献。

给你们让着路，点着头，
你们打扮好了，我替你们惊羨，
你们跟来了，我抛下一只铜板——
不要误会了这就是我的贡献。

有时悲哀抓着了我的心，
我能为人类的苦痛捏一把汗，

我能哭得像婴孩，在一刹那间——
这刹那间才是我最伟大的贡献！

——原载 1927 年 5 月 21 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答 辩

挂彩的荣华我当不起，
没有圆光往我头上箍，
旌旗铙鼓不是我的份，
我道上不许用黄土铺，

不许矜骄镀我成金身，
我拒绝“成功”见我一面；
双手揪住挣扎的纷忙，
我猜着黎明，也不要看。

锦袍的庄严交给别人，
流汗的快乐得让给我。
上帝许我纯钢的意志，
要我锤出些惨淡的歌。

可是旌旗铙鼓我不要，
我道上不用黄土来铺，
挂彩的荣华我当不起，

那有圆光往我头上箍？

——原载 1928 年 4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2 期

回 来

我急忙的闯进门来，喘着气，
打算好了一盆水，一壶滚茶，
种种优渥的稿劳^①，都在那里：
我要把一天的疲乏交给她。
我载着满心的希望走回来，
那晓得一开门，满都是寂静——
什么都没变，夕阳绕进了书斋，
一切都不错，只没她的踪影。

出门了？怎么？……这样的凑巧？
出门了，准是的！可是那顷刻，
那彷徨的顷刻，我已经尝到
生与死间的距离，无边的萧瑟：
恐怖我也认识了，还有凄惶，
我认识了孤臣孽子的绝望。

——原载 1928 年 5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3 期

① “稿劳”似为“犒劳”之误。

奇 迹^①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
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
我要的婉变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
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
可是，这灵魂是真饿得慌，我又不能
让他缺着供养，那么，即便是秕糠，
你也得募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
甘心如此，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
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
我不敢让灵魂缺着供养。谁不知道
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
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
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犯得着
惊喜得没主意，喊着最动人的名儿，
恨不得黄金铸字，给妆在一只歌里？
我也说但为一阙莺歌便噙不住眼泪，
那未免太支离，太玄了，简直不值当。
谁晓得，我可不能不那样：这心是真
饿得慌，我不得不节省点，把藜藿当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

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放弃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
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
来诛求碧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
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
那分儿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
那勾当，那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
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
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不会看见
团扇，悟不起扇后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么

我等着，不管得等到多少轮回以后——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时，也不知道是多少
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 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
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
魂的灯，情愿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阖闾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
传来一片衣裙的绰约——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原载 1931 年 1 月 20 日《诗刊》创刊号

① 本诗后由作者选入《现代诗抄》，文字小有改动，请参看。

八 教 授 颂^①

新中国的
学者，
文人，
思想家，
一切最可敬佩的二十世纪的经师和人师！
为你们的固执，
为你们的愚昧，
为你们的 Snobbery^②；
为你们替“死的拉住活的”挽救了五千年文化
遗产的丰功伟烈，
请接受我这只海贝，
听！
这里
通过辽远的未来的历史长廊，
大海的波涛在赞美你。

(一) 政治学家

伊尹

吕尚

管仲

诸葛亮

“这些”，你摇摇头说，

“有经纶而缺乏戏剧性的清风亮节。”

你的目光继续在灰尘中搜索，

你发现了《高士传》：

那边，

在辽远的那边，

汾水北岸，

藐姑射之山中，

偃卧着四个童颜鹤发的老翁，

忽而又飘浮在商山的白云里了，

回头却变作一颗客星，

给洛阳的钦天监吃了一惊，

（赶尽光武帝的大腿一夜给人压麻了）

于是一阵笑声，

又隐入七里瀨的花丛里去了……

于是你也笑了。

这些独往独来的精神，

我知道，

是你最心爱的，

虽然你心里也有点忧虑……

于是你为你自己身上的

西装裤子的垂直线而苦恼，

然而你终于弃“轩冕”如敝屣了。

你惋惜当今没有唐太宗，
你自己可不屑做魏征。
你明知没有明成祖，
可还要耍一套方孝孺；
你强占了危险的尖端，
教你的对手捏一把汗。

你是如何爱你的主角(或配角)啊！
在这历史的最后一出“大轴子”里，
你和他——你的对手，
是谁也少不了谁，
虽则——
不，
正因为
在剧情中，
你们是势不两立的——
你们是相得益彰的势不两立。

正如他为爱他自己
而深爱着你，
你也爱你的对手，
为了你真爱你自己。

二千五百年个人英雄主义的幽灵啊！
你带满了一身发散霉味儿的荣誉，

甩着文明杖，
来到这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公园里散步；
你走过的地方，
是一阵阴风；
你的口才——

那悬河一般倾泻着的通货，
是你的零用钱，
你的零用钱愈花愈有，
你的通货永远无需兑现。

幽灵啊！
今天公园门口
挂上了“游人止步”的牌子，
（它是几时改作私园的！）
现在
你的零用钱，
即便能兑现，
也没地方用了。

请回吧，
可敬爱的幽灵！
你自有你的安乐乡，
在藐姑射的烟雾中，
在商山的白云中，
在七里瀨的水声中，

回去吧，
这也不算败兴而返！

三三（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① 本诗是依据范宁先生保存的经作者亲自改订的手抄稿编入的。据范宁先生说，这是闻一多先生最后写下的一首诗，诗题《八教授颂》本打算写八首，但只写成一首。此诗作者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948年6月11日出版的《诗联丛刊》第1期刊载的《教授颂》、《政治学家》两首诗，实际只是本诗前面的一部分。1986年，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40周年，范宁先生曾将此诗整理发表于《北京盟讯》同年第7期。

② Snobbery, 势利。

相遇已成过去^①

The eye gladdened; touched the heart;
The meeting is done, let us part.
Courtly smiles will harden to grins,
Better end love where love begins.

A lawless shuttle is that of Fate .
Ere grief is woven, change is late,
Let us warp and woof remain
Clean threads from love's freakish stain.

Let us part! our meeting is through,
 Though heart may hunger, heart may rue.
 Your friendship's smile was undream'd of,
 still less hoped your signs of love.

Thus in after years if again we meet,
 I famishing still, you replete,
 Glad and unshamefaced I'll say:
 "Once we met but did not stay."

"Once we met, our paths converged,
 All currents of my being surged
 Once we met and parted soon."
 In after years let my heart croon.

① 这是闻一多在 1925 年春写的一首英文诗，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附上了这首诗，并说：“前数星期作了一首英文诗，我可以抄给你看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梁实秋后来回忆说：“一多的这一首英文诗，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了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上引见梁实秋著《谈闻一多》（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52—56 页。

附：许芥昱译文

相遇已成过去

欢悦的双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企求叫你深情的微喟。

将来有一天也许我们重逢，
你的风姿更丰盈，而我则依然憔悴。
我的毫无愧色的爽快陈说，
“我们的缘很短，但也有过一回。”

我们一度相逢，来自西东，
我全身的血液，精神，如潮汹涌，
“但那一度相逢，旋即分道。”
留下我的心永在长夜里怔忡。

——译文原载 1981 年 4 月《诗刊》

旧 体 诗

目 录

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274
读项羽本纪·····	275
马赋·····	275
松赋·····	277
招亡友赋·····	278
春柳·····	279
月夜遣兴·····	280
七夕闺词·····	280
提灯会·····	280
渡飞砚·····	283
清华体育馆·····	284
清华图书馆·····	285
昆山午发·····	285
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	286
辛峰亭远眺·····	286
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 ·····	287
维摩寺·····	288
北郭即景·····	289

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槧,纪以绝句	289
释疑	289
天涯	290
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	290

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①

三载同偃息，参商在须臾。
缱绻情难已，握手且踟蹰。
长城界夷夏，飞鸟苦难踰。
从兹不想见，老死各一隅。
岂无盈尊酒，强欢留斯须。
归期不可误，勉子慎征躯。

送子止河梁，日暮难前之。
老马萧萧鸣，掉尾作长辞。
明日行路难，便当长相思。
路恶有时尽，相思无杀时。
归时慰妻孥，团圞尚^②有期。

我识别离苦，一日如三秋。
仰首思故人，白云空悠悠；
举目胥非类，言笑谁与酬。
朝廷赏归使，讵知留者愁^③！

人生有离合，崇德毋相缪！

——原载 1916 年 11 月 30 日《清华周刊》第 89 期，署名多。

① 此三首诗曾在《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重载，文字小有更动。

② “尚”《辛酉镜》作“或”。

③ 此句《辛酉镜》改为：“畴知败将愁”。

读项羽本纪^①

垓下英雄仗剑泣，滔滔泪湿乌江荻。

早知天壤有刘邦，宁学吴中一人敌？

——原载 1916 年 11 月 30 日《清华周刊》第 89 期，署名多。

① 本诗曾在《辛酉镜》1917 年 6 月 15 日重载。

马 赋

古罗马爱部鲁洲之艾阙城中，有巨钟焉。民间有冤滥者，则鸣钟以闻诸县令。约翰王时有武士，垂老，贪婪货利，尽市其鹰犬甲冑以取资。畜马一匹，旋弃之。马食蔓触钟。钟鸣，县令至，则见老马，左右言属武士，乃亟召武士至，重责之。武士

大惭，复携马归。美人享曼长卿以诗纪之。兹译其意，广其辞，而为之赋。曰：

若有人兮居艾阙，被犀甲兮执戈钺，善游猎兮畜鹰犬，每好奇兮赴艷旒，性倜傥兮崇侠义，软者扶兮强者伐。繫爱马兮千金，与壮士兮同心；体散花兮颇削出，璧象月兮巔县日，髻孤起兮龙颔，耳双矗兮朋馱，跼金鑣兮弄影，控铁銜兮啮膝；郁风雷之壮心兮，思颺步于嵒岬；幸伯乐之垂青兮，愿瘁躬而不恤。白云飞兮秋马肥，关月圆兮壮士悲，闻觱篥兮夜惊，悄寒风兮生帟，拔剑兮四顾，抚爱马兮依依。羽书倏至兮干戈急挥，奕奕貔貅兮萧萧骅骝；冰坚兮度足冻，飙烈兮嘶声稀；力蹙兮势穷，渐车兮裂帷，负甲冑兮千钧，奋腾骧兮非；短兵接兮鮠陵，霾两轮兮折帜徽；壮士一叫兮马争先，杀群敌兮阐王威。高歌兮凯旋，日暮兮旆旌归。鸣白珂兮拥翠盖，趑趄兮返王畿；叠影欣顾兮纷瑞霏，凝威欲嘶兮嚼玉鞿；膺荣赏兮富且贵，人与马兮相光辉。夫何韶华兮冉冉，齿徒增兮雄威敛。主人衰兮壮志颓，靡黄金兮不足嫌，弛弓兮藏矢，求善价兮沽鹰猋；醇酒兮妇人，老大兮忘绳检；曰老马兮素餐，秣资粮兮不馱鞍，任女风餐兮露宿，余宁得鱼兮忘筌。嗟娇质兮翩翩，诂不识兮饥寒？朝徘徊兮阡陌，夕躅踟兮阑干；食萑苳兮嚙破，吸燥埃兮鼻酸；鬣焦萧兮鬬敝，脊伶俜兮卦刊，麾蚊蝇兮尾秃，舐疮疥兮舌干。将翹足以惊陆兮，忽跚蹒而欲颠；渴饮水于明溪兮，对枯影而自怜。偶攀蔓兮触钟，钟鸣兮马恂。县令至兮匆匆，见老马兮邈。俄众辑兮如云，竞相语兮訥訥。驰黄纸兮召武士，聚丹墀兮亭疑宄。主人含羞兮携马归，日斗粟兮餐骅骝，华厩兮洁槽，纍纍兮如始；人马兮一心，亘千古兮无已。乱曰：飞鸟尽兮良弓藏，淮阴醢兮彭越烹。马得钟兮返高厦，人不幸兮畴知者。厩焚兮子

问人，余何惜兮斯马！

——原载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松 赋

伊名园之珍植，挺雄姿于峦岗，缀工字之华厅，偕古月以登堂，倒鳞影于荷池，披羽盖于乌旂，枝映波而上下，叶偏反以阴阳，集九仙之仪翮，接五凤之焜煌，亦秉彝之特粹，故干巍而柯昂。于时斗杓建亥，日驭移房，朔风弭馥，雨霰霏雱；屏翳弭节，曜灵韬光；蒔卉零而閔丹，阶草凋而馥黄；柳落叶以逐下，蓬振絮而飞颺；万木樛杌，兹松郁苍。杂康干与飞节，友贞梅与幽篁，卷残飙之欬吸，积寒雪之严芳，经千霜而弥劲，带冰澌而益强；脩柯惨爽，利颖鬢鬢，紫鳞流膩，翠粒含香；既叫界如鹳峙，亦连蜷如龙翔，度神颺而流响，协清钟以铿锵，斧钺斗而铁鸣，溟渤森而潮狂；惟群植之俱谢，羌高曲其畴勲，收俊节而莫贵，蔚奇文而独彰。嗟肆帝之造物，尚何别于否臧，此奚为而独荣？众不幸而罹殃。诂后凋以自喜，愿同类之胥昌；使四时无春秋，斯万物何存亡？惜芝苓之虚顾，怨桃李之易僵；虬拳爪而月白，鹤引颈而露瀼；无春风之伟力，矧韶华之不长，览众山之萧条，倏呜咽而凄伤。重曰：入梦兮丁君，起喻兮叔夜；思古人兮不可任，悲独栋兮难以兴厦！

——原载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招 亡 友 赋

贾君覲君，以乙卯季冬，歿於清华学校之医院。明年冬，走以同室者罹剧疾，禁於是院，所以杜传染也。过杨侯之邱，多所记忆；挹黄公之酒，不无浩叹。其夕，素蟾韬耀，朔焱哀号，废书假眠，万籁寂然。恍恍惚惚，覲君来前，惊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视牖外，疏星出没，月在树高；巡宇而呼，叩空而泣，踟蹰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赋以招之曰：

呜呼噫嘻！子胡不归？精气不失，凝神显质，道出於躬，子胡不神以逸哉？王弼谭玄，稽康傅琴，越昔之哲，罔阻於幽局，子胡为而弗灵哉？土伯魑魅，咆哮念呬，薜荔攫人，挟劓荷剖，子独不之惜哉？豪骑鲸游，突机逍遥，促以长鬣，迅於赤燄，子胡不来与走共此宵哉？子死之所，今为吾圉，子或弗臆，道无险阻，烛子以炬，夫畴复敢子拒哉？厥室之左，楼峨峨哉；厥室之右，涧浏浏哉；厥室之前，行轩辇哉；厥室之后，圃百亩哉；厥室之门，无卫屯哉；厥室之幌，阔且晃哉；子胡不归！夫畴复敢勦鬻哉？走有青琼，醍醐轻哉；濡豔臙蠟，实鼎脰哉；饘饩，如飴膏哉；绿蚁新醅，泛玉罍哉；炉可温哉，榻可眠哉；故籍从衡，可共研哉；鸿谈狂笑，无人诮哉；言之不足，承歌啸哉；子胡不归！走迟子於室之窾哉。走思畴昔，泪如汐哉；订交清华，比云霞哉；乙卯之冬，谊蔑如哉；蝌文象胥，学不颇哉，惟子与走共切磋哉；鞅掌会务，维勤恳哉，惟子与走共此厖哉；少年志越，拯时难哉，惟子与走共此自恫^①哉；睥睨宙合，嗤慕愚贤，慷慨悲歌，愤言砭砭，于儒迈何，不可再哉！高谭雄辩，深扣清酬，隼语

解颐，睿音箴诤^②，于询哗何？不如昔哉！明月丽天，庭阶罍雪，狂语欣罗，清歌裂帛，如风足何？不可复哉！秋飙雨夕，素友杂坐，羽觞忽接，秦声同和，如豪狂何？今其已哉！子说走书，玉润金生，走兹擘笈，子来为走评哉。子嗜走画，幃涛有声，走调丹青，子来助走成哉。已走之志，昔尚功而贱言，兹务言以立功，子来以为走之折衷哉。已走之学，曩蔑古而饴今，兹盍今而淫古，子来为决舍取哉。呜呼噫嘻！子胡不归哉？

辞毕，有声冥冥，不见其形。其言曰：二人同心，幽明不乖，交子以神，匪以形骸；闵免崇德，勿复相怀！

——原载 1917 年 2 月 16 日《清华周刊》第 95 期，署名多。

重载于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 ① “恫”，《辛酉镜》作“闲”。
- ② “诤”，《辛酉镜》作“友”。

春 柳

垂柳出宫斜，春来尽发花；
东风自相喜，吹雪满山家。

——原载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月夜遣兴

二更漏尽山吐月，一曲玉箫人倚楼。
为怕海棠偷睡去，多心蟋蟀鸣不休。

——原载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七夕闺词

卅字回文绣不成，含愁泪滴杏腮盈；
停针叹道痴牛女，修到神仙也有情。

——原载 1917 年 6 月 15 日《辛酉镜》，署名闻多。

提灯会

德虜既克，寰区额庆。京师学生万五千人，以某月某日之夜，提灯为贺。是夜吾校亦有提灯游海淀者，吾弗与焉；俛思国难，感而成均。

朔云荡高天，风雷鹜隼资。
半世望三台，时乱梟雄悵。
剑龙夜叫亟，千峰赤海湄。

流星骇羽檄，湧雾騰旌旗。
搖戈叩四邻，待食决雄雌。
鸣暗致云雨，践踏滋疮痍。
遂使五国师，望风频觊窥。
奋格累四载，虚糜①巨万貲。
所愿晷刻淹，抵死殫莫支。
狂虜倍猖獗，血肉为儿嬉。
两耀惨晶光，寰区共愤訾。
铁骑西方来，神勇见仁慈。
长驱鼠豺虎，枯萎蒙渥滋。
妖渠遁冥僻，群丑亦魄褫。
驩声震欧陆，普天毕颌颐。
共言销甲兵，升平始今兹。
万邦申庆典，吾华亦追随。
嫉恶人同心，旣至人同罹。
虜挫大难戡，吾忤宁非宜？
但使试内顾，得毋泪涟洏！
豺貔本同类，猜意肇残齕；
失性沸相噬，绝脰决肝脾。
覬覦慰饥豹，忍待涎已垂。
两伤饱强狼，祸迫岂不知？
恃气耻先屈，孰计安与危？
吁嗟众黄口，大患方燃眉；
涕泣且弗遑，奈何饰愉怡！
人心有哀乐，至情不可移。
谁肯背其真，徇人作嚙呢？

我闻都人士，踊跃举盛仪。
 狂花烧觚棱，千火灿迷离。
 清华位遐僻，胜会犹同期。
 吉金铿尘闕，我听思斗轻；
 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磷熒。
 孤怀厌喧嚣，彼乐增我悲。
 幽思坐冥独，愁魂忽南驰。
 峥嵘跋肉阜，浩沔涉血池。
 菑疫相为弄，杀气翻天时。
 昨闻和议隳，夜班百万师。
 诸将喜跳踉，杀人市皐比。
 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
 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
 思此肝腑裂，仰天泪淋漓。
 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
 剖疑释仇怨，载囊图缉绥。
 文教坐布敷，薰风动和吹。
 然后远近来，共登春台熙。
 视此区区欢，奚翅百倍之？
 茫茫大千内，孰不报啜醢！
 燃箕②泣煎豆，同怀属伊谁？

——原载 1919 年 5 月《清华学报》第 4 卷第 6 期，署名闻多。

① “虚糜”似为“虚糜”之误。

② “箕”似为“其”之误植。

渡 飞 矶

“Dover Beach”译 Mathew Arnold^①

平潮静素漪，明月卧娟影。
 巨崖灿冥湾，清光露俄顷。
 夜气策寒窗，铿锵入耳警。
 游波弄海石，赜来任扑打。
 冲流断复续，长夜发悲哽。
 在昔希腊贤，此声听伊景。
 苦海叹茫茫，溯洄递灾眚。
 北海千载下，吾乃同深省。
 怀彼上世民，天真曷完整。
 方寸生春潮，忠信溢耿耿。
 季叶风陵迟，此道不复永。
 希微荡归汐，凄风送余骋。
 但见新奇生，大地成幻境。
 岂知嚼腊味，亲讎出暖冷。
 风雷无定姿，洪波恣骄逞。
 翳曜有浮云，援溺孰从井。
 深屑短兵接，奔驩杂顽犷。
 月黑风雨晦，终古无恬靖。

——原载 1919 年 5 月《清华学报》第 4 卷第 6 期，署名闻多。

① 英国诗人阿诺德(Arnold Matthew, 1822—1888)的诗作《多佛滩》。

清华体育馆

清华士子好身手，北方体育诸校群星我其斗。八年成绩堪不朽，诱掖鼓奖之功国家有。君不见绀楼律窠跨两园，璨璀皓旰舒风幡，上有琅玕骈竖之石榭，下有日星燐乱之金门，旋梯蟠虬螭，层房结蜂屯，千纶络绎露蛛网，槎枒丛揭掌茏孙；白玉为池黄金管，醴泉千文①通真源，蒸气氤氲靡冬夏，天窗晃朗胡朝昏。碧眼公，熊貔威，坐受千金勤指挥。春和试伎喧虎闾，七尺健儿美且颀，登场陈力就行列，相仍号令无乖违。修绳倒挂都卢足，缥凌欲逐青云飞；青云飞，翻腾疑坠忽安住，裴褰四顾生光辉。有时余勇犹未竭，临②顾盼久不发。神来一扑骇潮吼，直从四体生溟渤；继者纷下争揶揄，四壁风雷杂呵咄。兴尽突起频低昂，乐往悲来愁撑肠。国家不惜糜③巨万，岂供吾辈为弄场。吁嗟乎！摇躯叠足此何取？夔哉运甓英雄立意苦。

——原载 1919 年 7 月《清华学报》第 4 卷第 8 期，署名闻多。

① “千文”疑为“千丈”之误。

② 此处似脱一“赛”字。

③ “糜”似为“糜”之误植。

清华图书馆

京师学校数百十，谁推秘府追东壁？大学充栋三万签，清华规模更无匹。远蒐八载穷寰区，邛牛米舫疲輓输。广厦穹隆具陈设，住置十一嫌不敷。泰西匠师司土木，神施鬼设诸夏无。巨万装成天禄阁，太乙下阙青藜扶。盈庭折轴未为富，阙佚凌滥能无虞？泰西管理有专术，更遣游学资傲摹。归来整顿运新法，兰台蓬观奚翅乎？君不见剡溪老藤人未识，碧茏为筒金刀刻，鼠须蚕茧已奇创，削剡神工更不测；谁知富藏侔猗顿，连云玉轴供螽蚀；琅琊田舍牧豕儿，窃坐春风絳帙侧。又不见瑶签碧筒高阁储，主人重之犹璠玕，缥囊绡帙十二库，宝篋那为他人昧！西京都士效驱役，不受黄金愿借书。我生乃值廿世纪，北走名校窥石渠。河间真本此焉见，收拾内阁二酉余。灵光下射神龙护，对此凝立徒悲歔；何当长绳系白日，假我数十空五车。

——原载 1919 年 7 月《清华学报》第 4 卷第 8 期，署名闻多。

昆山午发

半日疲车驾，风尘顿仆仆。
停午发昆山，登船如入屋。
孤帆抱山转，一转图一幅。

万树拥古塔，绀彩挺众绿。
出石生片云，贴空漾文黻。
曲岸卧僵柳，碍楫数株秃。
当空跨危梁，舟穿巨虹腹。
捉鼻嗤未成，浩歌骇幽鹭。
清飏荡丛薄，鸣禽隔深木。
溪回值朝宗，饱帆风如簇。
一苇寄弥漫，向若吾生蹙。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自言子文学书院射圃谒言子墓

北山夫子尚遗阡，南国文章叹倒澜。
栖鹄丽龟留射圃，眠龙变石护桐棺。
千秋风气开吴会，六艺渊源祖杏坛。
一瓣心香賒礼谒，瑶墀独立久盘桓。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辛峰亭远眺

礼墓得奇趣，造极鼓余勇。
细草受芒屨，膩滑如踏氈。

路穷值孤亭，天风趁云涌。
 一山压半城，二水浮双珙。
 尘闼骈群栉，逼视高塔竦。
 皎旭明绿芥，密港络平垅。
 长桥辨渺茫，卧波鳌背耸。
 罗子惯雄谈，掉首指湏溶。
 是水因山成，众流二壑捧。
 脱非此淳蓄，华城河伯冢。
 因思神禹功，微生被恩重。
 何当酹千榼，直起三百踊。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寻桃源石屋二涧皆涸溯石屋 上游乃得水因濯足焉

宿雾跨昏旦，照薨朝霞姣。
 荒鸡起过客，草食不待饱。
 昨夜闾倾盆，沥沥直达卯。
 心知二涧涨，急流想晶淼。
 鹄步乘兴健，笑语入宵窰。
 日中抵桃源，积石腾枯燥。
 更进探石屋，龟坼蒸郁燠。
 枯鱼叹未休，上游发淳潦。

清泉不可求，得此亦绝倒。
 因之咏沧浪，濯足弄浮藻。
 硬黄不盈尺，写图复草草。
 四士望翩然，云岩坐缥缈。
 得趣在遗形，遑论技拙巧。
 小憩石屋中，云泥认鸿爪^①。
 放眼阴云湿，天风作意扰。
 慷慨起浩歌，旧邦赞新造。
 再歌颂紫白，休誉慎相保。
 曲止继狂呼，曳履向归道。
 回首众山青，云收白日皎。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作者原注

① 去年夏钱、郭二君营宿于此，爨灰残什犹可见也。

维 摩 寺

维摩古寺天下名，金粟堂前午荫清。
 山禽楚雀皆梵响，金灶石坛非世情。
 说法天仙思缥缈，随缘万鬼忆狰狞。
 游人不识广长舌，小立清溪听赞声。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北 郭 即 景

傍郭人家竹树围，骄阳卓午尽关扉。
稻花香破山塘水，翠羽时来拍浪飞。

——原载 1919 年 11 月《清华学报》第 5 卷第 1 期

废旧诗六年矣。复理 铅槧，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鸩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释 疑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天 涯

天涯闭户赌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
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舍命作诗人。

实秋饰蔡中郎演 《琵琶记》，戏作柬之

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
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以上4首录自1925年4月《致梁实秋》

译 诗

目 录

点兵之歌·····	293
沙漠里的星光·····	295
我要回海上去(与饶孟侃合译)·····	297
樱花·····	298
像拜风的麦浪·····	299
礼拜四·····	300
希腊之群岛·····	300
春斋兰·····	305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306
幽舍的麋鹿·····	320
情愿·····	321
“从十二方的风穴里”(与饶孟侃合译)·····	321
山花(与饶孟侃合译)·····	322

点 兵 之 歌^①

读工部《兵车行》，拟书所感，久而不成。顷见西人点兵之歌，其写战事惨况，亦复尽致，以视杜作，特异同工尔，爰译之。译事之难，尽人而知，而译韵文尤难。译以白话，或可得髣髴其，文言直不足以言译事矣。而今之译此，犹以文言者，将使读原诗者，持余作以证之，乃知文言译诗，果能存原意之髣髴者几何，亦所以彰文言之罪也。盖余译此诗，四日而毕，诚已呕尽心血矣。然世有善译者，更倍蓰其力以为之，宁知其不能胜余作耶。

都司点兵先伍长，
 诺声侧起清且吭，
 再呼再诺无漏失，
 呼“朱西儒”，——乃寂默，
 迟迟不复闻答磨，
 但闻侪侣愿有述，
 “习流始合见仆地，
 存亡死伤匪所识。”

三军惨集余晖稀，
天高夜黑貔貅悲。
愁容怒目见心臆，
朗如披卷闚其辞。
自从项军破釜甑，
齐牛猖獗哀池鲋，
金乌赤龙叱不灭，
归川荡血朱寒漪，
稠禾羊齿载山脚，
蘸血红胜莺粟姿。

次及克来海伯特，
二夫并进步蹉跎，
交腕共畀克来前，
喋血茹创对军帖。

“克爱芝！”应曰，“唯！”
应克西兰者谁尔？
在原鹤鸽本伯仲，
急难莫救咫尺迩。
凄风忽动知太息，
飏飏乃驶田禾里。

“丁爱弗雷！”答者道，
“方丁搴旗，饮流矢，

虏乱而破，丁亦危，
伏尸道旁索浆水，
喃喃疑闻呼母声，
呼母弗应瞑目死。”

凯歌露版诚足愜，
沙虫惨化何纷沓。
苍头利趾千人军，
誓战朝食“霸先鸭”，
夜来唱名“偃月垒”，
生还“泼喜”才二十。

① 本译诗是闻一多先生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习作，老师评曰：“悱恻动人”。今据手稿编入。题目为编者所加。

沙漠里的星光

劳伦斯·霍普著

黄沙万里围着我们的营帐，
静夜的天空里燃起了繁星，
沉默中咆哮着寂寞的豺狼，
惊醒了倦马长嘶数声。

只三尺的黄沙隔着我们——

我们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营帐；
但是我知道你离我远得很，
你彷彿住在极北的远方。

我望着你帐里的灯火暗影，
我在我的营帐门前徘徊，探望，
我身中燃烧着饥饿的灵魂，
像东方通夜燃着的星光。

我知道你睡时的模样如此：
我知道你的脑袋向后仰靠，
你的睡眼朦胧，你的乱发如丝，
你的睫毛映出了黑圈一道。

我听着你那应节的呼吸
从微张的弯唇里吐放出来；
只一层帐幔隔着我和你，
一层帐幔在风中颤摆。

你睡，我默默的守望你的营帐
好像沙漠海上的白帆一匹。
我知道便是这沙漠的宽广
也不及你我之间的距离。

你是天空正中的白星一颗，
我是低处燃着的红色星球。

我知道我在你心中不算什么，
还不及荒沙上哀嚎的野兽。

你睡，你睡，沙漠睡在你的四周，
紧张的金星照耀在头上，
我们都睡；你睡到无忧的醒后，
我把失恋的悲哀带入梦乡。

——原载 1925 年 8 月 17 日《晨报副刊》第 1252 号

我要回海上去

John macbeiuill 著

与饶孟侃合译

我要回海上去，再回到荒凉的天涯海角，
我要求的是一只楼船，一颗星儿作她的向导，
还有龙骨破着浪，风声唱着歌，白帆在风里摇，
海面上一阵灰色的雾，一个灰色的破晓。

我要回海上去，因为那一阵潮水的呼声
是狂暴的呼声，嘹亮的呼声，你没有法子否认，
我要求的是一个刮风的天儿，还飞着些白云，
再加上海水翻着浪花儿，海鸥也在叫你。

我要回海上去，再过那飘泊的生涯才好！*

走上海鸥的道，鲸鱼的道，那里的风像把快刀；
我要的是做完了活，大伙儿谈着天儿说着笑，
临了，来一场甜蜜的梦，一宿安稳的觉。

——原载 1927 年 5 月 9 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樱 花

译郝思曼诗

最可爱的如今是樱花，
鲜花沿着枝桠上悬挂，
它站在林野的大路上，
给复活节穿着白衣裳。

算来我的七十个春秋，
二十个已经不得回头，
七十个春减去二十个，
可不只剩下五十给我？

既然看看开花的世界，
五十个春说不上多来，
我得到林子里去望望，
那白雪悬在樱花树上。

——原载 1927 年 10 月 8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 5 期

像拜风的麦浪

译 Sara Teasdale

像拜风的麦浪

在海滨的沙地里，
跟着暴风叫唤
不歇气；

像拜风的麦浪

拜倒了又竖起来，
我的头在苦恼里
也能抬；

轻轻的，整天里，

整夜里，你且听我，
把我的悲哀都
变作歌。

——原载 1927 年 10 月 29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 8 期

礼 拜 四

Edna st Vincent millay

即使我礼拜三爱你，
你管它做什么？
礼拜四我并不爱你，
却一点也不错。

我真不懂，你何为还
找着我来纠缠。
礼拜三我爱你——对——
可是那与我又何干？

——原载 1927 年 11 月 5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 9 期

希腊之群岛

拜伦著

希腊之群岛，希腊之群岛！
你们那儿莎浮唱过爱情的歌，
那儿萌芽了武术和文教，
突兴了菲芭，还崛起了德罗！
如今夏日还给你们镀着金光，

恐怕什么都堕落了，除却太阳？

那茜欧的彩笔，梯欧的歌喉，
壮士的瑶琴，情人的锦瑟，
给你们赢得了光荣，你们不受，
如今你们只是死守着缄默；
你们祖先的英名簸荡在西方，
只你们听不见，你们一声不响。

高山望着平原，平原望着海！
我在马拉桑的疆场上闲游，
我一面在梦想，一面在徘徊，
我梦想着希腊依然享着自由；
因为我脚踏着波斯人的白骨，
我不相信我像是一个俘虏。

巉崖的额上坐着一位君王，
巉崖的额下便是沙粒米；
千艘的舢舨，横系在下方
百译的臣民，都是君王的！
破晓的时分，君王点了卯，
等到日落，一个也找不着。

那里找他们，又那里去找你，
我的祖国呀？这真的海边上，
那慷慨的歌声是听不着了的，

再也不会鼓荡，那慷慨的胸膛！
但是这神圣的瑶琴，你怎么说，
难道就让它在我手里堕落？

这总算是难能可贵的事，
在如今这名节凋丧的残冬！
像我唱着悲歌，脸上还潮着羞耻，
纵然是株连在奴隶的族中。
因为到这里，教诗人怎么办？
不过为希腊流泪，为希人红脸。

什么？只会为盛时流几行泪？
只会红脸？我们的祖宗流过血！
大地呀！请从你胸口里退回，
退回我们那志士的遗骸！
三百个斯巴达的健儿，还我
三个，我能教射马披离复活！

怎么还没有回话？都不回话？
不见得罢？听那众鬼的答声
彷彿遥远的波涛奔泻：
“只要一个活人抬起头来，一个人，
我们就来，马上就来帮忙！”
只有活着的人们一响也不响。

罢了！罢了！换一个调子弹弹；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让突厥的蛮夫夸着血战
我们只要葡萄的赤血能流！
听！这不是贝坎罗的鬼舞巫歌，
响应的声音偏是那般踊跃！

辟鲁的名舞依然在风行，
那辟鲁的名阵上那里去找？
为什么同样两种的遗训，
却把那庄严豪侠的忘掉？
请问佉摩赐给你们的文字，
是赐给一群奴隶的不是？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再不要想那些伤心的事！
这酒给安勒滋润过歌喉。
安勒曾在波理的朝里服仕，
波理克雷诚然是个暴君，
那暴君却都是我们的族人。

你可知道那繫爽的霸王，
是自由的最相繫的朋友！
最忠实又最勇武的保障。
米尔泰亚底便是那王侯。
如今再有他那条铁练存在，
定好将希腊再捆锁起来。

快斟上一杯沙蜜的美酒！

苏利的山头和巴辩的海岸，
如今还散布着一枝遗冢，

多里的苗裔还在那里孽衍；
说不定赫拉可里的遗风，
还埋伏在他们的族中。

不要相信法人能给你自由，

他们那国王是一个奸商；
自己的士卒，自己的刀矛，

才是自强的唯一希望；
可是突厥的武力，拉丁的贿赂，
便再大的盾甲也抵挡不住。

快将沙蜜的美酒斟满一杯！

我们的少女又在绿荫中舞唱，
我望见她们那眼中的秋水，

望见每个娇艳的女郎，我想
那怀里又要哺出一群奴隶，
如是我禁不禁热泪往脸上洗。

放我在苏尼欧的白石巖上，

那边什么都没有，只海涛和我，
让我对着海涛互相哀唱；

让我唱完歌就死，像那天鹅：
这奴隶之邦不是我的家！

把沙蜜的酒杯摔破了它！

——原载 1927 年 11 月 19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 11 期

春 斋 兰

· 郝士曼著

春来了，走出来逛逛，
绕着那丛芜的陂陀，
你瞧，那洼地的近傍，
荆榛底下，一朵一朵，
不是莲馨花是什么？

还有那迎风花，你看，
和阵阵的春风游戏，
再有就是那春斋兰，
他是没有几天待的，
许要死在复活节里。

既然在游春的时候，
莲馨你还看得见他，
你看得见迎风依旧，
和春风自在的玩耍，
看不见的只水仙花；

那么把筐子带着罢，
快冲进春光的世界，
从山上探，探到山下，
把水仙花都带回来，——
水仙花死得那样快！

译者注：春斋兰(Lent Lily)便是 Daffodil, 或译作水仙花。

——原载 192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 16 期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

(一)

我想起昔年那位希腊的诗人，
唱着流年的歌儿——可爱的流年，
渴望中的流年，一个个的宛然
都手执着颁送给世人的礼品：
我沈吟着诗人的古调，我不禁
泪眼发花了，于是我渐渐看见
那温柔凄切的流年，酸苦的流年，
我自己的流年，轮流掷着暗影，
掠过我的身边。马上我就哭起来，
我明知道有一个神秘的模样
在背后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掇，

正在挣扎的当儿，我听见好像
一个厉声“谁掇着你，猜猜！”
“死，”我说。“不是死，是爱，”他讲。

(二)

可是在上帝的全宇宙里，总共
才有三个人听见了你那句话——
除了讲话的你，听话的我，便是他——
上帝自己！并且我们三人之中，
还有一个答话的……那话来得可凶！
诅得我一阵的昏迷，一阵的眼花，……
我瞎了，看不见你了，……那一刹那
的隔绝，真是比“死”还要严重。
因为上帝一声“不行”比谁都厉害！
尘世的倾轧捣不毁我们的亲暱，
风雷不能屈挠我们，海洋不能更改，
我们的手要伸过峻岭，互相提携，
临了，天空若滚到我们中间来，
我们为星辰起誓，还要更加激励。

(三)

我们原不一样，爱呀，你信不信？
我们的职司和前程都不一样。
我们俩人的天使迎面飞来，翅膀
摩着翅膀，大家瞪着惊愕的眼睛。
你想想啊，你乃是后妃的上宾，

满宫的明眸飞着眼色，请你主掌
歌筵——我这一双眼睛，不用讲，
纵然流着泪，也没有那样鲜明。
那么，你还干什么那样望着我，
站在那灯光辉映的窗棂里边？
我，一个凄惶流落的歌者，靠着
柏树上，歌声通过了黑暗的亭园……
你头上是圣油——我头上是露颗；
除了死，你我间的差异怎修得圆？

(四)

你曾经奉到圣旨召入了宫庭，
翩翩的歌者，你歌着名贵的诗篇，
嫔妃们为你止舞，要你再唱一遍，
人人都注视着你那般实的歌唇。
你真要抽起我这门闩？你真
不嫌它辜负了你的手？你想想看，
你能让你那音乐掉在我这门前，
叠作一层层金色的富丽？你忍不忍？
你再往上瞧瞧这窗棂都被闯破，
蝙蝠和夜鹰的巢窠全在梁上！
我的蟋蟀，应和着你琵琶的高歌，
住声，别再激起回音来证实荒凉！
我心里有悲哭声，正如你在浩歌，
可怜我只是在孤独中悲伤。

(五)

我严肃的捧起了我的心来，
像当年绮雷克拉捧着那尸灰坛，
猛然看着你，把灰洒在你身畔。
请看呀，我这心里藏着的悲哀，——
偌大的一堆悲哀！你再看呀，爱，
再看火星在灰堆里奄奄的烁闪。
假如你肯踩它几脚，踩熄了火焰，
倒也罢了。可惜你不肯那般爽快，
偏要等在我身边，等一阵狂风
把死灰又吹活……我真为你担忧，
爱呀，那头上的桂冠原不中用，
它不能给你做什么的保障。回头
死灰又烧着了，小心火焰一进
烧焦了头发。快走远些呀！走。

(六)

走远些。可是我心里觉着，从今
我永远要在你的身影里纠缠。
从今我徘徊在我的生命的门前，
再不能一人私自从驱使我的灵魂
也不能再把这手往日光里伸，
像从前那样，觉不到你的指尖
碰上我的掌心。劫运教万重云山
阻隔了我们，却不知道你的心

还躲在我心里跳成双响的脉息。
酒浆总尝得出葡萄^①的滋味，
我的起居和梦寐里也少不了你。
我为自身祈祷着上帝的慈悲，
他听见的姓名那个却是你的，
他在我眼眶里看出俩人的眼泪。

(七)

我想全世界的面目已经改变，
自从我听见你那灵魂的步履
经过我的身边，悄悄的走去，
通过了我和幽冥的边塞之间。
我跌进那幽冥的绝壑，心里盘算，
定是没救了，谁知道却是过虑，……
爱把我一手捞起，还教了我一曲
生命的新歌。上帝赐我一盞辛酸，
本是给我施洗的，我情愿喝一口，
赞扬它的芬芳，因为你在我身旁。
你足迹所到，无论生前或死后，
诸天和百国的名号都要更张，
这一阕歌，一枝笛，恩情这样厚，
也只因你的名字在那里铿锵。

(八)

你那样的慷慨，又那样的豪华，
你把你灵府的宝藏全带了来，

尽量的给带了来，堆在我墙外，
任凭我拾起来也罢，丢掉也罢。
但是我有什么能送你呢？你说
我冷淡？责我寡恩？——你那样慷慨，
我却没有一些酬答？你别见怪，
我并不是寡恩——天知道，你问他——
我实在是穷得很。缤纷的泪雨，
洗毁了我生命中的颜色，并且
留下的这东西，又灰白，又枯癯，
实在不该送来给你，我不敢渎褻，
不敢送来做你的枕头。走远些，去！
这东西只配给人们踩一个瘪！

(九)

我应不应有什么，就送什么给你？
应不应让你坐下，靠着我的胸怀，
让我那样的咸泪洒上你的脸腮，
还让你听流年又在我唇边太息？
并且那嘴唇为了忙着歔叹，所以
听凭你怎样的给我赌誓，爱，
那奄奄垂毙的微笑总救不回来。
我只怕，爱，那样待你，是不应当的！
我们不同流亚，怎好配作情耦？
我承认，我也抱歉，我这样的施主
未免太寒伧。嗟呀！我不能够，不能够
叫我的尘土污秽了你的章服，

不能吹出毒气，炸了你那玻璃瓯，
我不给什么；我只爱你，便足了数。

(十)

不过只要是爱，是爱，就够你赞美，
值得你容受。你知道，爱便是火，
火总是光明的，不问是焚着楼阁，
还是荆榛；你烧着松柏，烧着芦苇，
火焰里总跳得出同样的光辉。
所以每回灵府的要求吩咐我说：
“我爱你，我爱你，”便在那顷刻，
我就会爱^②变成不坏的金身，并且会
觉得我脸上的灵光射到你脸上。
讲到爱，本说不上什么寒伧来；
最渺末的生灵献爱给上帝，你想，
上帝受了他的爱，还赐给他爱。
我心灵的光，闪过我丑陋的皮囊，
爱的意匠便改缮了造物的心裁。

(十一)

既然爱是宝贵的，我就沾爱的光。
这样苍白的双腮足膝这样的抖颤，
彷彿是当不起那颗心儿的重担，——
这吹箫乞食的身世，束上了行装，
打算翻山越岭，如今却几乎吹不上一
一只凄凉的歌儿来响应那啼鹃——

爱呀，这身世虽则是一筹莫展，
你为什么要躲避它？你何必懊丧？
不用讲，我本是配不上你的身分，
爱，我太不值，我不是你的俦匹！
可也不尽然，正因为我爱你，我的痴情
便救了我，许还活着爱你到底，……
可又不成，——真教我闹不清，我分明
要给你祝福，却又当面拒绝了 you。

(十二)

老实说，我所自夸的这一般^③爱，
从我胸中升到额上，就彷彿是，
给我戴上了一颗绯红的宝石，
人人都瞧得见，认识它的珍环——
老实说这爱不是我自己的私财。
我那会晓得爱是怎么回事，
除非你给我立个榜样，给我指示，
像头回我们的目光交互的飞来，
马上爱就唤醒了爱？分明得很，
这爱是不好算作我自己家当；
因为你的灵魂带住了我的灵魂，
便往你那尊前的宝座上一放，
从此我爱，完全是叨着你恩，
完全因为你，你唯一的情郎！

(十三)

你定要我把我赠你的这段爱，
制成语言，寻出相当的字句，
给端出来，像在狂风里擎着火炬，
让它往我们的脸上射着光彩？
我把它往你脚下一摔。我不能差
我的手把我这心灵那样端出去，
离我自己那样远；我不能用言语
给你证明我这深藏的爱。你明白：
我是不动心的，凭你怎样央求，
我还把生命的衣裳狠心撕破，
生怕这心给碰一下，泄露了隐忧——
你既白了这种真相，你就让我，
让我用我们那女儿们的不开口
来证实我这女儿的爱，可不可？

(十四)

既然要爱我，别的就都不要管，
你就专为爱我而爱我。不要讲；
“我爱她，是为着那一笑——那一望——
那谈吐里的一种温存——那一段
玲珑的思想，恰合我的脾胃，还
在某一天博得了我满心的欢畅。”
不要这样！讲，因为，爱呀，这些花样，
作与④改变，或者从你眼光里看，

忽然变了。爱是怎样的成功，
便怎样失败——也不要为你那慈悲
擦干了我这泪颊而爱我，懂不懂？
一个人，只要长久得到你的抚慰，
就许忘记哭了，因此又失你的爱宠。
可是为爱而爱我，你便能爱我万岁！

(十五)

不要骂我对你挂起沉沉的脸；
我们是各奔着各人的路程，
一种的日光照不上，我们的眉鬓。
我好似晶珠里锁着的蜜蜂一般，
不能你为我起什么惊猜的眷念；
因为悲哀既把锁进恋爱的神圣，
叫我张开翅膀往外飞，那怎么成？
从(纵)使我多方的挣扎，也还是枉然。
你知道望着你，望着你，望到
恋爱和恋爱的结局，彷彿一个人
踞坐在高处，俯瞰着江河的滔滔，
江河以外，又浮着大海的阴沉——
我望你时，我听见记忆外层的寂寥，
也明白记忆温柔，和泯灭的寒凜。

(十六)

但是，正因你能那样的征服我，
正因你那般豪迈，好似一位帝王，

你便能把你的绣蟒不顾我的恐惶，
一甩，给裹在我身上，叫我的心和
你的心贴得更紧，从此遇着离索，
我的心便永不会怔忡。征服是一桩
高尚而澈底的事爱，无论是向上
的感化，或往下的摧残与压迫！
像一个负创的败卒，辗转在地下，
被敌人扶起，便把手里的宝剑
移交给他，——我毕竟也和你这冤家
讲了和爱，你再请我走上你跟前，
你一句话，就恢复了我的身价。
爱，扩大你的爱来抬高我的体面！

(十七)

上帝排在那往古来今里的徽弦，
我的诗人，你都能弹；你一挥手，
便奏出夔绝的乐曲，在尘嚣上飘浮，
在尘嚣外飘浮。好比药石一般，
你的音乐吐了出去，能给人寰
攻砭着毒秽，解除着苦痛和烦忧。
爱呀，上帝派给了你这种职守，
派我给你伺候。你打算打算
最好是用什么方法来使用我？——
一点点希望来给你欢唱也许
一段缠绵的记忆，给参进你的歌？
一树浓荫，给遮你唱——是棕榈，

还是松楸？要不就是座坟墓，
给你唱完睡下？听凭你选去。

(十八)

爱呀，我没有拿头发奉送过谁，
除了这回，默默的把这一髻髻
左手里牵得顶长的，叫你来拿。
我知道青春去了，我的发再不会
跟着脚步跳踉又不好好女儿辈，
再向那番榴树底，或蔷薇花下，
去种新发。你瞧，这松的一把，
早在悲哀里学会了一种憨态，——
头那么一歪，垂了下来；我只好
让它垂，垂在脸上，把泪痕遮起。
这东西我想逃不脱死神的剪刀，
其实是归爱得的。爱现在我给你，……
这儿有我母亲临终的一吻，你瞧，
除则隔了多年却依然是纯洁的。

(十九)

灵魂的市廛也自有它的货物；
我在那市上拿头发换着头发。
这一髻，从我诗人的头上摘下，
收进我心里，这些^⑤庸戴的舳舻
还要宝贵；即便是诗品大当初
悬拟，的九神^⑥，额前都斜拖着一把

黝紫的髻发，也不过是这样罢！
爱，我想，你那桂冠的影子还停驻
在这发上，我轻轻的吻上一嘴，
让一缕呼吸那影子给缠牢，
（我把礼物往没有障碍的地方堆）
然后这发在我心上你可记好，
也和你头上一样，永远总会
热烘烘的除非人死了，心冷掉。

（二十）

爱呀，我的爱，我回想一年以前，
那时人间早有你，我独坐在
这雪地里，却听不见你的大咳
冲破寂寞，你的脚印我也没瞧见，
我只一节节的数着生命的连环，
那料得到还有你那一拳要打来，
把连环给打掉？我想起那时，爱
我便尝到了生命的奇妙！你看，
真是奇妙，居然觉不出你的举动，
你的言谈会来震动我的朝夕，——
也不曾从你看着长成的那一本
白花里拈出一瓣关于你的消息。
那些人们，和我一样，也够愚蠢⑦，
猜不透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上帝。

(二十一)

请你再讲一回，还要再讲一回，
 讲你爱我。虽则那重叠的空音
 正如你说明，好似杜鹃的歌声；
 可是记取全盛的青春从不会
 来到山上，郊中，林间或谷里，除非
 杜鹃的音乐也随着春来临。
 爱，我在那黑暗里曾经倾听，
 听到一种迟疑的缥缈的呼听⑧，
 于是在迟疑的苦闷里，我喊道，
 “既爱我，就再讲一遍！”怕什么
 四季的花太闹？天上的星太多
 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说——
 重惋的说⑨，像急着撞银钟；只记好
 还要用那灵魂默默的爱我。

——原载 1928 年 3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1 号
 和 1928 年 4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2 号

-
- ① “葡萄”应为“葡萄”之误植。
 ② “爱”应为衍文。
 ③ “一般”疑为“一段”之误植。
 ④ “作与”似是“作兴”之误。
 ⑤ “这些”疑为“这比”之误。
 ⑥ “悬拟，的九神”似应作“悬拟的九神”。

- ⑦ “愚蠹”似为“愚蠢”之误植。
- ⑧ “呼听”疑为“呼声”之误。
- ⑨ “重椀的说”似应作“重复的说”。

幽舍的麋鹿

哈代著

今晚有人从外边望进来，
从窗帘缝里直望；
窗外亮晶晶的满地发白，
今晚有人从外边望进来，
我们只坐着想，
靠近那火炉旁。

我们看不见那一双眼睛，
在窗外的雪地上；
桃色的灯光辉映着我们，
我们看不见那一双眼睛，
直发楞，闪着光，
四只脚，跂着望。

——原载 1928 年 4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2 号

情 愿

郝士曼著

是酒，是爱，是战争，只
要能永远使人沉醉，
我情愿天亮就醒来
我情愿到天黑就睡。

无奈人又有时清醒，
一阵阵的胡思乱想，
每逢他思想的时候，
便把双手锁在心上。

——原载 1928 年 6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4 号

“从十二方的风穴里”

郝士曼著
与饶孟侃合译

从十二方的风穴里，
从旭日黄昏的边际，
生命的丝把我织成，

一阵风吹我到这里。

我还有一息的留连，
还不致于马上消逝——
捉住我的心，告诉我，
你心里有点什么事。

讲出来，我立刻回答；
我能帮你点什么忙，
讲，乘我还没有登程，
走向那缥缈的家乡。

——原载 1928 年 9 月 10 日《新月》第 1 卷第 7 号

山 花

郝士曼 著
与饶孟侃合译

郝士曼写完他的第一部诗集时，准备告一段落（他的第二部——即最末一部集子是二十六年以后才出世的），因此在诗集后，缀上这一首跋尾式的诗，表明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的估价。他这谦虚的态度适足以显着他的伟大。原诗没有题目，这里用的，是译者擅自加上的。

我割下了几束山花，

我把它带进了市场，
悄悄的又给带回家；
论颜色本不算漂亮。

因此我就到处种播，
让同调的人去寻求，
当那花下埋着的我
是一具无名的尸首。

有的种子喂了野鸟，
有的让风霜给摧残，
但总有几朵会碰巧
开起来像稀星一般。

年年野外总有得开，
春来了，不幸的人们
也不愁没有得花戴，
虽则我早已是古人。

——原载 1929 年 11 月 10 日《新月》第 2 卷第 9 号

附录：
现 代 诗 抄

《现代诗抄》是闻一多先生在 40 年代中期编辑的一部中国现代新诗选集，先生生前似未最后编定。1948 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将其收入。这次是根据先生编选的手稿整理的，所有作家作品的编排顺序均依原样，未作任何更动。只有个别作家如田间、鸥外鸥的作品在抄稿中分列两处的则予以归并。凡与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有出入的地方，均因原抄稿如此，特加以说明，不再一一加注。

目 录

新诗汇目·····	338
新诗过眼录·····	339
待访录·····	344
徐志摩十三首 ·····	347
月下雷峰影片·····	347
五老峰·····	347
残诗·····	349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350
毒药·····	352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355
再别康桥·····	357
哈代·····	358
云游·····	360
火车禽住轨·····	361
在病中·····	363
领罪·····	365
爱的灵感——奉适之 ·····	365
闻一多九首 ·····	382
你指着太阳起誓·····	382
也许——葬歌 ·····	383

末日·····	384
死水·····	384
春光·····	385
诗二首·····	386
一·····	386
二·····	387
飞毛腿·····	387
奇迹·····	388
饶孟侃五首·····	391
呼唤·····	391
招魂—吊亡友杨子惠·····	391
走·····	392
无题·····	393
三月十八—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	393
朱 湘四首·····	395
美丽·····	395
当铺·····	395
雨景·····	396
有忆·····	396
孙大雨三首·····	398
诀绝·····	398
回答·····	399
老话·····	399
邵洵美一首·····	401
女人·····	401
林徽音一首·····	402

笑·····	402
陈梦家十首·····	403
一朵野花·····	403
雁子·····	403
潘彼得之梦·····	404
鸡鸣寺的野路·····	405
白俄老人·····	406
西山·····	406
影·····	407
雨中过二十里铺·····	408
小庙春景·····	408
当初·····	409
方玮德四首·····	412
海上的声音·····	412
幽子·····	413
风暴·····	413
微弱·····	414
朱大枏二首·····	415
笑·····	415
梁 镇一首·····	416
默示·····	416
郭沫若六首·····	418
天狗·····	418
笔立山头展望·····	419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420
夜步十里松原·····	421

灯台·····	422
新芽·····	422
冰心女士九首·····	423
繁星·····	423
七·····	423
四八·····	423
六〇·····	423
七五·····	424
一三一·····	424
一四七·····	424
春水·····	424
四一·····	424
四八·····	425
一二四·····	425
袁水拍四首·····	426
小诗四首·····	426
一 赠友·····	426
二 折断的松树·····	426
三 城市·····	427
四 理发匠·····	428
汪铭竹二首·····	429
纪德与蝶·····	429
法兰西与红睡衣·····	431
夏 蕾二首·····	433
山·····	433
二月·····	435

杜 谷四首	439
江, 车队, 巷	439
江	439
车队	440
巷	442
泥土的梦	443
艾 漠一首	446
生活	446
赵令仪一首	448
马上吟——去国草之二	448
伍棠棣一首	451
芋田上	451
陈迺冬二首	455
猫	455
空街	457
丽 砂二首	461
昆虫篇	461
蚯蚓	461
蝶	461
鲁 藜一首	462
野花	462
力 扬一首	463
短歌	463
侯唯动二首	464
血债	464
遗嘱	466

王独清二首	469
我从CAFÉ中出来	469
月光	470
沈从文一首	472
我喜欢你	472
废 名二首	474
灯	474
理发店	475
戴望舒三首	476
款步一	476
款步二	477
夜行者	477
玲 君三首	479
铃之记忆	479
山居	480
喷水池	481
侯汝华二首	483
水手	483
灯与影	484
林 庚一首	486
秋之色	486
史卫斯一首	487
独游	487
钱君匋一首	488
路上	488
李白凤二首	489

梦	489
小楼	489
沈洛一首	491
夜行	491
陈雨门一首	492
秋晚	492
陈时一首	493
标本	493
苏金伞一首	495
雪夜	495
罗莫辰二首	497
永夜	497
无法投递	498
徐迟二首	499
蝶恋花	499
槽	500
上官橘一首	501
窗	501
陈江帆一首	503
· 欲曙	503
俞铭传七首	504
拍卖行	504
夜不寐	505
以呢帽当雨伞	506
梦去了	506
隐居者	507

郊·····	508
压路机·····	509
何其芳二首·····	510
河·····	510
醉吧·····	511
艾 青十一首·····	513
青色的池沼·····	513
秋·····	514
太阳·····	514
生命·····	515
煤的对话·····	517
浪·····	518
老人·····	518
他死在第二次·····	519
透明的夜·····	534
聆听·····	537
马赛·····	538
柳木下二首·····	544
在最前列·····	544
贫困·····	545
婴 子二首·····	546
松林·····	546
营外·····	547
S. M. 三首·····	549
哨·····	549
老兵·····	550

纤夫·····	551
王佐良二首·····	558
诗·····	558
六·····	558
七·····	560
穆旦十一首·····	563
诗八首·····	563
出发·····	567
还原作用·····	568
幻想的乘客·····	569
罗寄一三首·····	570
诗·····	570
五月风·····	571
月,火车·····	572
杨周翰二首·····	575
女面狮(四)·····	575
山景·····	576
杜运燮四首·····	577
无题·····	577
一·····	577
二·····	578
滇缅公路·····	579
民众夜校·····	582
田间六首·····	584
自由,向我们来了·····	584
五个在商议·····	585

给饲养员·····	586
多一些·····	587
冀察晋在向你笑着·····	588
人民底舞·····	589
何 达四首·····	602
我们开会·····	602
老鞋匠·····	603
过昭平·····	604
风·····	606
沈季平一首·····	608
山,滚动了!·····	608
韩北屏二首·····	610
牧—写给舞鹰·····	610
铁的语言·····	612
鸥外鸥四首·····	614
和平的础石·····	614
都会的悒郁·····	616
男人身上的虱子·····	617
父的感想—给女儿李朗的诗·····	618
穆 芷一首·····	620
城·····	620
胡明树二首·····	625
二百立方尺间·····	625
检讨的镜子·····	628
周 为一首·····	630
冬天·····	630

陈善文一首	635
苦撑着拼	635
任 钧一首	636
警报	636
孙 钿一首	637
雨	637

新诗汇目

诗集

选本

期刊

事略

批评

论说

新诗过眼录

别集

- 卞之琳 十年诗草(一九三〇——一九三九) 明日社
桂林 民国卅一(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版
- 艾 青 大堰河 文学小丛刊第一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廿八年八月初版
- 火把 烽火文丛之三 烽火社 卅年六月
- 黎明的通知 文学创作丛刊 文化供应社 桂林
卅二年五月
- 他死在第二次 每月文库一辑之六 上海杂志
公司 廿八年十一月
- 旷野 生活书店 二十九年九月
- 向太阳 七月诗丛三 海燕书店 桂林 三十
一年三月
- 任 钧 后方小唱 每月文库二辑之三 上海杂志公司
卅年四月
- 陈 原 母与子 诗创作丛书之六 诗创作社 桂林
卅一年九月
- 征 军 红萝卜 诗创作丛书之七 诗创作社 卅一年
九月
- 胡危舟 金刚坡下 诗创作丛书之十 诗创作社 卅一
年五月
- 戈 茅 草原牧歌 远方书店 桂林 卅一年五月
- S. M. 无弦琴 七月诗丛第一集 南天出版社 桂林
卅一年八月

- 戴望舒 望舒草 复兴书局 上海 二十五年六月
- 萧三等 礼物(萧三 石星 天蓝)文化出版社 桂林
卅一年八月
- 田间 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位们 西北战地服务团
丛书之八 丁玲主编 生活书店 二十七年七
月 汉口
中国·农村底故事 诗人社版 一九三六年六
月序七月补记
- 何其芳 夜歌和白天的歌 稿本
- 高兰 高兰朗诵诗集 大路书店 廿七年二月
- 徐志摩 志摩的诗
翡冷翠的一夜
云游 新月书店 一九三二年七月猛虎集
- 梁宗岱 晚祷 文学研究会丛书 商务 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 严杰人 今之普罗蜜修士 今日文艺丛书 今日文艺社
(桂) 卅年十一月
- 臧克家 古树的花朵 东方书社(渝) 卅一年十二月
泥土的歌 今日文艺社丛书第十二种 今日文
艺社 卅二年六月
呜咽的云烟 创作小丛刊第一辑 创作出版社
(桂) 二十九年七月
从军行 抗战诗集 生活书店 廿七年六月初
版
- 柯仲平 边区自卫军 大众朗诵诗 战时知识社 一九
三八年十月

- 庄 涌 突围令 七月诗丛二 联华书店 一九三九年
四月后序
- 华 铃 满天星 自刊 一九三六年六月
- 方 敬 雨景 文化生活出版社 卅一年一月
声音 工作社 卅二年四月
- 邹荻帆 尘土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廿八年三月初版
- 陈梦家 梦家存诗 新诗库第一辑第三种 上海时代图
书公司 廿五年三月
- 马君玠 北望集 开明文学新刊 开明书店 卅二年八
月
- 赵萝蕤 萝蕤诗集 稿本
- 孙 钿 旗 七月诗丛 南天出版社 卅一年八月
- 王廷熙 涛声集 北新书局 廿五年六月
- 钟敬文 海滨的二月 北新书局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 刘廷芳 山雨 风满楼丛书之三 北新书局 一九三〇
年十一月
- 刘廷蔚 山花 风满楼丛书之一 北新书局 一九三〇
年七月
- 陆印全 柔梦帖 诗歌月报丛辑之一 诗歌月报社 现
代书局总代售 一九三四年七月
- 孟 超 候 光华书局 十六年(一九二七)九月
- 冯乃超 红纱灯 创造社丛书第二十种 一九二×年九
月 创造版 一九二八
- 冰心女士 冰心诗集 冰心全集之二 北新书局 卅一
年八月初版
- 孙毓棠 宝马

- 华 铃 玫瑰 自刊 五洲书报社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 王统照 江南曲 文学丛刊第六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廿九年四月
- 王独清 独清诗选 新宇宙书店 一九二九年五月
- 王独清 诗歌代表作 亚东图书馆 廿四年十二月
- 胡 风 野花与箭 文学丛刊第四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廿六年一月
- 杨 刚 我站在地球中央 文学小丛刊第二集 文化生
活出版社 廿九年七月
- 李金发 微雨 新潮社文艺丛书之八 北新书局 一九
二五年十一月初版
- 钱君匋 水晶座 亚东图书馆 十八年三月
- 罗宝珊 花要落去 草虫社 十九年四月
- 高长虹 给—— 狂飙社丛书第三(第六种) 光华书局
一九二七年九月
- 钟天心 追寻 北新书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 田植萍 落月集 北新书局 一九三五年三月
- 宋琴心 冷的心曲 世界文艺社 一九二九年三月(最
后作品)
- 阜东生 双木集 时青社 二十二年二月
- 蓬 子 银铃 水沫书店 一九二九年三月

选集

- 王亚平 新诗源 中华正气社(赣县) 卅二年二月
- 胡明树 若干人集 诗社印行 白虹书店总经售 卅一

年六月

陈梦家 新月诗选 新月书店 一九三一年九月

专刊

现代诗风 戴望舒主编 脉望社版 第一册 一九三五年十月

新 诗 编委：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
新诗社版 第一（一九三六年十月）至第六期（一九三七年三月）

待访录

别集

- 华 铃 牵牛花 上海山东路五洲书报社福州路兄弟图书杂志公司 爱文义路卡德路口联益书社
向日葵 同上
昙花
勿忘侬 以上两种印刷中
田 间 给战斗者
鲁 藜 为着未来的日子
天 蓝 队长骑马去了
冀 汤 跃动的夜
邹荻帆 意志的赌徒
绿 原 童话 (以上七月诗丛第一集) 南天出版社
胡风 为祖国而歌 海燕书店

战地歌声

- 艾 青 北方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学丛刊第七集
何其芳 预言 工作社
李广田 地之子 同上
周 为 海沙 今日文艺社 桂林
杜 谷 泥土的梦 七月诗丛第一集
绛 燕(沈祖棻女士) 微波辞 中国诗艺社丛书 独立出版社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
常任侠 收获期 中国诗艺社丛书 独立出版社 一九三五——一九三七

- 金克木 蝙蝠集 时代版 一九三六
- 侯汝华 海上谣
- 陈江帆 南国风
- 玲 君 绿
- 徐 迟 二十岁人 时代版
- 施蛰存 纨扇集? 以上六种脉望社预告
- 李长之 夜宴 北平文学评论社
- 林 庚 夜
- 春野与窗 文学评论社丛书 北平文学评论社
- 路易士 行过之生命 自刊 新诗社
- 辛 笛 珠贝集
- 辛 谷
- 南 星 石像辞 以下六种新诗社预告
- 路易士 二月之窗
- 南 星 响尾蛇集
- 徐 迟 明丽之歌
- 路易士 火灾的城
- 李白凤 凤之歌
- 毕奂午 掘金记 文学丛刊第二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 臧克家 运河 文学丛刊第三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 曹葆华 无题草 文学丛刊第五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 邹荻帆 木厂 文学丛刊第六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 胡 适 尝试集
- 康白情 草儿在前集
- 河上集
- 俞平伯 冬夜

汪静之 蕙的风

陆志韦 渡河

宗白华 流云小诗

胡思永 胡思永的遗诗

何植三 农家的草紫 以上十种亚东图书馆

选集

胡风 我是初来的 七月诗丛第一集 南天出版社

北社 一九一九新诗年选 亚东图书馆

专刊

小雅诗刊 吴奔星、李伯章合编 小雅诗社(平)

菜花诗刊 路易士、韩北屏合编 菜花社(苏州)

诗志 双月刊 路易士、韩北屏合编 菜花社(苏)

徐志摩

月下雷峰影片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影，
 满天稠密的黑云与白云；
我送你一个雷峰塔顶，
 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

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
 团团的月彩，纤纤的波鳞——
假如你我荡一只无遮的小艇，
 假如你我创一个完全的梦境！

五 老 峰

不可摇撼的神奇，
 不容注视的威严，
这耸峙，这横蟠，

这不可攀援的峻险！
看！那巉岩缺处
透露着天，窈远的苍天，
在无限广博的怀抱间，
这磅礴的伟象显现！

是谁的意境？是谁的想象？
是谁的工程与抁造的手痕？
在这亘古的空灵中
陵慢着天风，天体与天氛！
有时朵朵明媚的彩云，
轻颤的妆缀着老人们的苍鬓，
像一树虬干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艳色鲜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涧的清流中洗濯，呼啸，
认识老人们的嗔颦，
迷雾海沫似的喷涌，铺罩，
淹没了谷内的青林，
隔绝了鄱阳的水色袅森，
陡壁前闪亮着火电，听呀！
五老们在渺茫的雾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们的前胸，
晚雾戏逗着他们赤秃的头颅；

黄昏时，听异鸟的欢呼，

在他们鸠盘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与月彩：

柔波里缓泛着的小艇与轻舸。
听呀！在海会静穆的钟声里
有朝山人在落叶林中过路！

更无有人事的虚荣，

更无有尘世的仓促与噩梦，
灵魂！记取这从容与伟大，

在五老峰前饱啜自由的山风！
这不是山风，这是古圣人的祈祷，
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
一个“倔强的疑问”在无极的蓝空！

残 诗

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
关着，锁上；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
别瞧这白石台阶儿光滑，赶明儿，唉，
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霉！
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
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
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

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
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
让娘娘教得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
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
现在，您叫去！就剩空院子给您答话！……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有如在火一般可爱的阳光里，偃卧在长梗的，
乱杂的丛草里，听初夏第一声的鸛
鹄，从天边直响入云中，从云中又回响
到天边；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里，月光温柔的手指，轻
轻的抚摩着一颗颗热伤了的沙砾，在鹅
绒般软滑的热带的空气里，听一个骆驼
的铃声，轻灵的，轻灵的，在远处响着，近
了，近了，又远了……

有如在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大胆的黄昏星，
独自临照着阳光死去了的宇宙，野草与
野树默默的祈祷着，听一个瞎子，手扶着一个
幼童，铛的一声算命锣，在这黑沉沉
的世界里回响着；

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
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
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

柔声的，忏悔他一切的罪恶；
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
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
壑间回响着；
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
失望与痛苦的呼声，残杀与淫暴的狂
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
台上合奏着；

我听见了天宁寺的礼忏声！

这是那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
界！

这鼓一声，钟一声，磬一声，木鱼一声，佛号
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曼长的
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
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
了……

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
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
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
果；

这是那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

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
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
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
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在梦里，这一瞥间的显示，青天，白水，绿
草，慈母温软的胸怀，是故乡吗？是故
乡吗？

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

大圆觉底里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
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

颂美呀，涅槃！颂美呀，涅槃！

毒 药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
边涎着狞恶的微笑，不是我
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
发冷光的利刃；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

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像坟堆里的夜鶯，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给一切的怨；

但是相信我，真理是在我的话里，虽则我的话像是毒药，真理是永远不含糊的，虽则我的话里仿佛有两头蛇的舌，蝎子的尾尖，蜈蚣的触须；只因为我的心里充满着比毒药更强烈，比咒诅更狠毒，比火焰更猖狂，比死更深奥的不忍心与怜悯心与爱心，所以我说的话是毒性的，咒诅的，燎灼的，虚无的；

相信我，我们一切的准绳已经埋没在三合土打紧的墓宫里，最劲冽的祭肴的香味也穿不透这严封的地层：一切的准则是死了的；

我们一切的信心像是顶烂在

树枝上的风筝，我们手里擎
着这迸断了的鸱线：一切的
信心是烂了的；

相信我，猜疑的巨大的黑影：像
一块乌云似的，已经笼盖着
人间一切的关系：人子不再
悲哭他新死的亲娘，兄弟不
再来携着他姊妹的手，朋友
变成了寇仇，看家的狗回头
来咬他主人的腿：是的，猜疑
淹没了一切；在路旁坐着啼
哭的，在街心里站着的，在你
窗前探望的，都是被奸污的
处女：池潭里只见些烂破的
鲜艳的荷花；

在人道恶浊的涧水里流着，浮
苻似的，五具残缺的尸体，
他们是仁义礼智信，向着时
间无尽的海澜里流去；

这海是一个不安靖的海，波涛
猖獗的翻着，在每个浪头的
小白帽上分明的写着人欲
与兽性；

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
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
懦怯狎褻着勇敢，肉欲侮弄

着恋爱，暴力侵袭着人道，
黑暗践踏着光明；
听呀！这一片淫猥的声响，听
呀！这一片残暴的声响；
虎狼在热闹的市场里，强盗在
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
们深奥的灵魂里……

多谢天！我的心 又一度的跳荡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
这天蓝与海青与明洁的阳光
驱净了梅雨时期无欢的踪迹，
也放散了我心头的网罗与纽结，
像一朵曼陀罗花英英的露爽
在空灵与自由中忘却了迷惘：
迷惘！迷惘！也不知来自何处，
囚禁我心灵的自然的流露，
可怖的梦魇，黑夜无边的惨酷，
苏醒的盼切，只增剧灵魂的麻木！
曾经有多少的白昼，黄昏，清晨，
嘲讽我这蚕茧似不生产的生存？
也不知有几遭的明月，星群，晴霞，
山岭的高亢与流水的光华……

辜负！辜负自然界叫唤的殷勤，
惊不醒这沉醉的昏迷与顽冥！

如今，多谢这无名的博大的光辉，
在艳色的青波与绿岛间萦洄，
更有那渔船与航影，亭亭的黏附
在天边，唤起辽远的梦景与梦趣：
我不由的惊悚，我不由的感愧；
(有时微笑的妩媚是启悟的棒槌！)
是何来倏忽的神明，为我解脱
忧愁，新竹似的豁裂了外箨，
透露内里的青篁，又为我洗净
障眼的盲翳，重见宇宙间的欢欣。

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的机兆；
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
容许我的不踌躇的注视，容许
我的热情的献致，容许我保持
这显示的神奇，这现在与此地，
这不可比拟的一切间隔的毁灭！
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
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
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
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
变一颗埃尘，一颗无形的埃尘，
追随着造化的年轮，进行，进行……

再 别 康 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哈 代

哈代，厌世的，不爱活的，
这回再不用怨言，
一个黑影蒙住他的眼？
去了，他再不漏脸。

八十七年不容易过，
老头活该他的受，
抗着一肩思想的重负，
早晚都不得放手。

为什么放着甜的不尝，
暖和的座儿不坐，
偏挑那阴凄的调儿唱，
辣味儿辣得口破？

他是天生那老骨头僵，
一对眼拖着看人，
他看着了谁谁就遭殃，
你不用跟他讲情。

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给拆坏；
他没有那画眉的纤巧，
他有夜鶇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这一点——
一点灵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
真就得认个透。

他可不是没有他的爱——
他爱真诚，爱慈悲：
人生就说是一场梦幻，
也不能没有安慰。

这日子你怪得他惆怅，

怪得他话里有刺？
他说乐观是“死尸脸上
抹着粉，搽着胭脂！”

这不是完全放弃希冀，
宇宙还得往下延，
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
思想先不能随便。

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
诗人他不敢怠惰，
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
抉剔人生的错误。

现在他去了，再不说话，
（你听这四野的静，）
你爱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吊明哲的凋零！）

云 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火车禽住轨

火车禽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
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洋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恶。

这时车的呻吟惊醒了天上
三两个星，躲在云缝里张望：

那是干什么的，他们在疑问，
大凉夜不歇着，直闹又是哼，

长虫似的一条，呼吸是火焰，
一死儿往暗里闯，不顾危险，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分重，梦一般的累坠。

累坠！那些奇异的善良的人，
放平了心安睡，把他们不论

俊的村的命全盘交给了它，
不问爬的是高山，还是低洼，

不问森林里有怪鸟在诅咒，
天象的辉煌，全对着毁灭走；

只图眼前过得，裂大嘴打呼，
明儿车一到，抢了皮包走路！

这态度也不错！愁没有个底；

你我在天空，那天也不休息，

睁大了眼，什么事都看分明，
但自己又何尝能支配命运？

说什么光明，智慧，永恒的美？
彼此同是在一条线上受罪，

就差你我的寿数比他们强，
这玩艺反正是一片糊涂帐！

在 病 中

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
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
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
一地的衰草，墙上爬着藤萝，
有三五斑猩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

城外，啊西山！

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
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
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
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
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

去落叶林中检三两瓣菩提？
有谁去佛殿上披拂着尘封，
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

这病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
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
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
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
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
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
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
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
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
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芬偶尔飘过，
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
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
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

二十(一九三一)年五月

续成七年前残稿

领 罪

这也许是个最好的时刻，
不是静。 对面园里的鸟，
从杜鹃到麻雀，已在叫晓。
我也再不能抵抗我的困，
它压着我像霜压着树根；
断片的梦已在我的眼前
飘拂，像在晓风中的树尖。
也不是有什么非常的事，
逼着我决定一个否与是。
但我非得留着我的清醒，
用手推着黑甜乡的诱引：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自己到自己跟前来领罪。
领罪，我说不是罪是什么？
这日子过得有什么话说！

爱的灵感

——奉适之

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罢，
这阵子可不轻，我当是
已经完了，已经整个的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那儿。彷彿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
拥着到远极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罢！
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
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
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远了，
就是你——请你给我口水，
是橙子吧，上口甜着哪——
就是你，你是我的谁呀！
就你也不知那里去了：
就有也不过是晓光里
一发的青山，一缕游丝，
一翳微妙的晕；说至多
也不过如此，你再要多，

我那朵云也不能承载，
你，你得原谅，我的冤家！……
不碍，我不累，你让我说，
我只要你睁着眼，就这样，
叫哀怜与同情，不说爱，
在你的泪水里开着花，
我陶醉着它们的幽香；
在你我这最后，怕是吧，
一次的会面，许我放娇，
容许我完全占定了你，
就这一晌，让你的热情，
像阳光照着一流幽涧，
透澈我的凄冷的意识，
你手把住我的，正这样，
你看你的壮健，我的衰，
容许我感受你的温暖，
感受你在我血液里流，
鼓动我将次停歇的心，
留下一个不死的印痕：
这是我唯一，唯一的祈求……
好，我再喝一口，美极了，
多谢你。现在你听我说。
但我说什么呢？到今天，
一切事都已到了尽头，
我只等待死；等待黑暗，
我还能见到你，偎着你，

真像情人似的说着话，
因为我够不上说那个，
你的温柔春风似的围绕，
这于我是意外的幸福，
我只有感谢，（她合上眼。）
什么话都是多余，因为
话只能说明能说明的，
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
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
在枯干的泪伤的眼里
认取。

我是个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
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
你是天风：每一个浪花
一定得感到你的力量，
从它的心里激出变化，
每一根小草也一定得
在你的踪迹下低头，在
绿的颤动中表示惊异；
但谁能止限风的前程，
他横掠过海，作一声吼，
狮虎似的扫荡着田野，
当前是冥茫的无穷，他
如何能想起曾经呼吸
到浪的一花，草的一瓣？

遥远是你我间的距离；
远，太远！假如一只夜蝶
有一天得能飞出天外，
在星的烈焰里去变灰，
(我常自己想)那我也许
有希望接近你的时间。
唉，痴心，女子是有痴心的，
你不能不信罢？有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
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
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
那一天我初次望到你，
你闪亮得如同一颗星。
我只是人丛中的一点，
一撮沙头，但一望到你，
我就感到异样的震动
猛袭到我生命的全部，
真像是风中的一朵花，
我内心摇晃得像昏晕，
脸上感到一阵的火烧，
我觉得幸福，一道神异的
光亮在我的眼前扫过，
我又觉得悲哀，我想哭，
纷乱占据了我的灵府。
但我当时一点不明白，
不知这就是陷入了爱！

“陷入了爱”真是的！前缘，
孽债，不知到底是什么？
但从此我再没有平安，
是中了毒，是受的催眠，
教命运的铁链给锁住，
我再不能踌躇：我爱你！
从此起，我的一瓣瓣的，
思想都染着你，在醒时，
在梦里，想躲也躲不去，
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
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
我要遗忘，我向远处跑，
另走一道，又碰到了你！
枉然是理智的殷勤，因为
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痴。
但我爱你，我不是自私。
爱你，但永不能接近你。
爱你，但从不要享受你。
即使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许向望你，但你不能
丝毫觉察到我的秘密。
我不妒忌，不艳羨，因为
我知道你永远是我的，
它不能脱离我正如我
不能躲避你。别人的爱
我不知道，也无须知晓，

我的是我自己的造作，
正如那林叶在无形中
收取早晚的霞光，我也
在无形中收取了你的。
我可以，我是准备，到死
不露一句，因为我不必。
死，我是早已望见了的。
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
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
美丽的永恒的世界；死，
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
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
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
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
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
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
灿烂的星做我的眼睛，
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
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
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
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
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
激荡涌出光艳的神明！
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
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
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

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无可思量，啊，无可比况，
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稜扫荡
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
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
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
它那原来清爽的平阳。
我不说死吗？再不畏惧，
再没有疑虑，再不吝惜
这躯体如同一个财虏，
我勇猛的用我的时光。
用我的时光，我说？天哪，
这多少年是亏我过的！
没有朋友，离背了家乡，
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
在老农中间学做老农，
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
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
在天不曾放亮时起身，
手搅着泥，头戴着炎阳，
我做工，满身浸透了汗，
一颗热心抵挡着劳倦；
但渐次的我感到趣味，
收拾一把草如同珍宝，
在泥水里照见我的脸，

涂着泥，在坦白的云影
前不露一些羞愧！自然
是我的享受；我爱秋林，
我爱晚风的吹动，我爱
枯苇在晚凉中的颤动，
半残的红叶飘摇到地，
鸦影侵入斜日的光圈；
更可爱是远寺的钟声
交挽村舍的炊烟共做
静穆的黄昏！我做完工，
我漫步的归去，冥茫中
有飞虫在交哄，在天上
有星，我心中亦有光明！
到晚上我点上一支蜡，
在红焰的摇曳中照出
板壁上唯一的画像，
独立在旷野里的耶稣，
（因为我没有你的，除了
悬在我心里的那一幅，）
到夜深静定时我下跪，
望着画像做我的祈祷，
有时我也唱，低声的唱，
发放我的热烈的情愫
缕缕青烟似的上通到天。
但有谁听到，有谁哀怜？
你踞坐在荣名的顶颠，

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
我，陪伴我的有冷，有黑夜，
我流着泪，独跪在床前！
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
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
寒雁排成了字，又分散，
鲜艳长上我手栽的树，
又叫一阵风给刮做灰。
我认识了季候，星月与
黑夜的神秘，太阳的威，
我认识了地土，它能把
一颗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认识一切的生存，
爬虫，飞鸟，河边的小草，
再有乡人们的生趣，我
也认识，他们的单纯与
真，我都认识。

跟着认识
是愉快，是爱，再不畏虑
孤寂的侵袭。那三年间
虽则我的肌肤变成粗，
焦黑薰上脸，剥坼刻上
手脚，我心头只有感谢：
因为照亮我的途径有
爱，那盏神灵的灯，再有
劳苦给我精力，推着我

向前，使我怡然的承当
更大的劳苦，更多的险。
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
不可思量是爱的灵感！
我听说古时有一个
孝女，她为救她的父亲
胆敢上犯君王的天威，
那是纯爱的驱使，我信。
我又听说法国中古时
有一个乡女子叫贞德，
她有一天忽然脱去了
她的村服，丢了她的羊，
穿上戎装拿着刀，带领
十万兵，高叫一声“杀贼”！
就冲破了敌人的重围，
救全了国，那也一定是
爱！因为只有爱能给人
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
只有爱能使人睁开眼，
认识真，认识价值，只有
爱能使人全神的奋发，
向前闯，为了一个目标，
忘了火是能烧，水能淹。
正如没有光热，这地上
就没有生命，要不是爱，
那精神的光热的根源，

一切光明的惊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

 啊，我懂得！

我说“我懂得”，我不惭愧
因为天知道我这几年，
独自一个柔弱的女子，
投身到灾荒的地域去，
走千百里巉岬的路程，
自身挨着饿冻的惨酷，
以及一切不可名状的
苦处，说来够写几部书，
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
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
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
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
骨血，即使不能给他们
救度，至少也要吹几口
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
脸上，叫他们从我的手
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
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
为了什么我甘愿铺啜
在平时乞丐都不屑的
饮食，吞咽腐朽与肮脏
如同可口的膏粱；甘愿

在尸体的恶臭能醉倒
人的村落里工作，如同
发见了什么珍异？为了
什么？就为“我懂得”，朋友，
你信不？我不说，也不能
说，因为我心里有一个
不可能的爱，所以发放
满怀的热到另一方向，
也许我即使不知爱，也
能同样做，谁知道？但我
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
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
在我内心光亮的点上，
又从意识的沉潜引渡
到一种灵界的莹澈，又
从此产生智慧的微芒
到无穷尽的精神的勇。
啊！假如你能想像我在
灾地时一个夜的看守！
一样的天，一样的星空，
我独自在旷野里，或在
桥梁边，或在剩有几簇
残花的藤蔓的村篱边
仰望，那时天际每一个
光亮都为我生着意义，
我饮咽它们的美如同

音乐，奇妙的韵味通流
到内脏与百骸，坦然的
我承受这天赐，不觉得
虚怯与羞惭，因我知道
不为己的劳作，虽不免
疲乏体肤，但它能拂拭
我们的灵窍如同琉璃，
利便天光无碍的通行。

我话说远了不是？但我
已然诉说到我最后的
回目，你纵使疲倦，也得
听到底，因为别的机会
再不会来。你看我的脸
烧红得如同石榴的花；
这是生命最后的光焰，
多谢你不时的把甜水
浸润我的咽喉，要不然，
我一定早叫喘息窒死。
你的“懂得”是我的快乐。
我的时刻是可数的了，
我不能不赶快！

我方才
说过我怎样学农，怎样
到灾荒的魔窟中去伸
一只柔弱的奋斗的手，

我也说过我灵的安乐，
对满天星斗不生内疚。
但我终究是人，是软弱，
不久我的身体得了病，
风雨的毒浸入了纤维，
酿成了猖狂的热。我哥
将我从昏盲中带回家，
我奇怪那一次还不死，
也许因为还有一种罪
我必得在人间受。他们
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
我或许要反抗，假如我
对你的爱是次一等的，
但因我的既不是时空
所能衡量，我即不计较
分秒间的短长，我做了
新娘，我还做了娘，虽则
天不许我的骨血存留。
这几年来我是个木偶，
一堆任凭摆布的泥土，
虽则有时也想到你，但
这想到是正如我想到
西天的明霞或一朵花，
不更少也不更多。同时
病，一再的回复，销蚀了
我的躯壳，我早准备死，

怀抱一个美丽的秘密，
将永恒的光明交付给
无涯的幽冥。我如果有
一个母亲，我也许不忍
不让她知道，但她早已
死去，我更没有沾恋，我
每次想到这一点，便忍
不住微笑漾上了口角。
我想我死去再将我的
秘密化成仁慈的风雨，
化成指点希望的长虹，
化成石上的苔藓，葱翠
淹没它们的冥顽；化成
黑暗中翅膀的舞，化成
农时的鸟歌；化成水面
锦绣的文章；化成波涛，
永远宣扬宇宙的灵通；
化成月的惨绿在每个
睡孩的梦上漆深颜色；
化成系星间的妙乐……
最后的转变是未料的；
天不遂我理想的心愿，
又叫在热谗中漏泄了
我的怀内的珠光！但我
再也不梦想你竟能来，
血肉的你与血肉的我

竟能在我临去的俄顷
陶然的相偎倚，我说，你
听，你听，我说。真是奇怪，
这人生的聚散！

现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这样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的眼再不睁开，
直到我飞，飞，飞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风，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暂时的；快乐是长的，
爱是不死的：

……我，我想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时完成

闻一多

你指着太阳起誓

你指着太阳起誓，叫天边的寒雁
说你的忠贞。好了，我完全相信你，
甚至热情开出泪花，我也不诧异。
只是你要说什么海枯，什么石烂……
那便笑得死我。这一口气的工夫
还不够我陶醉的？还说什么“永久”？
快来箍紧我的心，快！啊，你走，你走……

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也不是变卦——
爱，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气的贪图，
“永久”早许给了别人，秕糠是我的分，
别人得的才是你的菁华，不坏的千春。
你不信？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
你走不走？去去，去恋着他的怀抱，
跟他去讲那海枯石烂不变的贞操！

也 许

——葬歌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该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阴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着这般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末 日

露水在笕筒里哽咽着，
芭蕉的绿舌头舐着玻璃窗，
四围的垜壁都往后退，
我一人怎填得满偌大一间房！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喂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鸡声直催，盆里一堆灰，
一股阴风偷来摸着我的口，
原来客人就在我眼前，
我咳嗽一声，就跟着客人来。

死 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春 光

静得像入定了的一般——那天竹，
那天竹上密叶遮不住的珊瑚；

那碧桃；在朝曦里运气的麻雀——
春光从一张张绿叶上爬过，
蓦地一道阳光晃过我眼前，
我眼睛里飞出了万只金箭，
我耳边又谣传着翅膀的摩声，
彷彿有一群天使在紫霄逡巡……

忽地深巷里迸出一声清籁：
“可怜可怜我这瞎子，老爷太太！”

诗 二 首^①

一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
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伏了我，
你降伏了我！你绚纓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

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

二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那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遇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你在我心里。

① 这两首诗选自诗集《死水》，第一首原题《一个观念》，第二首原题《发现》，个别文字作了改动，请参看。

飞毛腿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别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谈天儿。
他妈，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罢，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且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的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嗜！那天河里漂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也死得太不是时候！

奇 迹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
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
我要的婉变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
比这一切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迹！
可是，这灵魂是真饿得慌，我又不能
让他缺着供养，那么，即便是糟糠，
你也得募化不是？天知道，我不是

甘心如此，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
 我是等你不及，等不及奇迹的来临！
 我不敢让灵魂缺着供养，谁不知道
 一树蝉鸣，一壶浊酒，算得了什么；
 纵提到烟峦，曙壑，或更璀璨的星空，
 也只是平凡，最无所谓的平凡，犯得着
 惊喜的没主意，喊着最动人的名儿，
 恨不得黄金铸字，给装在一只歌里？
 我也说，但为一阕莺歌便噙不住眼泪，
 那未免太玄离，太玄了，简直不值当。
 谁晓得，我可不能不那样：这心是真
 饿得慌，我不能不节省点，把暮暮
 权当作膏粱。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
 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
 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
 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
 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
 那分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
 这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
 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
 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我并非倔强，亦不是愚蠢，我不会看见
 团扇，悟不起扇后那天仙似的人面。
 那么

我便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
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
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
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
……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
吹不息灵魂的灯，愿这蛻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
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
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
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我听见阖闾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
传来一片衣裙的綵练——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饶孟侃

呼 唤

有一次我在白杨林中，
听到亲切的一声呼唤；
那时月光正望着翁仲，
翁仲正望着我看。

再听不到呼唤的声音，
我吃了一惊，四面寻找；——
翁仲只是对月光出神，
月光只对我冷笑。

招 魂

——吊亡友杨子惠

来，你不要迟疑，
趁此刻鸡还没有啼；

你瞧远远一点灯光，
渔火似的一暗一亮——
那灯下是我在等你。
来，你不要迟疑！

小诗

来，为什么徘徊？
我泡一壶茶等你来。
你看这一只只白鹤
一只只在壶上飞着，
像不像往日的安排？
来，为什么徘徊？

来，用不着犹豫，
趁我在发愣，没想起，
你只管轻轻飘进来，
像落叶飘下了庭阶，
冷不防给我个惊喜。
来，用不着犹豫！

走

我为你造船不惜匠工，
我为你三更天求着西北风，
只要你轻轻说一声走，
桅杆上便立刻挂满了帆篷。

无 题

就是世上认不出真面目，
我们也不含糊的过一天；
问他们从海岛逃到山谷，
可是谁逃出了这个牢圈？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悲叹？

既然世上容不得真面目，
我们索性热闹的做一场，
让你做歌女背一面大鼓，
我来扮作个琴师的模样——
拨起了三弦便摇着板唱。

三月十八 ——纪念铁狮子胡同大流血

“平儿，你回来！”“是的，母亲。”
“你为什么走路卷着大襟？”
“那是在路上弄脏了一点，
不要紧，让我去换上一件。”
“兄弟呢，怎么没同你回来？”

“他，他许是没有我跑来快；……
没什么，母亲，没什么，他，他
自己难道还不认得回家？”
“不是，昨晚我梦见你兄弟，……
一醒来，又听见乌鸦在啼……”
“我说，你老人家不要迷信；
乌鸦那儿管得着人的事情！”
“怎么，你两只眼睛肿得通红？”
“哦，这沙子儿轧得好凶，好凶！”
“吓！你大襟上是血，可不？”
“刚才，噢，遇见宰羊脏了衣服。”
“平儿，你，你分明是在说谎；
他，告诉我，他到底怎么样？……”

朱 湘

美 丽

美丽把装束卸下了，镜子
知道它可是真的，还是谎；
他对着灵魂，照见了真相，
照不见“善”“恶”——人造的名字。

不响，成天里他只深思
又深思——平坦在他的面上，
还有冷静，明白；不是往常
那些幻影与它们的美疵。

当 铺

“美”开了一家当铺，
专收人的心，
到期人拿票去赎，

它已经关门。

雨 景

我心爱的雨景也多着呀：
春夜春梦时窗前的淅沥；
急雨点打上蕉叶的声音；
雾一般拂着人脸的雨丝；
从电光中泼下来的雷雨——
但将雨时的天我最爱了。
它虽然是灰色的却透明；
它蕴着一种无声的期待。
并且从云气中，不知哪里，
飘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

有 忆

淡黄色的斜晖，
转眼中不留余迹。
一切的扰攘皆停，
一切的喧嚣皆息。

入了梦的乌鸦，
风来时偶发喉音；

和平的无声晚汐
已经淹没了全城。

路灯亮着微红，
苍鹰飞下了城堞，
在暮烟的白被中
紫色的钟山安歇。

寂寥的街巷内，
王侯大第的墙阴，
当的一声竹筒响，
是卖元宵的老人。

孙大雨

诀 绝

天地竟然老朽得这样不堪！
 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
 一口气息。无怪老天要破旧，
 唉，白云收尽了向来的灿烂，
 太阳暗得像死尸的白眼一般，
 肥圆的山岭变幻得像一系列焦瘤，
 没有了林木和林中啼绿的猿猴，
 也不再有山泉对着好鸟清谈。

大风抱着几根石骨在摩挲，
 海潮披散了满头满背的白发，
 悄悄退到沙滩下独自叹息
 去了：就此结束了她千古的喧哗，
 就此也开始天地和万有的永劫。
 为的都是她向我道了一声诀绝！

回 答

你问我对她有多少爱，我不知
怎样回答。爱情是活命的米粮，
不幸这人间缺少了一种衡量；
它也是生命的经纬，可是谁是
造物自己，能把它析了缕，分成丝，
再用天上的尺寸量它底短长？
不过少年人有个共同的信仰；
都信假使没有它，大家不如死。

我对她的爱，可以比着一片海：
零碎的殷勤好比银白的浮沤，
再没有人能把它们计数得清；
这海没大小，轻重，也没有边界——
她不爱我，浪头刀削一般的陡，
爱我时，太阳照着万顷的晴明。

老 话

自我披了一袭青云，凭靠在
渺茫间，头戴一顶光华的轩冕，

四下里拜伏着千峰默默的层峦，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你们这下界
才开始在我底脚下盘旋往来，——
自从那时候，我便在这地角天边，
蘸着日夜的颓波，襟角当花笺，
起草造化的典坟，生命的记载，

(登记你们万众人童年底破晓，
少壮底有为，直到成功而歌舞；
也登记失望怎样推出了阴云，
痛苦便下一阵秋霖来嘲弄：)到今朝
其余的记载都已经逐渐模糊，
只剩星斗满天还记着恋爱的光明。

邵洵美

女 人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的小诗——
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
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林徽音

笑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的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的是她惺松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轻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湧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陈梦家

一 朵 野 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十八(一九二九)年一月

雁 子

我爱秋天的雁子
终夜不知疲倦；

(像是嘱咐,像是答应,)
一边叫,一边飞远。

从来不问他的歌
留在哪片云上,
只管唱过,只管飞扬——
黑的天,轻的翅膀。

我情愿是只雁子,
一切都使忘记——
当我提起,当我想到,
不是恨,不是欢喜。

十九(一九三〇)年十月

潘彼得的梦

彼得做了一场梦,
在昨天的晚上,
他看见一片落叶
发出一点声浪:
彼得,我是文黛!
彼得的心里
跳出一个奇怪。

但是早晨的钟响

掀亮他的眼睛，
他才醒悟这一夜
在一座古塔顶
挂住他的瞌睡。

彼得哭一声，
依旧往天上飞。

二十(一九三一)年六月

鸡鸣寺的野路

这是一座往天上的路，
夹着两行撑天的古树；
烟样的乌鸦在高天飞，
钟声幽幽向着北风追；
我要去，到那白云层里，
那儿是苍空，不是平地。

大海，我望见你的边岸，
山，我登在你峰头呼喊……
劫风吹没千载的城郭，
何处再有凤毛与麟角？
我要去，到那白云层里，
那儿是苍空，不是平地。

廿一(一九三二)年一月

白 俄 老 人

他庄严依旧像秋天，
一柱静穆苍老的山尖。
有时候肺腑间的块结
引起他咳嗽或是叹息——
那一阵痉挛轻轻摇下
他黄须上气凝的水滴，
只频频摇头，他不说话。

是沉默，他衔着烟斗，
眼光在报纸上来回走；
有什么打搅他的心思，
他停下来，把眼睛举起——
轻的一瞥，落在尼古拉
神武的遗像上。也许是
寒冷使他呛，他喊：“陀娜！”

廿一（一九三二）年六月

西 山

多少白皮松的萧萧？
多少云纱挂在松梢？

多少山泉流的幽梢？
山下的驼铃，有多少？

谁信云纱还送羊群
踩着松梢下山？谁信
今夜远远的骆驼铃
在十七的月下，像星？

影

是一棵树的影子，
一步一步它在移，——
也许它有点心思，
也许它不大愿意——
月亮自东往西。

最初它睡在泥地，
随后像是要站起，
慢慢它抱着树枝，
到了又倒在树底——
月亮已经偏西。

廿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雨中过二十里铺

水车上停着的乌鸦，
什么事不飞呀？飞呀！
葫芦爬上茅顶不走了，
雨落在葫芦背上流。
静静的老牛不回家，
在田塍上听雨下。

草屯后走来了一群，
白鹅，在菱塘里下碇。
小村姑荷叶做蓑衣，
采采红菱罢，云在飞呢！
雨，洗净了红菱，洗净
那一双藕白的雪胫。

廿二（一九三三）年十月

小 庙 春 景

要太阳光照到
我瓦上的三寸草，
要一年四季
雨顺风调。

让那根旗杆
 倒在败墙上睡觉，
 让爬山虎爬在
 它背上，一条，一条，……
 我想在百衲衣上
 捉虱子，晒太阳；
 我是菩萨的前身，
 这辈子当了和尚。

廿四（一九三五）年二月

当 初

当初那混沌不分的乳白色，
 在没有颜色的当中，它是美。
 从大地的无垠，与海，与穹苍，
 是这白雪一片的雾气，在天地间
 升起，涨满，它没有方向的圆妙，
 它是单纯，又是所有一切的完全，
 我母亲温柔的爱，是其中
 微微的风，温柔是她的呼吸；
 那亮光是我父亲在祈祷里
 闭着的眼睛；他与主的神光相遇。
 啊，我只是微小的一粒，在混沌间
 没有我自己的颜色，没有分界；

那乳白色的一片，多么深远，
但我米小的在其中，也无有边缘，
我就是那渺渺乳白色间的一点——
他通到无穷去的周围，是乳白色，
他自己占到米小的一点，也是。
我有呼吸的从容，因为无一丝
阻碍我自由的伸舒，我从容的
在没遮拦的渺茫间浮沉，我又
借取了天使的翅膀，向空翱翔。
不用辨识那完全清楚的一色，
天地与海的名称，不能妄称，
不能妄称神的世界间的神名，
不能喊出我自己的名，我原没有。
但是我和母亲的相合的呼吸，
它们全无分别的呼吸在一气，
融融如水乳的天籁；
我在那中间，吹一口气的泡沫
翻出那不受劝服的波浪，既然这样，
我听便自己无思想的飞射。……
到时候我清醒了，
那头上的天花板，摇篮的白
和陈旧的白窗帘，也使我混乱
究竟那和刚才梦里有什么分别。
我没有智慧去分别，梦和醒
在我是一样；母亲乳白的胸脯，
我埋在她的温柔里，我吞进

那一点紫红的星——是爱，是温，
是我生命的泉源，更是我
在乳白色间想到的日光。
母亲淡淡黄的白胸脯，她是
我醒来时唯一的颜色，
我闻到那从紫星中流出来
生命的芬芳，醒的芬芳；
都是淡而不浓的，它们原和
我梦里的光景一样，一样，一样，
它们就是这样引诱我去
那乳白色间的梦……

廿二（一九三三）年十月

方玮德

海上的声音

那一天我和她走海上过，

她给我一贯钥匙一把锁，

她说：“开你心上的门，

让我放进去一颗心，

请你收存，

请你收存。”

今天她叫我再开那扇门，

我的钥匙早丢掉在海滨。

成天我来海上找寻，

我听到云里的声音——

“要我的心，

要我的心！”

幽 子

每到夜晚我躺在床上，
一道天河在梦里流过，
河里有船，船上有灯光，
我向船夫呼唤
“快摇幽子渡河！”

天亮我睁开两只眼睛，
太阳早爬起比树顶高，
老狄打开门催我起身，
我向自己发笑：
“幽子不来也好。”

风 暴

满天刮起一团风暴，
电火在林子里奔跑，
这不是风声，谁在叫；
一张脸凑近耳朵，
(一堆热情，一把火。)
“爱，别怕，是我！”

一团风暴起在心底，
漆黑，我看不清天地，
这分明是在白昼里，
没有雷，风也不吹；
一只影子向前飞，
“啊，天，那是谁？”

微 弱

我在数天上的星，
我问：“是哪一颗星
正照着她的家乡？”

星子不做声，

这一夜

露水落在我的脸上。

我走过一条江水，
我问：“是哪个时候
你流过她的家乡？”

水不答我话，

这一夜

沉默落在我的心上。

朱大枬

笑

赤霞纱里跳着一炷笑，
轻盈的，是红灯的火苗，
有的笑，温慰你黯淡的长宵。

翠羽湖里摇着一朵笑，
清癯的，是白莲的新苞，
有的笑，清醒你昏沉的初晓。

青铜鞘里晃着一柄笑，
霍霍的，是雪亮的宝刀，
有的笑，斩断你灵府的逍遥。

梁 鎮

聞一多

默 示

絃琴已經沉到了海底，
月亮不再露她的圓光，
地平上浮起一道霞彩，
使我歡喜，也使我絕望。

愛，這時候我在玩味
你的嘆息，你的眼淚。

最溫柔的四月，他們說；
花在迸發，林鳥在歌唱。
你听，那綠野上，幽谷里，
蜂群顫動金色的翅膀。

愛，這時候我挨近你，
低聲喚出你的名字。

天是那样青，又那样美，
隐约传来城市的喧响；
啊，宁谧的生命的伟力，
你在从穹苍慢慢下降！

爱，我怎能说这默示
在我们心里会消逝？

（1）

郭沫若

天 狗

我是一条天狗！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 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①的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经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一九二〇年二月

① 英语，物理学所研究的“能”。

笔立山头展望

笔立山在日本门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塵，了如指掌。

大都会的脉搏哟！

生的鼓动哟！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 symphony^①，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 Cupid^②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
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一九二〇年六月

① 英语，交响乐。

②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其形象为一背生双翼、手持弓箭的美童。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
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
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
的诗歌，力的 Rhythm^①哟！

一九一九年九十月间

① 英语，律吕。

夜步十里松原

海已安眠了。

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

听不出丝毫的波声涛语。

哦，太空！怎么那样地高超，自由，雄浑，清寥！

无数的明星正圆睁着他们的眼儿，

在眺望这美丽的夜景。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沉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灯 台

那时明时灭的，
那是何处的灯台？
陆地已近在眼前了吗？
转令我心中不快。

啊，我怕见那黑沉沉的山影，
那好像童话中的巨人！
那是不可抵抗的，
陆地已近在眼前了！

新 芽

新芽！嫩松的新芽！
比我拇指还大的新芽！
一尺以上的新芽！
你是今年春天的纪念碑呀！
生的跃进哟！
春的沉醉哟！
哦，我！
我是个无机体么？

冰心女士

繁 星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愤的人罢！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四八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罢，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六〇

轻云淡月的影里，

风吹树梢——

你要在那时创造你的人格。

七五

父亲呵！

出来坐在月明里，

我要听你说你的海。

一三一

大海呵，

哪一颗星没有光？

哪一朵花没有香？

哪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一四七

将来

明媚的湖光里，

可有个矗立的碑？

怎敢这般沉默着——想。

春 水

四一

小松树，

容我伴你罢，

山上白云深了！

四八

萤儿自由的飞走了，
无力的残荷呵！

一二四

黄昏了——
湖波欲睡了——
走不尽的长廊呵！

袁水拍

小诗四首

一 赠友

小小的牛犊在山坡上，
尖尖的耳朵摆了又摆。
斜着的眼睛像榆叶的形状，
胆小地朝我望望。
背脊骨是弯下的，
腹部的肋骨一条一条，
稀稀的颈毛没有一点光泽。
一匹没有母亲也没有亲人的
小小的牛犊在山坡上。

二 折断的松树

一棵小松树齐腰折断了，
半个身体倒在地上。
松针还是绿的，

但是，我晓得它，
明天就是焦黄。

折断的树杆，
像折断的骨骼。
就这样断在那儿，
就这样断在地上。

我俯下身去看看，
看看那折断的伤口，
是不是湿润的，
还是已经枯干，
但是，这有什么两样！

三 城市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它有酒馆的气味，
它有汽车的气味，
它有车轮卷起的尘埃，
它有说谎的商业和标语。

它将招待你，用吵闹的市街，
用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欺骗，
用麻痹了的心肠，
像一匹野兽似的蹲着，
城市在前面等着你。

四 理发匠

理发匠熟悉地运用着他的剪子，
把剪子嚓嚓嚓地在空中敲响。
夹着梳子的手搬弄你的头，
像整理一块荒芜已久的草场，
他整理着你这乡下来的人。

洗掉你鬓发里的稻草屑，
塞没你皮肤上的毛孔，不能呼吸，
剃掉你脸颊上的太阳光，
用膏，用油，再用粉，涂着，抹着，
他整理着你这乡下来的人。

——《现代中国诗选》

汪铭竹

纪德与蝶

热情的细网，重又络住他徬徨的心。纪德
向非洲发掘新的食粮去，蓦地像
春天往他身上扑来，于是开始了蝶的狩猎。

他说：这是一种青年时的计划，在老年时
才实现。向往着这簇新的世界，已往
二十年，或许三十年了，彷彿一支隐秘的梦。

非洲诚然是块迷人的土地，有绿色大蛇，
有羚羊，有庞大的纸草田，灰色蜥蜴与大白鹭，
古代白蚁居室，如座圆顶的短山丘。

木棉树，旅人树，棕榈树，像银耳般大的
巨大的羊齿类寄生；鳄鱼身上，是多好的
美的斑纹，野火烧过的荒地上，有狮子来往。

魔鬼一般的孩子们，头顶上插着一翎大羽毛，
美的上肢之女人，髀骨上装起金灿灿的铜环，
并以棕榈纤维编成短短的裙，此外，还有文面
的土人。

凌压在这一切奇异之上的，非洲更是蝶之王国；
大的燕尾蝶，蔚蓝色，珍珠色，硫磺色嵌着
黑的斑点，有的翼背上更闪烁金光……

但不久纪德的坏时辰到来了，他的热心
照射了非洲的空间，他闯入了后台，扯开了
眩目的布景，在那里他目击了丑陋与可耻。

孩子们赤裸着上身，没一片布，生疥疮，生癣，
生痢痢，象皮症，瞌睡病，像播种落在
每个人身上。死亡牵起手，拜访着家家。

全像没有牧者的愁惨的人畜呀，女人在
雨淋下漏夜给修着汽车路，割树胶者
已是被榨干的橘，剩下了空的皮壳。

太重的徭役，土人全都逃往荆棘中去了，
如一只只被猎逐的野兽。部落抛下了，乡村
抛下了，自然更顾不了家庭与耕种。

一举眼，荒芜的田成了一片柴草，蛰伏在

向无人居的洞穴中，以草根果腹。在荆棘中，真理有何等昂贵之代价呀！一个土人头目如是说。

于是从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纪德深深诅咒
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却了新奇的感觉，忘了蝶，
忘了长柄的捕蝶网，终于他冲出谎言的黑屋。

三十年三月一日

法兰西与红睡衣

巴黎，世界的花床，
剩下一堆灰烬，没一星火。

千夫所指，十目所视，
红睡衣是压着法兰西的魔魔。

黑蜘蛛拼命放出死前回光，
又纺织了一面毒网。

自柏林铁甲车纷至沓来，
饱吞下法兰西煤炭。

播音员不断喊着待访的男和女；
夜沙龙中，竖琴小鼓失了声。

一扇扇铁栏门，风瘫
在地上，碎玻璃，五彩缤纷。

千千万万的人，哑了，
喉头里则异样的怪痒。

集中营拥挤着人众，
人众日夜作圣贞德之幻想。

三十年十一月十日

夏 蕾

山

舟行七日，
我从海的波涛上
投入了山的波涛。

是第一次
当我的双足踏上
这北国底松软的黄土，
虽曾有
像哥伦布的伙伴似的，
俯伏在证实了的新大陆上，
将嘴唇去吻接大地的心情，
我也不能绝无眷恋于海。

我曾是一个多梦的孩子：
从我睡着的眠床上
垂下薄薄的纱帐，

那是染了
海的颜色，
海的喜悦的笑影，
在帐里，
我梦见过海上的初阳。

我曾有一段沉醉的日子：
像嗜饮者沉浸在
深夜的酒店的灯光里，
我沉浸在
薄暮的小湖之滨；
在暮霭下闪着微光的湖水，
我想像它是海上的黎明。

我说过“我是爱水的人”，
但今天却浮沉在山国里。
虽也有延水潺潺，
召唤着遥远的忆念，
然而山，
却以顽强的不移的姿态，
把握着我：
犹如水启示了我的梦幻，
它启示了我的劳作。

虽说是荒瘠的秃顶的山
像守财奴的扑满，

不轻易给人以一草一木，
当我们有锄头在手，
它也大量地
献出了黄金一样的小米的颗粒。

虽说是低矮的丑陋的山
靠几千年前的洪水
冲积了瘦磷磷的石骨，
当我们有长枪在握，
它也英勇地
担负了保卫子民的屏障。

如果说我是热爱着
这北国的山的波涛，
那是因为我投入了人的波涛！

二 月

二月
溶雪的日子，
雪溶化在
它原先占领了的
山上，
路上，
茅屋顶上，

枯草的根上，
秃树的枝桠上，
怕冷的人们底心上。
山依然是山，
将那些满覆着的
 白的团块，
 白的斑点，
 白的微粒，
吞没在
筋脉纵横的肌肤里，
像一双从战斗中
抽出的手，
毛孔里腾着热气。

而太阳，
那火热的红球，
在淡蓝而闪光的太空，
驱逐着灰色的云块，
而且像在呼嚷着什么，
像致一篇欢迎词，
二月，
解冻的日子。

那结冻的哑暗的小河，
今天
却在嘶着龟裂的冰块，

噍噍噍噍
噍噍噍噍地响，
然后，
又访问别一条溪流去了；
它们谈得怎样地欢畅呵！

那挂在嶙峋的石崖上的
锥形的冰柱，
我们的山的白髯，
今天哪里去了？
代替它的是微温的水滴，
是欢喜的泪珠，
流在古老的
山的多皱的脸上，
低声的诉说
又一代的年青。

而风，
挟着醉人的呼吸，
吹着复甦的大地，
吹过教堂的塔尖，
在无声的钟楼下，
在被缀上了红星的
圣母龛前，
就爆发了歌声：
是迎接世纪的春天的

中国的战歌，
是迎接世纪的春天的
没产者的进行曲。

一九四〇年二月

杜 谷

江，车队，巷

江

喑哑的江
瘦弱的江
来自荒远的山中的
古老的江
你是病了吗

在冬天的灰沉的天幕下
你沉默地流过城市的边沿

当更深的夜
你江上沉落着潮湿的雾
我仿佛听到你无声的
悲哀的啜泣
是吗？你

你是不是回忆起
绿色的六月
羞惭你失去了洪水时节的
强壮的力？

不，你不要悲哀
你不是还
为祖国
从星散在你身旁的僻小的村庄
运来了城市的食粮

你不是还
为祖国
载运了大队的兵马
向东方去
征伐他们的仇敌吗？
喑哑的江
瘦弱的江呀
你不要再
悲哀吧！因为
春天
又要来了

车 队

广大的
辽阔的

祖国的原野！
我每天大早一爬起床
就跑到窗口
向你问安好

今天我看见
辽阔的江的对岸呀！
有来自南方的
载重汽车队

它们披一身尘沙
从遥远的山中
那覆盖着雾的轻纱的
红色的草坡上
出现
穿过疏林
唱着歌迅急地奔来

唱着愉快的歌
唱着发散着蓝色的海水气息的歌

到了渡口
向耸立在山冈上的，祖国的
发光的大城
扬起手

它们排列着爬上渡船
过江来了
眼里射出亲切的光辉
伸开手臂
啊！母亲
它们的眼里流下
欣悦的眼泪

它们载一车南国的温暖
开进了祖国的怀抱

巷

破碎的巷
坍倒的巷呀！

我看到了
灾难的风暴
刮过我们城市的废墟
你破碎的窗棂
你坍倒的楼
你无遮的庭园
你无顶的房舍
你烧断的墙
你横七竖八的木柱

.....

都掩着憔悴的污脏的脸

只把焦黑的疤痕
悲哀的裸露着

扶着那
年老人的牙齿似的一段危墙
在破瓦堆上
一拐，一拐
艰困地走着的
老母亲
你脸苦痛地皱结着
喃喃地诅咒些什么？
是的，我知道
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祖国的子民
心里都种着仇恨。

四〇年冬末写于楼上

泥土的梦

泥土的梦是黑腻的

当春天悄悄爬行到北温带的日子
泥土有最美丽的梦

泥土有绿郁的梦

灌木林的梦
繁花的梦
发散着果实的酒香的梦
金色的谷粒的梦
它在梦中听见了孩子们的刈草镰
和风车，水磨转动的声音

它在梦中听见了
潺潺的河水
和牝牛低沉的鸣叫
和布谷鸟催耕的歌
和在温暖的池沼
划着橘色的桨的白鹅的长曲

我们从南方回来的漂亮的旅客
太阳，却正用金色的修长的睫毛
搔痒着它
春风又吹着它隆起的乳房
它美丽的长发
它红润的裸足
又吹卷着
它的宽大的印花布衫的衣角

一天夜里
旷野降下了滂沱的大雨
雨以它密密的柔和的小蹄

不停地吻着泥土
激动地摇拍着泥土
热情地抚摸着泥土

泥土从深沉的梦里醒来
慢慢睁开它美丽的大眼
它眼里充满了喜悦的泪
看,我们的泥土是怀孕了

四〇年春三月,四一年四月改

艾 漠

生 活

我们的生活：
太阳和汗液。

太阳从我们头上升起，
太阳晒着我们，
像小麦
我们生长
在五月的田野。

我们是小麦，
我们是太阳的孩子。

我们流汗，
发着太阳味，

工作
在小麦色的愉快里。
歌唱
歌唱
在每个早晨和晚上。

生活，
甜蜜而饱满的穗子。
我们兄弟般的
结紧在穗子上，
我们——熟透的麦粒呀。

赵令仪

马 上 吟 ——去国草之二

停马于祖国的边疆上，
我们守卫着祖国的门。

曾如条长寿的巨龙，
我们爬过了横断山脉。
马蹄踏过
云岭山上软软的雪
也踏过高黎贡山的草
山茶逗着春天
我们的马也笑了。

（我们的马是多情的哩。
他会悄悄停下
吻一下山地的花，
吻一下带翠的新芽。）

一如飞地，我们的马
奔驰在草原上。
草原悄悄绿了，
绿透了辽阔的边疆。
马蹄轻轻起落，
起落在春天的胸脯上。

（而我们听见土地
轻快地舒息着。
土地长成了春天，
春天恋着我们
多情的马蹄。）

我们越过澜沧江，
江水如一面镜
照着我们
红得发光的脸，
红得发光的旌旗。
怒江的水陪我们笑，
陪伴我们的寂寞。

（我们有一片
淡淡的乡愁哩。
如一粒沙子，昨天
我们把它丢在山上，
丢在怒江的水底。）

我们宝爱着马，
更宝爱生长我们的土地。
扬扬鞭，把战斗的种子
撒在马蹄穴里，
让战争强健我们的土地。

如今停马于祖国的边疆上，
我们守卫着祖国的门。

伍棠棣

芋 田 上

南方雨后的黄昏
短得像羊儿的尾巴。
暮霭杖着松林
从遥远的山脊
走回郊原上的家。
郊原上，我牧看着牛群。

收获的季节，
是耕牛享福的日子，
望着自己耕过的田地，
长满谷粒，埋着紫芋，
摇摇尾，舐舐舌尖：
“假若我不吃草
又怎能养活田地呢？”
耕牛笑了，又低头啃着青草。

透熟的谷粒，
必须再喝许多水。
我叫稻田掀开嘴巴，
愉快地，亲切地，
将水轻吐给芋田，
让新生的紫芋长得美，
长得甜，长得肥大。

芋田，
多辽阔啊！
这绿色的长堤，
这短矮的绿堤啊！
绿堤抱着禾穗的金浪，
金浪也抱着绿堤：
纠缠的，蓬勃的，
以无边无极的
健康的线条
描一抹无垠的希望，
飘向多雾的远方。

绿色的堤，
爱护着我们艰苦的命，
教喝血的饥荒
扬着黑色的翅膀
永离我们的田庄。
而我们

用艰苦生命的血汗
筑起绿色的长堤
永远的卫护着大地。

“白饭好吃田难种，
紫芋好吃地难耕；
娇娥生在人家里，
风流好耍路难行。”

“一块大田长又长，
九个横牛耕一行，
三百大船溯江上，
还嫌船少不开仓！”

歌声

像一橦白帆
从东山荡到西山，
荡着爱慕，
也荡着梦想……

芋田上，
用锄头挖掘紫芋，
我应和着荡漾的歌。
黄昏老了，
用芋田的绿掌
捧着只只芋，

我跨在牛背上
随一串熟悉蹄声
信步回家……

陈逸冬

猫

一九四一年就要完了
时间在你双瞳上
像雨水落在屋脊
分两边流，流去……

你翠绿的虹彩
把时间，像魔术师
玩弄着，变幻着
如赛马者的鞭挞
如真空，让一片羽毛
比野马尘埃还落得快
落得沉重，没半点儿怜惜
像对殖民地的蹂躏
和剩余价值的剥削

在今夜，只要你那瞳孔

缩成一条线啊，在今夜
只要古铜镂花的旧钟
时针，分针与秒针
也叠成一条线，齐指着
罗马字“XII”：
今夜便完了
度过了一年

趁今夜——你瞧
今夜多热闹：
有猛虎在咆哮，狼子磨牙
沐猴衣冠从市街到市街
大肚皮的肥猪把背皮
挤着木栅只管擦，擦
哪一匹狗儿不叫，狐狸不发骚
哪一匹耗子不往洞里逃……

你太冷情了
你在灰灶上
印一朵梅花！
又一朵梅花！

一九四一年已快完了
原谅我，我不曾为你写过
十四行或者八行的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夜未央时

空 街

空街是一无所有，像一条
四百米突长的跑道，
除了土地，连青草
也不见半片儿飘摇。

白日哪，白日的空街，
空街要趁着白日
来表演它的能耐，
不要半间房屋或一张广告，
空街自有它的繁华，
如水的流荡，火的喧哗。

是人的流荡与人的喧哗，
空街又没有驰驱或停留的车马，
没有招牌也没有插草标，
空街竟招徕了远近的
农工，工人，文化人，
学生，公务员，有闲者，
娼妓与流氓也穿插在
贵妇与绅士的行列。
让空街，给赤足草鞋
长钉马靴和高跟鞋

尽情的摩擦，尽情的敲打！

斜肩着扁担的过去了，
斜着眼斜着头的过去了，
嘴角斜挂着半枝烟卷的
过去了，过去又过来了，
卷发细腰肢的背影
是那样的婀娜，你瞧，
又飘过了红的领巾，黑的领巾，
彩色的领巾与彩色的人群。
就在这些彩色的人群的脚边，
空街陈列着褪色的货物：
铜边炉，锡锅，白铁筷子，
金丝眼镜，珐琅的彩瓶，
各式的挂钟，座钟，挂表和手表，
各式的自来水笔，各式的镜屏，
各式的“响器”候你来吹敲……

皮统子，皮靴，皮手套，
皮大衣和皮短褂
全是尖子货——最好销！
今天你不买，看明天
明天又涨上了，它们随着
油盐柴米，随着洋纱，
物价像黄河的河床，
别说一年，就一天

一天也比一天高！

在那些华达呢，马口呢，
哗叽绒的体面服饰旁边，
也摆着像失了生命的
粗布的草绿色的脚绑，
贩卖者当然不知道
它是羞怯还是骄傲，
反正寻不出一血痕，
一点汁渍或一点疮疤。

这空街，连红豆也是商品，
佩剑一柄一柄地闪着光辉。
一毛钱买一颗爱情，
两毛钱买一对相思！
要不然，就花三块五块
来打扮成一个摩登的骑士！

空街是平坦的，像一条
四百米突长的跑道。
只瞎子才那样的踉跄
用手杖探索着空街，
而我们，光明的人群，
那一个不是大踏步，
从不曾意识到空街不平坦。

白日哪，我也趁着白日
在空街，带回一件东西！
我花三毛钱买了一枚
铜绿了的“宣和通宝”，
它不会告诉我它的遭遇
和它那个时代的故事……

丽 砂

昆 虫 篇

蚯 蚓

你锥破了完美的地壳
给大地加添着创洞，
然后是疲倦了睡在粉碎的泥土下
而咒恨着粗暴的草根戳伤了你的梦

蝶

你是春天的灯，
在绿野上照明了
一条走向花林的路径

鲁 藜

野 花

野花生长在荆棘里
好像理想活跃在监狱里

在河边，我们走
崖上野花向我们点头

望着野花
我们不再怕艰难的道路

—— 录自常任侠《抗战四年来的诗
创作》(1941)，原有第4节删去

力 扬

短 歌

一手执着《可兰经》
一手执着宝剑
穆罕默德
向理想的默伽
战斗而前

我把自己的生命
磨成匕首
把人民的声音
当作最宝贵的经典
向明天歌唱而前

侯唯动

血 债

春天，
一样地
没有温暖，
像讨债人底脸，
冷冰冰，
又难看。

透出残雪层的
——迎春花
开了！
那金黄的
生在血迹里，
象征着斗争就有胜利。

“血债

必须用同物偿还，
拖欠得愈久，
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鲁迅
世纪的纪录里
满印上我们底血滴，
今天——
便是翻转的起页！
把惨痛的过去
算一算吧，
另开下一篇帐册。

起来
被压迫的人们，
我们
把握着
全世界血的债权，
联合起来，
债主底阵线，
拿好啊
血写的清单。

要收帐，
拿起枪杆，
叫他们
——我们的敌人
照码十足地还，

本和利
要一期交完！

遗 囑

白桦
赤松
仍旧粘着雪片，
枯枝交织着
森林底银色线。

林深处的苍鹰
声声地叫唤，
那尖厉的歌唱
怪凄凉，
呻吟着
在山坡上：

孩子
我就落下斗争了一生的
最后一口气，
现在要特别吩咐你，
并不是没有遗产，
只为了
全被敌人占据。

可是——
也在你呢！
只要肯争气，
哪儿
不是肥大的土地？

现在
只有卸给你
没完成的负担，
忘记我，
扛着上前！

孩子，
拿起我们的枪吧，
这杀过
多少敌人的武器，
这是我
丢给你的
顶现成的东西。

没走完的路呵，
踏向前，
有一点气，
就干！……

去吧，
看大队走得太远；
死了没有悔恨，
我永远闭上眼……

一九三七年底完成，《我是初来的》

王独清

我从 CAFÉ^①中出来

我从 café 中出来，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哪一处去，才是我底
暂时的住家……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我从 café 中出来，
在带着醉
无言地
独走，

我底心内
感着一种，要失去了故国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静的街衢，
黄昏，细雨！

① 咖啡馆。

月 光

Pes Amica Silentia Lunae
——Vergilius①

月儿，你向着海面展笑，
在海面上画出了银色的装饰一条。
这装饰画得真是奇巧，
简直是造下了，造下了一条长桥。
风是这样的轻轻，轻轻，
把海面吻起了颤抖的叹声。
月儿，你底长桥便像是有了弹性，
忽高忽低地只在闪个不停。

哦，月儿，我愿踏在你这条桥上，

就让海底叹息把我围在中央，
我好一步一步地踏着光明前往，
好走向，走向那辽远的，人不知道的地方……

① 拉丁文，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 70——19 年)的诗句，大意为：月神在和善安闲地行走。

沈从文

我欢喜你

你的聪明像一只鹿，
你的别的许多德性又像一匹羊；
我愿意来同羊温存，
又耽心鹿因此受了虚惊：
故在你面前只得学成如此沉默，
(几乎近于抑郁了的沉默！)
你怎么能知道？
我贫乏到一切：
我不有美丽的毛羽，
并那用言语来装饰他热情的本能也无！
脸上不会像别人能挂上点殷勤，
嘴角也不会怎样来常深着微笑，
眼睛又是那样笨——
追不上你意思所在。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
我心就颤抖，身就沁汗！
并不当着别人，
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
我才敢低低喊你的名字。

废 名

灯

深夜读书，
释手一本老子《道德经》之后，
若抛却吉凶悔吝
相晤一室。
太疏远莫若拈花一笑了，
有鱼之与水，
猫不捕鱼，
又记起去年冬夜里地席上看见一只小耗子走路，
夜贩的叫卖声又做了宇宙的言语，
又想起一个年青人的诗句
鱼乃水之花。
灯光好像写了一首诗，
他寂寞我不读他。
我笑曰，我敬重你的光明。
我的灯又叫我听街上敲梆人。

理 发 店

理发匠的胰子沫
同宇宙不相干
又好似鱼相忘于江湖。
匠人手下的剃刀
想起人类的理解
划得许多痕迹。
墙上下等的无线电开了，
是灵魂之吐沫。

戴望舒

款 步 一

这里是爱我们的苍翠的松树，
它曾经遮过你的羞涩和我的胆怯，
我们的这个同谋者是有一个好记心的，
现在，它还向我们说着旧话，但并不揶揄。

还有那多嘴的深草间的小溪，
我不知道它今天为什么缄默：
我不看见它，或许它已换一条路走了，
饶舌着，施施然绕着小村而去了。

这边是来做夏天的客人的闲花野草，
它们是穿着新装，像在婚筵里，
而且在微风里对我们作有礼貌的敬礼，
好像我们就是新婚夫妇。

我的小恋人，今天我不对你说草木的恋爱，
却让我们的眼睛静静的说我们自己底，
而且我要用我的舌头封住你的小嘴唇了，
如果你再说：我已闻到你的愿望的气味。

款 步 二

答应我绕过这些木栅，
去坐在江边的游椅上。
啣着沙岸的永远的波浪，
总会从你投出着的素足
撼动你抿紧的嘴唇的。
而这里，鲜红并寂静得
与你底嘴唇一样的枫林间，
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
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
觉出了它的寒冷。

夜 行 者

这里他来了：夜行者！
冷清清的街上有沉着的跫音，

从黑茫茫的雾，
到黑茫茫的雾。

夜的最熟稔的朋友，
他知道它的一切琐碎，
那么熟稔，在它的薰陶中
他染了它一切最古怪的脾气。

夜行者是最古怪的人。
你看他走在黑夜里：
戴着黑色的毡帽，
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

——《望舒草》

玲 君

铃 之 记 忆

悠长地，连绵地，
是那样辽复的铃声吧？
如银色之吹管，
冷气透过做琥珀色神秘之林屋
海上浮来了薄暮的景色。

而又骤然变成苍老气息的，
翻开辉煌的古代旧事，
饶舌在迷茫的夜里。

我听见了闪动在吉普赛人的野火旁
那奇异的车铃的声音；
我听见了，在往昔莫斯科的夕暮
那哥萨克骑队的马铃声音。

你交结了浮动的
青的天，水，树，梦于一色，
又魔法地摇去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做为时时思忆的依据。

可是，你终于断续地消没了，
只零落如过时的蔷薇花瓣，
传出单纯的，
辽远的，幽寂的声音。

——《现代诗风》第1册，1935年10月

山 居

午间听骑驴的铃声由远方来，
夜里看山的眼睛巡逻似探海灯；
我的寥寂，你的冷静，
与山的忧郁是
三位一体的。

牛群，羊群，风群，
及穿过泉水之群的，

那是山岳的四重奏啊，
我们的皮肤，只随我们的青春
做黑色的洗礼。

我的心遂为大心所桎梏了，
我又成一个有信心的香客，
渴望着在深山中能见圣迹的显灵啊，
但我实不希望目睹
那断层岩石狰狞的面庞。

让绿色在这里做我们孤寂的标识吧，
让我们永获异教文学的禁欲感，
让我们永远的恋着
有忧郁味发散的山，我，及你——
我日夜朝拜的山中女神啊。

——《现代诗风》第1册，1935年10月

喷 水 池

面朝着你，散开
白银锻的褙裾的女神啊，
人说你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而生长，
你却隐晦地遮蔽你的身世。

你象征一株树，伫立
在蒸腾的人间，你喷射
晶洁清冽的花蕊——
你的颜色，你的言语。

你不曾看到风，雨，云，雪的奔驰，
这些冲出栅栏的骄傲诡异的走兽？
你不要模仿他们的表情与衣饰，
从掩映着你的四季的屏风后？

但我从未显示过
“我应当属于动物的纲目，
我本不是陆地上的产物”
的言语。 你沉默。
你只是不住地忧郁地旋舞，
好像吐出对于河海的恋思；
虽然你韵律地扬起水沫的拍节，
对于你移植的地域，你沉默。

整个梗干应当是花蕊的喷射——
增强她的言语，他的颜色；
整个植物应当是叶丛的堕落，
把这个大城市的边际完全埋没。

侯汝华

水 手

桅樯上旋转着
七色的明灯，
蔚蓝的海面上
白色的帆远了，
许多人的梦
迷失于汪洋的波涛中，
但没有一个人
知道你心中的大海。

地中海畔的去年的葡萄藤
挨过了严厉的秋天
可还是一样的凝绿？
而你的眼睛却凋谢了。
当薄暮的黄光
被天外的风吹动时，

你可曾感到那一年
在南中国嗅过的橙花香？

辛未

待到夜色垂落了
繁星跟灯塔的秋波
参杂着一个肺病女
歌唱城头的古调，
而你的多年的劫运
又在记忆里浮上了黑影，
为的是海已幽暗，
你却离家乡的果树园更远了。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八日

——《现代诗风》第1册，1935年10月

灯 与 影

我不会晓得
灯与你怎样，
自从我的灵魂
迷茫在你的发间，
我的影子
便觝觝无地了。

被囚在寂寞里
我不敢扬起眼皮，
我知道你走了
走避在梦的彼岸，
但我又时常看见你
在恐吓我的影子。

——《新诗》第4期，1937年1月

你走避在梦的彼岸
我却不敢扬起眼皮
我知道你走了
走避在梦的彼岸
但我又时常看见你
在恐吓我的影子

现代诗抄·侯汝华

现代诗抄·侯汝华

林 庚

像海样的生出珊瑚树的枝
像橄榄的明净吐出青的果
秋天的熟人是门外的岁月
当凝静的原上有灵星的火
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
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
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
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

（原诗刊于《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

秋 之 色

像海样的生出珊瑚树的枝
像橄榄的明净吐出青的果
秋天的熟人是门外的岁月
当凝静的原上有灵星的火
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
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
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
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

——《文艺先锋》第1卷第1期，

民国31年（1942年）10月

史卫斯

独 游

我的代步也有了故国之悲？
拉长的脸如欲哭无泪。
我的目光倦停在白云上，
一撙鞭，动一动我的乡思。

南屏山如今也变得这样多郁，
钟声压住旅行人的帽子。
我问你：可像个行脚的少僧？
四蹄双足一般沉重。

——《新诗》第3期，1936年12月

钱君匋

路 上

一乘双飞掠过柏油的路面，
只扬起一些青烟的轻尘。
举着千臂的冬树，
在路上揖着，迅速地退去。

幽歌着的电讯木，
三角与立方组成的住宅
衬着青的远天。
一切平静，我独自步行着。

——《新诗》第6期，1937年3月

李白凤

梦

五百小梦的悲欢离合
一个大梦又团圆了
乃有理想的小号兵
吹不响一串高度的点名号——
暗室若有透明的珍珠
我将为你用五百首好诗
穿起一年的眼泪……

——《新诗》第4期，1937年1月

小楼

山寺的长檐有好的磬声

江南的小楼多是临水的
水面的浮萍被晚风拂去
蓝天从水底跃出

小笛如一阵轻风
家家临水的楼窗开了
妻在点染着晚妆
眉间尽是春色

——《新诗》第3期，1936年12月

沈 洛

夜 行

随黄叶俱至，
萧风往来于林间。
晚行人走在荒山的破庙前，
欲想吐露一些气候的嗟叹！
风翼掠肩而过。
呜咽的哭声止住行人的脚步，
互相换一片苦味的笑。
想一个千年的老狐，
张灯于秋日的山道中。
引取路人的问询；
使一个不小的神奇，
使人止于荒草万冢间；
不复以迢迢的道路为重，
画一个荒唐梦于床头人的枕边，
一觉醒来已是千古。

陈雨门

冬 丁

秋 晚

我爱这蝙蝠飞
这耳语似的诗思
我的心跟着落叶流
声音沙沙地
飞乱黄昏
剪破云
吹远记忆
记掉秋天应该叹息的叹息

——《新诗》第4期，1937年1月

陈 时

标 本

它们是在凝视着蓝天吗？
它们还有繁多的幻想的梦吗？

那些有优美的灵魂的，
为人们杀死了，嵌着玻璃质的
假眼睛，涂着彩色油漆在嘴上，
陈列着的鸟类的标本，兽类的标本。

它们是生活在永恒的忧愁中吧，
有华丽的骄傲的扇尾的孔雀，
天空的帝王鹰，
替老渔人捉鱼的鸬鹚，
怀恋着月夜的小白鹿啊，
虎，寂寞的驼鸟……

它们都不再诉说着他们的不幸，
因为它们已没有美好的声音了。
它们的眼睛像是记忆的泉，
它们是思想的颜色与寂寞谐合了。

——《新诗》第4期，1937年1月

苏金伞

雪 夜

未曾打过猎，
不知何故，
忽然起了夜猎银狐的憧憬：

夜雪的靴声是甘美醉人的；
雪片潜入眉心，
衔啄心中新奇的颤震，
像锦鸥投身湖泊擒取游鱼。

林叶的干舌，
默颂着雪的新辞藻，
不提防滑脱两句，
落上弓刀便惊人一跳。

羊角灯抖着薄晕，
 彷彿出嫁前少女的寻思，
 羞涩——但又不肯辍止。

企金

并不以狐的有无为得失，
 重在猎获雪夜的情趣；
 就像我未曾打过猎，
 却作这首夜猎银狐诗。

——《新诗》第6期，1937年3月

罗莫辰

永 夜

梦在无梦的梦中
知道跋涉的重量么
悄悄地落在松林外的
流星而已
古代行脚僧人
一一闭目远去
当我们怀归的时候
我们是鱼
夜在盲人眼里
莲华开遍大千世界

——《新诗》第1期，1936年10月

第 5 期

无 法 投 递

无法投递
退回原处

没有名号的街道
唉正小病初愈

墙是独白
窗是对语

下雨的晴天的漫游
破皮鞋补了又补

一到深夜如海
细数邻人的脚步

无法投递
退回原处

徐 迟

蝶 恋 花

春云春树下，
蝶乱飞，
花也乱飞，
悠思遂辘轳了：
 郎如薄幸，
 妾即薄命；
但是，蝶贪欢，花也贪欢，
 蝶乱飞，花也乱飞，
金井灿烂处：
 蝶恋花，花恋蝶，

莺到了。

啊——

橹^①

你没入雾里去的时候，我把你比做了橹；橹这样摇曳的远去了，没入深雾里去了。在美丽的河床上，须有更美丽的橹的步伐的。水的花上，沾着雾，然而在这冬天的市街上，气候凝固，你为什么不借着这冰¹冻的¹掩¹袂¹的¹暮¹的街灯之光，投我一个侧影的鱼似的视线呢？橹的胴体上，抹着黄色的桐油；橹是人鱼，橹是游泳的女郎——你是爱侧游的吗？我目送你，侧往左，侧往右，度水，度桥，在桅橹之影的林¹中隐没入雾里了。载着我的心的是你这美丽的船舶，而你这支¹美丽的橹摇着我的恋爱了。

——《现代诗风》第1册，1935年10月

编者原注

① 此诗原为《A Love Letters》（《一封情书》）中之一章，编者改题今名。

上官橘

窗

在窗前有两个人对话。

一个有青铜发髻蓝宝石眼睛的男人，一个是有海水的青色卷发的少女，她穿着一件白云的衫子。

——黎明叫我送信给你们，在夏天她来的更要早了。

——我们要用智慧的歌声迎接她，用感激的眼泪迎接她。

——她更美丽了，她已脱去了白云的羊毛衫子，而穿上金色的上衣和蓝色的长裙了。

——我们要用青色的草原和山峰迎接她，用梦的五彩的记忆迎接她。

——她将为你们带来礼品：青白色的雾的大幔帐，和奔驰的淡金色的鹿车，上面载满了充溢着夜的香气的水藻和花朵。

——我们要用古老的魔术的图案迎接她，用
坚硬的化为岩石的肉体迎接她。

——《新诗》第5期，1937年2月

陈江帆

欲 曙

耿耿欲曙天，
窗牖飘起一片鼠灰色，
是有飞鼠在翻飞么？
它翻飞着，沿那窗际，
轻轻移过墙阴，
又轻轻落在地板上。

但俄顷消失去，
窗下不再是鼠灰色，
却以翻飞着无数乳鸽之羽
使我辨识小书桌的脚。
林间第一只鸟唱，
厨娘轻轻走下楼来。

俞铭传

闻一多

拍 卖 行

来自不同的门第的
一群失宠的尤物。
以往的日子乃是潘彼得之梦。

曾经在香艳的嘴唇上亲吻的；
曾经与女人的手指同谋的；
曾经随着蜜蜡的胸脯而起伏的；
曾经以神秘的圆眼睛
摄取欢乐的灵魂的；
曾经不分永昼与永夜地
用象牙的吸盘吮血的；
曾经藉浩渺的风云或苍老的松石
装饰着华丽的客厅的；
曾经任劳任怨地越过
千重山；万重水的……

以往的日子乃是潘彼得的梦。
王昭君还在依恋汉宫吗？

那边却是芝加哥的屠场：
吊在铁丝的脖子上的
 皮革的纵队，
 哗叽的纵队，
 绸缎的纵队，
还有使马纳的眼睛迷离的
 说不出名字来的纵队；
还有羊毛与驼毛的 torsl：
 汽油，脂粉与香水，
 以及梅毒的细菌
 酿造着都市的氛围。

它们已经失去了处女的颜色。
它们果真失宠了呢，还是战争消瘦了它们
 的恩人？
且听门楣上的收音机。
吉卜赛的女人替它们算命了。

夜 不 寐

一千只墨鱼受惊了
哪儿是鳄之齿呢？

徒然望断秋水
也不见一朵咸的花。

锦被上长满大药小药
翻转来吧，再翻过去……
钟摆拖曳着沉重的时间，
可怜的 Atlas^①的兄弟！

一九三七年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泰顿巨神之一。

以呢帽当雨伞

以呢帽当雨伞
头的感觉渐渐和心的感觉平衡了。
踏着路上的泥水，
踏着水中的灯光，
阿拉伯人骑一匹骆驼
独过月光下的千里沙漠。

一九三八年

梦 去 了

梦去了，
留下一列特别快车

深夜里蜿蜒于山谷中
听自己的心脏跳动。

梦有香蕉的味，
梦有文旦的味，
梦有贝多芬的交响乐的味，
有明矾的味，
有什景菜的味。

一个细胞有一个旅客的心情，
旅行者或以希望为餐，
或以忧虑为饮。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宜昌

隐 居 者

隐居者常绿树
用荫影抚摩羊肠小径。
竹林里的弦丝居然断了，
因为我曾经听过你的低语。

不禁想起你在青苔上
踏着雀跃的脚步，
我把身子弯成一只圆规

吻着轻快的音符。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乌尤寺

郊

十二月的夜

伸着 Mephistopheles^①的手

(手背上长满一丛一丛的黑毛),

在树枝上,在草叶上,在池塘上,

用冰霜制造着疲劳毒素。

就寝号在空旷上巡逻了一遭。

游魂们从泥土的缝里钻出来

伸一伸懒腰,

作一次深呼吸,

手挽手地在林荫道上舞蹈。

耶稣的胸膛仰卧在十字路口,

他的头上,他的脚上,

他的左右手上,

四连串的路灯

钉着四颗生锈的惊叹号。

① 靡菲斯特,歌德《浮士德》中的恶魔。

压 路 机

压路机表现坦克的姿态，
计算着稳健的步履，
而且替自己解嘲，
“地呵，我的身分一万斤！”

铁轮碾着石子，
石子压着白骨。
剪去了锋芒和棱角，
它们也许有翻身的日子，
却再也不能望见自己的老家——
有阳光访问的老家，
有崖麓守护的老家。

千千万万的石子
在压路机的威力下
组织了一条漫长的路，
从乡村通到城市，
从精神通到物质。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清华

何其芳

河

我散步时的伙伴，我的河，
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这是多么无意识的话啊。
但是我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从我们居住的小市镇流过。
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像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夜歌和白天的歌》

醉 吧

讽刺诗一首

借波德莱尔散文小诗题目

醉吧。 醉吧。
真正的醉者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如其酒精和书籍
和滴蜜的嘴唇
都掩不住人间的苦辛，
如其由陶醉而苏解
而终于全醒，

是否还斜戴帽子，
还半闭着眼皮，
扮演着一生的微醺？

震慑于寒风的苍蝇
扑翅于纸窗间，
梦着死尸，
梦着盛夏的西瓜皮，
梦着无梦的空虚。

我在我的嘲笑的尾声上

听见了自己的苍蝇：

“你也不过嗡嗡嗡

像一只苍蝇。”

如其我是苍蝇，

我期待着铁丝的手掌

击到我头上的声音。

十二月十一日草成

——《新诗》第4期，1937年1月

艾 青

青色的池沼

青色的池沼，
长满了马鬃草；
透明的水底，
映着流动的白云……

平静而清淤……
像因时序而默想的
蓝衣少女
坐在晨曦的原野上。

当心呵——
蹄蹄撩动着薄雾，
一匹栗红色的马
在向你跳跃来了……

秋

雾的季节来了——
无厌止的雨又徘徊在
收割后的田野上……
那里，翻耕过的田亩的泥黑
与遗落的谷粒所长出的新苗的绿色
缀成了广大，阴暗，多变化的平面；
而深秋的访问者——无厌止的雨
就徘徊在它的上面……
人们都开始蜷伏到
那些浓黑的屋檐里去了；
只有两匹鬃毛已淋湿的褐色的马，
慢慢地走向地平线
搜索着田野的最后的绿色……

太 阳

从远古的墓莹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
蛰伏的虫蛹转动于地下
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
城市从远方
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开
陈腐的灵魂
搁弃在河畔
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生 命

有时
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
平放在壁上
让一片白垩的颜色

衬出那赭黄色的健康

青色的河流鼓动在土地里

蓝色的静脉鼓动在我的臂膀里

五个手指

是五支新鲜的红色

里面旋流着

土地耕植者的血液

我知道

这是生命

让爱情的苦痛与生活的忧郁

给它去担戴罢

让它喘息在

世纪的辛酷的犁铧下

让它去欢腾，去烦恼，去笑，去哭罢

它将鼓舞自己

直到颓然地倒下！

这是应该的

依照我的愿望

在期待着的日子

也将要用自己的悲惨的灰白

去衬映出

新生的跃动的鲜红

煤 的 对 话

A. Y. R.

你在哪里？

我住在万年的深山里
我住在万年的岩石里

你的年纪——

我的年纪比山的更大
比岩石的更大

你从什么时候沉默的？

从恐龙统治了森林的时代
从地壳第一次震动的时代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

死？不，不，我还活着——
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

浪

你也爱那白浪么——
它会啃啮岩石
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
撕碎布帆

没有一刻静止
它自满地谈述着
从古以来的
航行者的悲惨的故事

或许是无理性的
但它是美丽的

而我却爱那白浪
——当它的泡沫溅到我的身上时
我曾起了被爱者的感激

老人

在那条垂直线的右面
半件褴褛的黑制服

三颗铜纽扣沿着直线
晃着三盏淡黄的油灯
——油已快干了
紫铜的面色有古旧的光
弯着的手的皱裂的手掌的
皮肤里蜷伏着衰老的根须
他在紧握着痉挛的生活的尾巴
——滑进了泥污里的鳅
他摇摆着古铜的前额
白沫里溅出咒诅的花
饥饿的颜色
染上了他一切的言语

他死在第二次

一 昇床

等他醒来时
他已睡在昇床上
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两个弟兄抬着他
他们都不说话

天气冻结在寒风里
云低沉而移动

风静默地摆动树梢
他们急速地
抬着舁床
穿过冬日的林子

经过了烧灼激剧的痛楚
他的心现在已经安静了
像刚经过了可怕的恶斗的战场
现在也已安静了一样

然而他的血
从他的臂上渗透了绷纱布
依然一滴一滴地
淋漓在祖国的冬季的路上

就在当天晚上
朝向和他的舁床相反的方向
那比以前更大十倍的庄严的行列
以万人的脚步
擦去了他的血滴所留下的紫红的斑迹

二 医院

我们的枪那儿去了呢
还有我们的余满血渍的衣服呢
另外的弟兄带上我们的钢盔
我们穿上了绣有红十字的棉衣

我们躺着又躺着
看着无数的被金属的溶液
和瓦斯的毒气所啮蚀过的肉体
每个都以疑惧的深黑的眼
和连续不止的呻吟
迎送着无数的日子
像迎送着黑色棺材的行列
在我们这里
没有谁的痛苦
会比谁少些的
大家都以仅有的生命
为了抵挡敌人的进攻
迎接了酷烈的射击——
我们都曾把自己的血
流洒在我们所守卫的地方啊……
但今天，我们是躺着又躺着
人们说这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却不要这样啊
我们躺着，心中怀念着战场
比怀念自己生长的村庄更亲切
我们依然欢喜在
烽火中奔驰前进啊
而我们，今天，我们
竟像一只被捆绑了的野兽
呻吟在铁床上
——我们痛苦着，期待着

要到何时呢？

三 手

每天在一定的時候到來
那女護士穿着白衣，戴着白帽
無言地走出去又走進來
解開負傷者的傷口的繃紗布
輕輕地扯去藥水棉花從傷口
洗去傷口的發臭的膿與血
纖細的手指是那麼輕巧
我們不會有这样的妻子
我們的姊妹也不是這樣的
洗去了膿與血又把傷口包紮
那末輕巧都用她的十個手指
都用她那纖細潔白的手指
在那十個手指的某一個上閃着金光
那金光晃動在我們的傷口
也晃動在我們的心的一個角落……
她走了仍是無言地
她無言地走了後我看着自己的一隻手
這是曾經拿過鋤頭又舉過槍的手
為勞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
現在却無力地摺在胸前
長在負了傷的臂上的手啊
看着自己的手也看着她的手
想着又苦惱着

苦恼着又想着
究竟是什么缘分啊
这两种手竟也被搁在一起？

四 愈合

时间在空虚里过去
他走出了医院
象一个囚犯走出了牢监
身上也脱去笨重的棉衣
换上单薄的灰布制服
前襟依然绣着一个红色的十字
自由，阳光，世界已走到了春天
无数的人们在街上
使他感到陌生而又亲切啊
太阳强烈地照在街上
从长期的沉睡中惊醒的
生命，在光辉里跃动
人们匆忙地走过
只有他仍是如此困倦
谁都不曾看见他——
一个伤兵，今天他的创口
已愈合了，他欢喜
但他更严重地知道
这愈合所含有的更深的意义
只有此刻他才觉得
自己是一个兵士

一个兵士必须在战争中受伤
伤好了必须再去参加战争
他想着又走着
步伐显得多么不自然啊
他的脸色很难看
人们走着,谁都不曾
看见他脸上的一片痛苦啊
只有太阳,从电杆顶上
伸下闪光的手指
抚慰着他的惨黄的脸
那在痛苦里微笑着的脸……

五 姿态

他披着有红十字的灰布衣服
让两襟摊开着,让两袖悬挂着
他走在夜的城市宽直的大街上
他走在使他感到陶醉的城市的大街上
四周喧腾的声音,人群的声音
车辆的声音,喇叭和警笛的声音
在紧迫地拥挤着他,推动着他,刺激着他,
在那些平坦的人行道上
在那些眩目的电光下
在那些滑溜的柏油路上
在那些新式汽车的行列的旁边
在那些穿着艳服的女人面前
他显得多么褴褛啊

而他却似乎突然想到把脚步放宽些
(因为他今天穿有光荣的袍子)

他觉得他是应该
以这样的姿态走在世界上的
也只有和他一样的人才应该
以这样的姿态走在世界上的

然而,当他觉得这样地走着
——昂着头,披着灰布的制服,跨着大步
感到人们的眼都在看着他的脚步时
他的浴在电光里的脸
却又羞愧地红起来了
为的是怕那些人们
已猜到了他心中的秘密——
其实人家并不曾注意到他啊

六 田野

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他向田野走去
像有什么向他招呼似的

今天,他的脚踏在
田堤的温软的泥土上
使他感到莫名的欢喜
他脱下鞋子
把脚浸到浅水沟里

又用手拍弄着流水
多久了——他生活在
由符号所支配的日子
而他的未来的日子
也将由符号去支配
但今天,他必须再在田野上
就算最后一次也罢
找寻那像在向它招呼的东西
那东西他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
他看见了水田
他看见一个农夫
他看见了耕牛
一切都一样啊
到处都一样啊
——人们说这是中国
树是绿了,地上长满了草
那些泥墙,更远的地方
那些瓦屋,人们走着
——他想起人们说这是中国
他走着,他走着
这是什么日子呀
他竟这样愚蠢而快乐
年节里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一切都在闪着光辉
到处都在闪着光辉
他向那正在忙碌的农夫笑

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笑
农夫也没有看见他的笑

七 一瞥

沿着那伸展到城郊去的
林荫路，他在浓蓝的阴影里走着
避开刺眼的阳光，在阴暗里
他看见：那些马车，轻快地
滚过，里面坐着一些
穿着那么整齐的男女青年
从他们的嘴里飘出笑声
和使他不安的响亮的谈话
他走着，像一个衰惫的老人
慢慢地，他走近一个公园
在公园的进口的地方
在那大理石的拱门的脚旁
他看见：一个残废了的兵士
他的心突然被一种感觉所惊醒
于是他想着：或许这残废的弟兄
比大家都更英勇，或许
他也曾愿望自己葬身在战场
但现在，他必须躺着呻吟着
呻吟着又躺着
过他生命的残年
啊，谁能忍心看这样子
谁看了心中也要烧起了仇恨

让我们再去战争吧
 让我们在战争中愉快地死去
 却不要让我们只剩了一条腿回来
 哭泣在众人面前
 伸着污秽的饥饿的手
 求乞同情的施舍啊！

八 递换

他脱去了那绣有红十字的灰色制服
 又穿上了几个月之前的草绿色的军装
 那军装的血渍到哪儿去了呢
 而那被子弹穿破的地方也已经缝补过了
 他穿着它，心中起了一阵激动
 这激动比初入伍时的更深沉
 他好像觉得这军装和那有红十字的制服
 有着一种永远拉不开的联系似的
 他们将永远穿着它们，递换着它们
 是的，递换着它们，这是应该的
 一个兵士，在自己的
 祖国解放的战争没有结束之前
 这两种制服是他生命的旗帜
 这样的旗帜应该激剧地
 飘动在被践踏的祖国的土地上……

九 欢送

以接连不断的爆竹声作为引导——

以使整个街衢都激动的号角声作为引导
以挤集在长街两旁的群众的呼声作为引导
让我们走在众人的愿望所铺成的道上吧
让我们走在从今日的世界到明日的世界的道上吧
让我们走在那每个未来者都将以感激来追忆的道上吧
我们的胸膛高挺
我们的步伐齐整
我们在人群所砌成的短墙中间走过
我们在自信与骄傲的中间走过
我们的心除了光荣不再想起什么
我们除了追踪光荣不再想起什么
我们除了为追踪光荣而欣然赴死不再想起什么……

—○— 一念

你曾否知道
死是什么东西？
——活着，死去，
虫与花草
也在生命的蜕变中蜕化着……
这里面，你所能想起的
是什么呢？
当兵，不错，
把生命交给了战争

死在河畔！
死在旷野！
冷露凝冻了我们的胸膛
尸体腐烂在野草丛里
多少年代了
人类用自己的生命
肥沃了土地
又用土地养育了
自己的生命
谁能逃避这自然的则律
——那末，我们为这而死
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背上了枪
摇摇摆摆地走在长长的行列中
你们的心不是也常常被那
比爱情更强烈的什么东西所苦恼吗？
当你们一天出发了，走向战场
你们不是也常常
觉得自己曾是生活着
而现在却应该去死
——这死就为了
那无数的未来者
能比自己生活得幸福么？
一切的光荣
一切的歌赞
又有有什么用呢

假如我们不曾想起
我们是死在自己圣洁的志愿里？
——而这，竟也是如此不可违反的
民族的伟大的意志呢？

—— 挺进

挺进啊，勇敢啊
上起刺刀吧，兄弟们
把千万颗心紧束在
同一的意志里：
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呀！
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害怕呢——
当我们已经知道为战斗而死是光荣的？
挺进啊，勇敢啊
朝向炮火最浓密的地方
朝向喷射着子弹的堑壕
看，胆怯的敌人
已在我们驰奔直前的步伐声里颤抖了！
挺进啊！勇敢啊
屈辱与羞耻
是应该终结了——
我们要从敌人的手里
夺回祖国的命运
只有这神圣的战争
能带给我们自由与幸福……
挺进啊，勇敢啊

这光辉的日子
是我们所把握的！
我们的生命
必须在坚强不屈的斗争中
才能冲击奋发！
兄弟们，上起刺刀
勇敢啊，挺进啊

一二 他倒下了

竟是那末迅速
不容许有片刻的考虑
和像电光般一闪的那惊愕的时间
在燃烧着的子弹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啊——
穿过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的生命
曾经算是在世界上生活过来的
终于象一株
被大斧所砍伐的树似的倒下了

在他把从那里可以看着世界的窗子
那此刻是蒙上喜悦的泪水的眼睛
永远关闭了之前的一瞬间
他不能想起什么
——母亲死了
又没有他曾亲昵过的女人

一切都这末简单

一个兵士
不晓得更多的东西
他只晓得
他应该为这解放的战争而死
当他倒下了
他也只晓得
他所躺的是祖国的土地
——因为人们
那些比他懂得更多的人们
曾经如此告诉过他

不久，他的弟兄们
又去寻觅他
——这该是生命之最后一次的访谒
但这一次
他们所带的不再是舁床
而是一把短柄的铁铲

也不曾经过选择
人们在他所守卫的
河岸不远的地方
挖掘了一条浅坑……

在那夹着春草的泥土

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
他所遗留给世界的
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
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
在那些土堆上
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
——即使标出了
又有什么用呢？

一九三九年春末

透 明 的 夜

—

透明的夜

……阔笑从田堤上煽起……

一群酒徒，望

沉睡的村，哗然的走去……

村

狗的吠声，叫颤了

满天的疏星。

村

沉睡的街

沉睡的广场，冲进了
醒的酒坊。

酒，灯光，醉了的脸
放荡的笑在一团……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二

酒徒们，走向村边
进入了一道灯光敞开的门，
血的气息，肉的堆，牛皮的
热的腥酸…
人的嚣喧，人的嚣喧。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十几个生活在草原上的
泥色的脸。

这里是我们的娱乐场，
那些是多谙熟的面相，
我们拿起
热气蒸腾的牛骨
大开着嘴，咬着，咬着……

“酒，酒，酒
我们要喝。”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牛的血，血染的屠夫的手臂，
溅有血点的
屠夫的头额。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我们火一般的肌肉，以及
——那里面的——
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

油灯像野火一样，映出
——从各个角落来的——
夜的醒者
醉汉
浪客
过路的盗
偷牛的贼……

“酒，酒，酒
我们要喝。”

三

.....

“趁着星光，发抖

我们走.....”

阔笑从田堤上煽起.....

一群酒徒，离了

沉睡的村，向

沉睡的原野

哗然的走去.....

夜，透明的

夜！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

聆 听

驰荡呀

驰荡呀

法南水电厂的吼声

澈叫着：夜

沉在监狱的房里

震摇的

夹着难友的鼾声呀

像大航轮般

在深蓝的海洋上
以速力钻开了水波
夜
它前进着……

一九三二年上海

马 赛

如今，
无定的行旅已把我抛到这
陌生的海角의 边滩上了。

看城市的街道
摆荡着，
货车也像醉汉一样颠扑，
不平的路
使车辆如村妇般
连咒带骂的滚过……
在路边
无数商铺的面前，
潜伏着
期待着
看不见的计谋，
和看不见的欺瞒……
市集的喧声

像出自运动场上的千万观众的喝采声般
从街头的那边
冲击的
播送而来……
接连不断的行人
匆忙的
踉跄的，
在我这迟缓的脚步旁边拥去……
他们的眼都一致的
观望他们的前面
——如海洋上夜里的船只
朝向灯塔所指示的路，
像有着生活之幸福的火焰
在茫茫的远处向他们招手
……

在这陌生的城市里，
我的快乐和悲哀，
都同样的感到单调而又孤独！
像唯一的骆驼，
在无限风飘的沙漠中，
寂寞的寂寞的跨过……
街头群众的欢腾的呼嚷，
也像飓风所煽起的砂石，
向我这不安的心头
不可抗的飞来……
午时的太阳，

是中了酒毒的眼，
放射着混沌的愤怒
和混沌的悲哀……

它
嫖客般
凝视着

厂房之排列与排列之间所伸出的：
高高的烟囱。
烟囱！

你这为资本所奸淫了的女子！

头顶上
忧郁的流散着
弃妇之披发般的黑色的煤烟……
多量的

装货的麻袋，
像肺结核患者的灰色的痰似的
从厂旁的门口，
不停的吐出……看！

工人们摇摇摆摆的来了！

如这重病的工厂
是养育他们的母亲——

保持着血统
他们也像她一样的肌瘦枯干！

他们前进时
溅出了沓杂的言语，

而且

一直把繁琐的会话
带到电车上，
和着不止的狂笑
和着习惯的手势
和着红葡萄酒的
空了的瓶子。

海岸的码头上，
堆货栈
和转运公司
和大商场的广告，
强硬的屹立着，
像林间的盗
等待着及时而来的财物。
那大邮轮
就以熟识的眼对看着它们
并且彼此相理解的喧谈。
若说它们之间的
震响的
冗长的语言
是以钢铁和矿石的词句的，
那起重机和搬运车
就是它们奇怪的嘴。
这大邮轮啊
世界上最堂皇的绑匪！
几年前

我在它的肚子里
就当一条米虫般带到此地来时，
已看到了
它的大肚子的可怕的容量。
它的饕餮的鲸吞
能使东方的丰饶的土地
遭难得
比经了蝗虫的打击和旱灾
还要广大，深邃而不可救援
半个世纪以来
已使得几个民族在它们的史页上
涂满了污血和耻辱的泪……
而我——
这败颓的少年啊，
就是那些民族当中
几万万里的一员。
今天
大邮轮将又把我
重新以无关心的手势，
抛到它的肚子里，
像另外的
成百成千的旅行者们一样。
马赛！
当我临走时
我高呼着你的名字！
而且我

以深深了解你的罪恶和秘密的眼，
依恋的
不忍舍去的看着你，
看着这海角的沙滩上
叫嚣的
叫嚣的
繁殖着那暴力的
无理性的
你的脸颜和你的
向海洋伸张着的巨臂，
因为你啊
你是财富和贫穷的锁孔，
你是掠夺和剥削的赃库。

马赛啊
你这盗匪的故乡
可怕的城市

柳木下

在最前列

马格里是我的恋女
又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我看见马格里
举起微赤的圆脸
在摇篮傍边

我看见马格里
抱起小惠克
放下《反杜林论》

我看见马格里
推着摇篮唱着歌
声音又细又悠长

一朝我从远方归来
五一节的歌声震撼着这城市
我看见马格里
 举起右手
 在最前列

——《若干人集》

贫 困

像显赫的人佩着勋章
像选手把标帜绣在襟上
在人众中
我带着我的贫困

我昂然举步
穿过市街
走向海滨
鸥鸟在海上飞鸣

——《若干人集》

婴 子

松 林

月下的松林
顶着寂寥的银色的梦
一阵可恶的风从天边吹来
它便从梦里叫骂起来了

这是座松林
是这座深幽的松林呀
我熟悉那些小径
那些绿叶
甚至那些树根下的野草
我熟悉着
我失去的我都熟悉着

我爱骑一匹白马

奔驰于阳光的林下
迎着长风
卷过林绿
卷过旷野

然后
我兴尽的停步在
林深处的
柴门前

我眷恋着
这些熟悉的
失去的日子呵

且待那要来的时候吧
我当骑马来到那座林的
马驮着我，我驮着胜利
以折断的敌旗杆敲开柴门

——《若干人集》

营 外

营门外的夜
蓝色的夜

我枕着草原
仰着头数满天星
把深思停在云片上
远天的云片吐食着初月

想到有好些地方
有人不能以一只歌呼唤自由了
不能无事的高卧草原
闲看日月了
为的是那里有耻辱的足迹
血的记忆
凶暴的眼睛

请不要说我于百忙的营中
却偷闲于营外写了一首诗
正因为我随了营随了战争
我才有步伐
奔忙在复仇的草原。

S. M.

哨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
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
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战士们需要香甜的休眠。
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躞在广场上的伙伴
他在他底哨位上！
深沉的夜底十二点到一点，
天上
Orion^①横着灿烂的剑，
北极星永恒的光
从太古以前
直到春风的将来
照着人间。

一九三九，二，四。

——《无弦琴》

① 星名：猎户座。

老 兵

老兵

骑在瘦马背上

从清晨的薄雾里

朦胧地走到树林边来，

又朦胧地深入薄雾里去。

他

一顶污秽的军帽低压着多纹的额

胡子上凝着浓雾

鼻子里喷出热息

凹入的小眼合着

皱瘪的两颊下垂

手深缩在棉袖筒里

马缰络在枯秃的马头上

背影

困倦地驼着

让波动不定的慢步把自己送到什么地方，

一天又一天

背了刀——

有一点灰土

有一点铁光

有一点锈蚀

有一点霜

有一点血影照着朝阳

——《无弦琴》

纤 夫

嘉 陵 江

风，顽固地逆吹着，

江水，狂薄地逆流着，

而那大木船

衰弱而又懒惰

沉湎而又笨重，

而那纤夫们

正面着逆吹的风

正面着逆流的江水

在三百尺远的一条纤绳之前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脚步！……

风，是一个绝望于街头的老人

伸出枯瘪成生铁的老手随便拉住行人（不让再走了）

要你听完那永不会寤的破落的独白，

江水，是一枝生吃活人的卐字旗麾下的钢甲军队

集中攻击一个据点
要给它尽兴的毁灭
而不让它有一步的移动！
但是纤夫们既逆着那
逆吹的风
更逆着那逆流的江水。

大 木 船

活过两百岁的样子，活够了的样子
污黑而又猥琐的，
灰黑的木头处处蛀蚀着
木板坼裂成黑而又黑的巨缝（里面像有阴谋和臭
虫在做窠的）
用石灰，竹丝，桐油捣制的膏深深地填嵌起来（填
嵌不好的）
在风和江水里
像那生根在江岸的大黄楠树，动也——真懒得动
呢
自己不动影子也不动（映着这影子的水皮也几乎
不流动起来）
这个走天下的老江湖
快要在这宽阔的江面上躺下来睡觉了（毫不在乎
呢），
中国的船啊！
古老而又破漏的船啊！
而船舱里有

五百担米和谷
 五百担粮食和种子
 五百担，人底生活的资料
 和大地底第二次的春底胚胎，酵母，
 纤夫们底这长长的纤绳
 和那更长更长的
 道路
 不过为的这个！

一 绳 之 微

紧张地曳引着
 作为人和那五百担粮食和种子之间的力的有机联
 系，
 紧张地——曳引着
 前进啊；
 一绳之微
 用正确而坚强的脚步
 给大木船以应有的方向（像走回家的路一样有一个
 确信而又满意的方向）：
 向那炊烟直立的人类聚居的、繁殖之处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向那和天相接的迷茫一线的远方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向那
 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伛偻着腰

匍匐着屁股

坚持而又强进！

四十五度倾斜的

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

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间的人底昂奋的脊

椎骨

昂奋的方向

向历史走的深远的方向，

动力一定要胜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灭！

这动力是

创造的劳动力

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

脚步是艰辛的啊

有角的石子往往猛锐地楔入厚茧皮的脚底

多纹的沙滩是松陷的，走不到末梢的

鹅卵石底堆积总是不稳固地滑动着（滑头滑脑地滑动着），

大大的岸岩权威地当路耸立（上面的小树和草是它底一脸威严的大胡子）

——禁止通行！

走完一条路又是一条路

越过一个村落又是一个村落，
而到了水急滩险之处
哗噪的水浪强迫地夺住大木船
人半腰浸入洪怒的水沫飞旋的江水
去小山一样扛抬着
去活鲸鱼一样拖拉着
用了
那最大的力和那最后的力
动也不动——几个纤夫徒然振奋地大张着两臂
(像斜插在地上的十字架了)
他们决不绝望而用背退着向前硬走，
而风又是这样逆向的
而江水又是这样逆向的啊！
而纤夫们，他们自己
骨头到处格格发响像会片片迸碎的他们自己
小腿胀重像木柱无法挪动
自己底辛劳和体重
和自己底偶然的一放手的松懈
那无聊的从愤怒来的绝望和可耻的从畏惧来的冷淡
居然——也成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那人和群
那人底意志力
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
那群底坚凝成钢铁的集中力
——于是大木船又行动于绿波如笑的江面了。

一条纤绳

整齐了脚步(像一队向召集令集合去的老兵),
脚步是严肃的(严肃得有沙滩上的晨霜底那种调子)

脚步是坚定的(坚定得几乎失去人性了的样子)
脚步是沉默的(一个一个都沉默得像铁铸的男子),

一条纤绳维系了一切
大木船和纤夫们
粮食和种子和纤夫们
力和方向和纤夫们
纤夫们自己——一个人和一个集团,
一条纤绳组织了

脚步

组织了力

组织了群

组织了方向和道路,——

就是这一条细细的,长长的似乎很单薄的苕麻的
纤绳。

前进——

强进!

这前进的路

同志们!

并不是一里一里的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
而只是——一寸一寸那么的，
一寸一寸的一百里
一寸一寸的一千里啊！
一只乌龟底竞走的一寸
一只蜗牛底最高速度的一寸啊！
而且一寸有一寸的障碍的
或者一块以不成形状为形状的岩石
或者一块小讽刺一样的自己已经破碎的石子
或者一枚从三百年的古墓中偶然给兔子掘出的锈
烂钉子，……

但是一寸的强进终于是一寸的前进啊
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
以一寸的力
人底力和群底力
直迫近了一寸
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

一九四一，一一，五。方林公寓。

——《无弦琴》

王佐良

王佐良

诗

六

Figure 1. The effect of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monomer on the polymerization of α -methylstyrene initiated by BuLi in THF at -78°C .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initiator was 0.001 mol/L . The polymerization was terminated by the addition of methanol.

看他那直立的身子

对着布告，命令，或者

将军们长长的演讲，

对着歌声和行列，对着

于我们是那样可怕而又愿

别人跌进的死。看他们直立。

那点愚笨却有影子,有你我

脆弱的天秤所经不住的

重量。那愚笨是土地，

和永远受城里人欺侮的

无声的村子。那点愚笨

是粗糙的儿女和灾难。

我们是长身的瘦子，
我们永远立在水边，
用敏感的文字凝思
不朽的绿树，不朽的蝴蝶，
我们容易伤风和妒忌，我们
烦腻，心薄得像嘴唇。

而嘴唇又薄又闹，像一张
拍卖行长开的旧唱片。

但我们凭藉正义，穿起了短裤
要做所有球场的裁判员；
我们得体的愤激，在那些
看斗兽和强奸的人群里；
我们用手比画，或写了长长的
书，证明愚笨的优越。

于是你的兄弟和我的丈夫
愚笨而强壮的男人，昨天
还穿了蓝布褂去叩头，今天
给虫蛀，人咬，给遗忘在长途，
背负着走不完的山，和城镇的咒骂，
给虱子和疥疮，给你我吞灭。

然而他没有生命，没有享受，
也就没有死。愚笨是强顽

而不倒的，固执地，像你我的怪癖
长起来，生起来，大了粗了，
驼背的又挺起胸，我们发着脾气，
因为那些贱命的又直立。

记载了愚笨的历史，
又被愚笨开了玩笑。

七

我们变老，
我们的眼睛迷失，
我们的日子同我们的
话，一样屑碎，一样充满了恶意。
我们住在屋子里而没有遮盖，
我们赴宴而没有食欲，
我们受惊而又恐吓人，
我们看着各自的眼睛而咒骂。
我们是风季里的地。

你走在什么人之间？旁边是谁？
残忍的春天？不真实的春天？
你移动在河畔的雾里，
你看见所有你朋友的脸，
你看见而无法捉摸，
你连自己也丢掉了影子，
但你走在城市的人群里。

理论上的事情难得说，
理论要四月开花，要你在
太阳当顶的时候，缩短
你地上水平的长度，
理论又使你哭泣，当你的
生长被阻挡，像你的手表，
忽然有暂时的停息。

什么人挥着手，挥着绿色的光？
河水又一下流动，春天又一下
闪动，我们的眼睛又一下转动，
生命，车轮，树叶的灵魂，
孩子的啼哭，一点愚笨的欲望，
香气，女人的绸巾，反叛的
企图，你，我，都一下转动。
但我们变老，我们变老，
大地苏醒一百次，也死去一百次。

时间在绿色里尾追河水，
时间在无声的停止里却又
凝结，滞在我们的手上，成了
不朽的同谋者。我们都厚重
如小镇上绅士的脸，
但我们却又落难在敏感的
都市，真实而又不真实的

都市。

黄昏的雾却是真实的，
你寻着自己，如寻着大地
而忘了自己在水盆里的脸，
永远是丑恶的脸，因为
黄昏是曲线，而没有死角。
黄昏让你腐朽的窗木，
做了天体的镜框，黑暗
又赠送了光。

我们忘了口角，
我们忘了埋在手里的羹，
我们看见灯光，并在灯光之中，
但我们却有心里的一片黑暗，
稳住我们，安慰了我们，
使我们沉静，使我们听见
河水和时间的声音。

穆旦

诗 八首

一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被并合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二

你的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

它带来你的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经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
而为其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三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的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无法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四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的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五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
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
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
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

六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狭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听从我的指使，
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
他底痛苦是不断地寻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七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的怀里得到安眠——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
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
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

八

再不能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一九四二年二月

出发

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
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
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
蹂躏他的方法，排成机械的阵式，
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

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美。因为
我们吻过的已经失去了自由；
好的日子去了，可是接近未来：
给我们希望和失望，给我们死，
因为那死底制造必须摧毁。

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
粗糙的声音。个人的哀喜
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
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义；
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

就把我们囚进现在，上帝！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九四二年二月

还原作用

污泥里的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时悲痛的呼喊。

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它的身上黏着:
你爱我吗? 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一颗空壳,
荡在小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联起了一大片荒原。

渐渐看出了变形的枉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

幻想的乘客

由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
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
而他，这个铁掌下的牺牲者
当他意外地投进别人的愿望。

多么迅速他底光辉的概念
已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纾缓，
是巨轮底一环，他渐渐旋进了
一个奴隶制度附带一个理想。

这里的恩惠憎恨陌生，
而挽留他的是临别的赠言，
那使他自由的只有忍耐的微笑，
秘密地回转，秘密地绝望。

亲爱的读者，你就会赞叹：
爬行在懦弱的，人和人底关系间，
化无数的恶意为自己营养，
他已经开始学习做主人底尊严。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

罗寄一

寄罗寄一

我如你一般地热爱这土地，
如你一般地爱着这土地上的人民，
我如你一般地爱着这土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如你一般地爱着这土地上的每一寸土地。

诗

阳光又给我慈爱的提携，
要是能用敏感多血的手掌，
抚摸皱折的山峦，起伏与光暗
有如人类全部波涛的凝固；

要是能摹拟鹏鸟的轻盈
也将振翼而起，在无穷广远的高空，
凝视地球的整体，
它的欢笑与泪水的纵横；

要是能实现一个庞大的距离，
我将更领悟血和肉底意义，
感官世界如一幅画的烟云，
和他面对，如我面对沉默的爱人，

怎么能不流下透明的眼泪，
呼吸她深深的情热与悲哀，
我像一朵凌空的叹息，
在静寂里缓缓地展开……

五 月 风

如果我，我和你并合，
海上去，掠过成熟的波涛，
无往不在的整体，磅礴的
五月风，飘散开而沉落。

如果我，梦如一只小蜉蝣，
夜来昼去有庞大的寂寞，
幻象都如白云的美丽丰满，
吹啊，高速率，占有与抛弃的电闪。

如果有匍伏的蜕化的躯壳，
伟大的祭坛正烟火缭绕，
五月风悲痛而轻盈，它渐渐
没入天与水与无边的宁静。

月，火 车

夜底露水冷，

夜底露水轻。

冰冷的双轨如银色丝带的飘摇，

回声悠远地来自世界的峰顶，

火车在战栗，虽然他急驰像枝箭

废墟，坟地，荒野，废墟，坟地，荒野，

想追求什么可更想逃避许多，

速度也白费，这跌碎在地面的概念，

空唤起可怕的消耗，一阵烟，一阵气，

血肉的灰烬都升起而没入天边……

当月底清纱拂过席终人散的地面，

点化每一寸空间都饱含忧戚的温柔，

起来，起来，半寐的小草，

五月的花朵，起来，起来，

（梦的密语，天上枝叶的微颤）

生命徘徊在铁皮车厢里，它谛听，渴望
潞散，徐徐的，如一曲典丽的幻想。

废墟，坟地，荒野，废墟，坟地，荒野，
怎么能解脱这激怒的冲动，沉重的
古代的烟火正潞漫这静谧的大谎，

枪弹刺刀在多重幻想外沸腾，
静静地沁入我不幸的运命，夜，
深沉，高大的实体从多度空间奔来，

我要求绝对，它们都要求绝对，
从这些对立中间，徒然去搜索
迷茫中起伏的双轨底交点。

久旱，五月的温暖，田园龟裂
风正柔，一片不能凝结的
乐章，洞穿我全部感情。

废墟，坟地，荒野，废墟，坟地，荒野，
加速度驰骋，绝望的年青，

滑出去，翻倒，一颗黑甲虫的腐烂，
在冷漠的记忆里不留下一个斑点，

或者前面是海，透过风暴，底下有不灭的微明，
我将有颜色，有音乐的大谐和，无为的执着。

死，是寂静的羽毛，从远方来，向远方飘，
废墟，坟地，荒野的连绵，什么也不多，不少。……

夜底露水冷，

夜底露水轻。

杨周翰

女 面 狮(四)

我们肩靠着肩，膝盖倚住
膝盖，亲爱的，坐在这节列车上，
绿草上翻筋斗的阳光向车窗欢呼，
车轮单调的韵律又把它辗伤。

亲爱的，车外鲜活的故事在我们
头脑的银幕上映成一串连续
不起的影片，我们在想，在做梦，
直到我们是奇怪的大头的动物；

生命载着永恒的蜜月中的你我，
在迷宫的循环铁道上，煤烟的长城里，
走向我们所自来的开始，

那就是母胎里的黑暗；黑暗爬过

高墙，又来抚摩我的灵魂，
我们停止了，没有一切的责任。

山 景

山峰拥挤着山峰，衰老。
干枯的岁月榨出一滴树，
又在空中升华，像贫民窟
屋顶上一撮黄色的小草。
山峰的心腑似乎在跳跃，
这些孕育着秘密的坟墓！
这些扭曲的土块是痛苦
照见的形相？心脏病朕兆？

杜运燮

无 题

—

亲爱的，这样我也快乐；
虽然这 cafe^①不属于我们，
烫过衣服，抹过脂粉的宾客
不对我们讲援例的应景好话，
虽然这都是表面的，像他们
挽着手臂，在人行道上抱着糖果，
举行婚礼般一寸一寸地走……
但我也快乐：你在笑，在望着我。

他们整齐地围住白桌布，
和无叶的花和戴花的点心，
都有所计算，有所防备，
都还有笑声，用眼角迷人，
都无心看我们，像邻桌的牙签，

但我也快乐：亲爱的，有你的手
掩住打哈欠的嘴，有你的眼睛
瞪住我，不许讲昨夜的表情。

这样我也快乐：如同在卧室里，
如同在海边树荫的一方大石上面，
侍者的来去像窗外来的疏影，
四周响着单调的海水，浪花的
破碎，你皱起眉尖，喝下一大口
不放糖的咖啡，扭一扭腰说：
“似乎这里的嘈杂，我最需要。”
但我也快乐：你在望着我，说属于我，
在汹涌的渺茫中我有所攀泊。

让我们暂时摆脱“意识”，亲爱的，
灵魂要脱离所有唯物的引力，
飞行于时空以外：那里
再不会有“二”；不要再说“幸福”：
已不容我们那么狭窄而污浊。

看着我的整体与最深处，亲爱的，
想着与我们相联的一切，亲爱的，
连接永恒与刹那，赞美与惋惜，
空虚与太多，趁还没有紧缚住自己，
珍惜有梦，有真正纯洁的执着，

像一株高山上的植物，又深又广地
植了根：亲爱的，我有了一切；
（虽也许是一种力量的傀儡）
但眼前确要改变；闭起眼睛吧，
我们还要超临一切，抛弃一切。

① 咖啡。

滇 緬 公 路

不要说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试想没有血脉的躯体，没有油管的
机器；你们该起来歌颂：就是他们，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铲，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歌唱呵，你们，就要自由的人民，
路给我们希望与幸福，而就是他们
（还带着沉重的枷锁而任人播弄）

给我们明朗的信念，光明闪烁在眼前。
我们都记得无知而勇敢的牺牲，
永在阴谋剥削而支持享受的一群，
与一种新声音在响，一个新世界在到来，
如同不会忘记时代是怎样无情，
一个浪头，一个轮齿都是清楚的教训。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
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
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
以及神秘如地狱的疟蚊大本营，……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
踩过一切阻挡，走出来，走出来，
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
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欢笑：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已经自由！”

路永远使我们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般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于是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为满足而微笑着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征服了黑暗就是光明，它晓得；
你看，黎明红色的消息已写在
每一片云上，攒湧着多少兴奋的头颅，
七色的光在忙碌调整布景的效果，
星子在奔走，鸟儿在转身睁眼，
远处沿着山顶闪着新弹的棉花，
滇缅公路得万物朝气的鼓励，
狂欢地引负远方来的货物，
山峰顶看雾，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草露上打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尘土还没有

大群的起来追逐，辛勤的农夫
 因为太疲劳，肌肉还需要松弛，
 牧羊的小孩正在纯洁的忘却中，
 城里人还在重复他们枯燥的旧梦，
 而它，就引着成群各种形状的影子
 在荒废久年的森林草丛间飞奔：
 一切在飞奔，不准许任何人停留，
 远方的星球被转下地平线，
 拥挤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能停，还要走，还要走，
 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

民 众 夜 校

不不，“知识”不能再让谁专利了，
 有土地才有花朵，有你们才有文明，
 而且，过了这些年代，这美丽的花朵
 已被一些有毒寄生虫蛀得枯萎了。
 翻个身呀，你们都是有力的，
 知道创造的，过去，你们的血汗养肥多少人；

你做得很好的大小螺丝，他在城外
 种得很胖很绿的青菜，她纺得
 好纱，织得结实的布……方块字
 是像一面墙，可抵不了你们的手足。

翻过身呀，越过这面墙，那边
就有更好的钢，更肥的地，更轻便的织布机。

“这是台湾，琉球，这是高丽，
那里的人民做了一百年奴隶……
这是农奴的地狱，不久以前
刚点起火把将它粉碎的……”
看呀，学呀，现在该明白了，
不久，就要走在我们的前面：

从来，你们都坚定而利落，看
清楚了，就像闪电划割太空的平静；
你们固执而坚决，一见到光明，
就像大蛾，面着生命的牺牲也要夺取，
你们都健康而有力，怀着几千年的仇恨，像
经过洪炉，压缩机的，不怕任何扭转，敲击。

田 间

自由，向我们来了

悲哀的

种族，

我们必须战争啊！

九月的窗外，

亚细亚的

田野上，

自由啊……

从血的那边

从兄弟尸骸的那边，

向我们来了，

像暴风雨，

像海燕。

五个在商议

在潼关一所棉花厂里(我们底宿营地),晚上;五个通讯股员,在开小组会。——烛光在厂内照着,大风沙在外面刮着……

我们是五个。

我们五个,

屈着腿,

——坐在一张芦席上,

五个底

呼吸,

接近

烛光,

搀和着,混流着,

在一气……

——那样,

我们抛下烟蒂,

手指,

握住

小组会底问题；

五个，

在商议！

我们是五个。

五个底

宽阔的

肩膀，

——也靠在一处，

很满，

很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潼关

给饲养员

饲养员啊，

把马喂得它刮刮叫，

因为你该明白，

它底主人

不是我和你，

是

中国！

多 一 些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的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些东西
当做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冀察晋在向你笑着

冀察晋

还在活着，

(而且

在很好的

活着啊!)

无边的

山沟，

我们的马

在跑着；

那角蹄

响出

愉快的

大胆的

口号。

你看

冀察晋

在向你笑！

——欢迎外国朋友街头诗之一

人 民 底 舞

——人民底舞，是不死的光芒！北平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在所谓庆祝敌军阀的胜利的一天，他们藉秧歌舞的姿势，跳跃在西直门外，跳跃在观察的敌人身边。结果，一百多名日兵被歼灭了；之后，他们完全平安地踏着敌人的血回来。我无法想像那神圣的场面，但我总等待着有一次会看见。

四月间，我们在西安一个剧社公演“打倒日本升平舞”（秧歌舞改编），故事简单。主要目的说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将敌人及汉奸打倒。人物为工，农，兵，学，商及日兵，汉奸。

——为纪念北平游击队，为记述我们底公演，兹就我得到的那一天舞台上的印象，而写《人民的舞》。

一九三八年四月在西安，田间附记。

一个，

一个，

嘹嘹地

出场。

跳跃……

跳跃……

(——那样子，

不是叛徒

在反变；

不是汉奸

在出卖祖国；

也不是

胆小的妇人

跪在地上

向上帝

祈祷……)

一个，

一个，

一个，

嘹嘹地

出场。

跳跃……

跳跃……

(——那声音，

不是客商

在酒店底

谈话；

不是农民
在田野
吹起的
芦笛；
也不是
婴儿的
啼泣。……)

一个，
一个，
嘹嘹地
出场。

跳跃……
跳跃……

兴奋，
激越，
走上——
人类的
舞台。

(——以被侮辱与被害的人民底姿势，
奏着反抗的山歌，血的民谣，
要走向山，要走向海。……)

老 kue^①

领导着

这一大群

——农民，

——工人，

.....

在一块。

在一块，

兴奋，

激越。

浓白的

面孔，

深黑的

眼瞳，

.....

搬动，

在汉奸底

身边；

搬动，

在敌兵底

身边；

（因为——

汉奸和敌兵，

无耻着，荒唐着，阴笑着，

走到他们面前。……)

你看，——

他们底

仇恨的

力，

他们底

仇恨的

血，

他们底

仇恨的

歌，

握在

手里。

握在

手里，

要洒出来……

几十个，

很响地

——在一块；

几十个，

哒哒地

——在一块；

回旋……

狂蹈……

耸起的
筋骨，
凸出的
皮肉，
挑负着
——种族的
疯狂，
种族的
咆哮！……

大胆！
刚强！

（他们张开胳膊，
要打断封锁在这渴望着的种族底身上
那野蛮的镣铐；
他们伸出手掌，
要把敌人与汉奸绑上绞架。……）

一气
唱着：

一气
喊着：

(——驱逐日本强盗，
滚蛋！……
……………)

一起
唱着：

一起
喊着：

(——我们要活！
要活在自己底厂里，自己底树荫下，
自己底店里，自己底教室里，
和自己底兵营；
在那些地方，
没有人阻挡！
……不能这样，我们，
我们就死亡，
要为祖国而死，要为斗争而死！……)

啊，
歌唱！
啊，
舞蹈！
啊，
棒子！

啊，

刀子！

啊，

锄头！

啊，

枪！

啊，

人民！

它们，

更响地

——在舞台上

在祖国的舞台上

敲着

棒子，

磨着

刀子，

拔着

枪机，

舞着

锄头；

扭着

腰，

擦着

手，

举着
拳头。

老 Kue
指挥着……
这一大群，
——农民，
——工人，
……

聚拢，
散开。

散开，
聚拢。

——踏着敌兵和汉奸的血脓，
舞着，……

在撞，
在冲，
在前进，……

棕红的
棒子，
紫黑的

枪，
土黄的
锄头，
白亮的
刀子，……
……
——全升起来了，都响了，……

几十个
跳荡，
欢狂；
……
——他们底道路，
跟从着
一个
音响。

今天，
在舞台上，

他们，
像来自——
人民自己底
街，
像来自——
人民自己底

巷；
他们，
又汇合——
向
人民自己底
街，
向
人民自己底
巷。

一小队，
一小队。

一小行，
一小行。

(——在一起呼喊，在一起歌唱！……)

几十个，
砰砰，
砰砰。

几十个，
浩浩
荡荡。
啊，

人民！

啊，

枪！

啊

锄头！

啊，

刀子！

啊，

棒子！

啊，

舞蹈！

啊，

歌唱！

（——在动乱时代，在争自由的夜晚，
人民底脚步，人民底喉音，
正锻炼在人类斗争底舞台上！……）

粗壮的

节奏，

走向很远，很长……

又走回来，

很响，

很亮。

黑色的
布幕，
拉下；

——但是，
也挡不住，
人民底
交响！

——《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

作者原注

① 秧歌舞中之领头者。

何 达

我 们 开 会

我们开会
我们的眼睛
像车辐
集中在一个轴心

我们开会
把我们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座堡垒

我们开会
我们的灵魂
紧紧地
拧成一根巨绳

面对着

共同的命运
我们开着会
就变成一个巨人

老 鞋 匠

为了别人的脚
两手绷着青筋
一生
抚摸过多少双鞋底
一针一用力
一锥一喘气
要把磨过了多少碎石的
踹过了多少烂泥的破鞋修好

像医生
治好损伤了皮骨的人们
却改不了人们劳碌的命运
他——
老鞋匠
也不能使道路更平坦
于是桌底下
像停尸房
狼藉着
无法补救的破皮

他老了
他失去了青春
就像那些破皮
失去了光彩

他也是一双快要解体的旧鞋
被拖曳在
漫长而破烂的
生活的道路上
这老鞋匠！

过 昭 平

我们
在夜的奔流里
赶到
漓江中流的小市镇
探索着藏在黑暗里的
陌生的路径
任挟带着外省泥土的布鞋
在不平的石板路上
溅踏着积水

沿路的门板紧紧地扣着

像一排闭了眼睛的
没有知觉也没有梦的
死板板的脸孔
没有一只眼睛轻轻睁开来看看我们
没有一只嘴角搐动一下
来对我们表示一丁点欢情

终于在冷气未消的清晨
清楚地看到
你的身上
暴露着
巨大焦黑的伤口
也暴露着
折断了的筋骨
和粉碎了的皮肉
你不可幸免地
烙上了时代的苦难的火印
你也变成
怕见太阳的胆怯的小市镇了

我们
一步步地走过中国的
田野和山林
我们的热情透过鞋泥
一步步地吻过中国的土地
你这冷淡凄惨的小市镇呀

我们愿流出我们的血
好灌输给你一点温暖
好使你快一点苏生

望着青绿的榕树
英雄地立在你的地上
向四外伸出
茂密的枝叶
荫蔽着你
像一把巨伞
我们也愿
像榕树的根
张着粗大的多指的长爪
紧紧地
抓住你的土泥

风

我叫你给我一个名字
你说：风

我立刻就听到
风的呼啸，
像是卷起了雪
又从头土砍下来。

你是要我
用巨手
推送着千张白帆万条浪，
追赶你
像追赶着光吗？

假使我名叫“风”，
请不要误认
那轻轻钻过了平静的柳条的
是我；

倘若我来找你，
我要带着千里外的黄沙
向你倾泻直率的狂歌

沈季平

山，滚动了！

山，拉着山
山，排着山
山，追着山
山，滚动了！
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
山群，奔驰向战场啊！

奔驰啊！
你强大的巨人行列
向鸭绿
 黄河
 扬子
 怒江
 奔流的方向；
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
 长白

太行
大别
野人山
拉手啊！

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
山啊！

我愿化一道流星
为你们飞传捷报

韩北屏

牧

——写给舞鹰

我与你像游牧时代的人们一样，
一心选择那多草
多阳光的平地，
我们也是为了放牧而来的，
不过被牧的不是牛羊，
而是我们爱自由爱阔大的心与眼。

在那平地上
你底胸贴着地，
你底赤裸的双足敲击着地，
你底两手戏弄着毫无礼貌的小草，
而你底眼睛，
智慧的眼睛啊，
凝视着那些为蚯蚓所织的

泥土的花朵。

我挽着你底手
让你初初踏着泥土的双足，
踏过起伏的丘陵，
我们踏在隆起的小丘上，
好像踏在巨人的手臂上，
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甜美，
与天地无限的空旷宁静。

一只矫捷的苍鹰底影子
掠过你眼前的草上，
你仰起分披栗色柔发的头，
注意着自由翱翔的巨禽，
在蓝色的溶液中飞舞。

你扶着我底膝盖站了起来，
伸出了你底小手，
对着飞舞的苍鹰在招摇。
你天真而骄傲地
发出了真纯的感情的对呼，
你神往于鹰的飞舞，
而我陶醉在你庄严的表情之中。

——《若干人集》

铁 的 语 言

一座破落的村庄，
像一个久病之后的老人，
猥琐而且衰弱地
蹲坐在青灰的石山之旁。
村庄没有言语，
村外的大树低垂着头，
淡淡的白云穿凿山巅，
淡淡的阳光盖着村庄，
溪流干涸了，
让灰白的河床
与灰白的村庄一同曝露。
但是，在肺结核患者底胸脯似的
骨瘦棱棱的破墙上
却有铮铮的声音：

“过往行人 闻声答话

夜行明灯 枪火无情”

这是森严的命令，

这是铁的语言。

一面变得灰淡的蓝色哨旗之下，

两个褴褛的农民，

一枝土造枪，一柄缚红缨的大刀，

他们正直庄严而且毫不觑覷，

肩担苦难的阔肩膀，
肩担着新的使命；
用古潭一样深沉的眼睛
看着古潭一样幽邃的远方。
褴褛的人守卫着灰白的村庄，
他们没有语言，
可是墙壁上有森严的命令，
土造枪与红缨刀有铁的语言。

——《若干人集》

鸥外鸥

和平的基础石

东方国境的最前线的交界碑！
太平山的岭上树立了最初欧罗巴的旗。

Sir France Henry May^①

从此以手支住了腮了。

香港总督的第一人，

思虑着什么呢？

忧愁着什么的樣子，

向着远地方，

不允说出他的名字。

金属了的他，

是否怀疑巍巍高耸在亚洲风云下的
休战纪念坊呢。

奠和平的基础石于此地吗？

那样想着而不瞑目的总督，

日夕踞坐在花岗石上永久的支着腮，
腮与指之间
生上了铜绿的苔藓了——
在他的面前的港内，
下碇着大不列颠的鹰号母舰和潜艇母舰美德威
号，
生了根的树一样的；
肺病的海空上
夜夜交错着探照灯的X光；
纵横着假想敌的飞行机，
银的翅膀，
白金的翅膀。

手永远支住了的总督，
何时可把手放下来呢？
那只金属了的手。

——《若干人集》

① 法朗士·亨利·梅爵士

都会的悒郁

蔬菜贵

茄子，马铃薯都贵

我的住宅

一座小木屋的楼上

一个面积有限的房间

全部木板

使我无限感慨

没有一寸过剩的土地

播种在地板上吗

俯视纸窗的下面

邻家的竹篱内

却广植着郁金香，夹竹桃与蔷薇

抒情的植物啊

花匠每早起来

剪裁着枝叶，落肥和灌溉

主人咬着板烟咀

坐在院子里读早报

无忧无虑的把经济版新闻翻过背后

我患眼充血的眼

滴着病眼药水

男人身上的虱子

那浮凸起的眼睛

那怀孕的肚

怀着不义之脂膏的肚

蓄着不道德的脏物的肚

穿着故作尖锐状的 K 字牌的鞋的厚笨的足①

一尾金鱼一样的

你却以一匹雌的虱子的女性的眼恋上了那样的男子

念念不忘的想咬他一口

他们说话用“混血语”的

一种特殊的人种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变种的无名的“殖”物

而你却是虱子，男人身上的虱子

专咬男性的虱子

那怀孕的肚

被咬了也不知痛苦的

展着恋爱的笑颜垂涎欲滴的向住了你

你男人身上的虱子张牙露齿的

手执麦氏佛陀的 Lip stick 绘着专咬男人的嘴唇②

作者原注

① K 字牌的鞋，欧洲最名贵的鞋。

② Lip stick，唇脂。麦氏佛陀，美国一家化妆品制造厂，货品畅销于中国市场。

父 的 感 想
——给女儿李朗的诗

第二帖

丽丽卡呀①，你安卧着吧（不能够入眠吗？）
母亲的口笛吹着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在摇篮的上端，有黑的黯然的夜
交错的鱼尾的爆炸弹
Japanese Sandman!②
日本兵工厂的安眠药
刻着“昭和十三年制”的字样
——远，近，大，小的 3 枚
采取疾降的
鱼样的态势

向你疾趋而下的轰击着
在意料中的吧

十月的雨季
降炸弹比降雨还多的这气候环境
我们的生命,左闪右避在炸弹的雨隙处
残废的国际正义盲目而哑
父的心
不胜危惧的啊
你,不设防的生命
窗外探照灯的监视哨的触手
纵横着
纵横在国境的夜空,猫演习

我与母亲怎样也不能入眠了
守护着你
而且守候着
“日本的飞机来袭了!”
“日本的飞机来袭了!”
“日本的飞机来袭了!”
凄厉的呼号中国人民起来的电汽笛

一九三七年

作者原注

① 爱儿乳名丽丽卡。

② Japanese Sandman 意即“日本人的睡魔”,指炸弹。

穆 芷

城

他——古老的城墙啊
沉默的
坚毅的
站立着
在南国——绿色的原野

珠江的水
带着轻盈的歌唱
投向他的怀抱
又悠悠的泻向远天
嵌衬于天脚的峰峦
那黛色的围屏
为他挡住了多少暴风急雨
在他胸膛的护卫里
善良的人群
絮语平常恬静的岁月

灾难把他们遗忘了

春天,秋天

惯常的一串歌声

(吐自那壮健的少年农的嘴里)

联起高低的田畴

田畴里

是嫩绿的新秧

是肥大的黄金的谷粒

芭蕉树下

闪过多话的村姑的脸

一串银铃的笑声

曾拖住了多少年青人的眼睛

他——古老的城墙呵

他曾看见——

这原野上

人们孩子的孩子

长大了

又添上了满头霜发

他曾看见——

罕有的饥馑

人们用颤抖无力的手

掘食山谷中剩余的草,叶,树根

他曾看见——

暴虐的劫掠者

要劫杀善良的人群
是他墙围的铁臂的遮拦
叫劫掠者得不到一根针
一粒米

人群又英勇的把他们赶走……

他曾看见——

黄龙旗下的奴隶受不住压榨
在他脚下

疯狂的作叛乱的呼叫

金田村一声怒吼

牵起多少不愿做奴隶的声音
叫头上拖着红缨尾巴的鞑子
永远失了安宁……

他曾看见——

这原野上多少沧桑事故

风霜画笔

在他身上

写下无限苍黑的记忆

如今，春又来了

熟习而又生疏的

三月温暖的风

带来了远方血腥的灰沙

梳理着他头上的荒草

敌人——那来自海上的暴徒

从空中撒下灾祸……

毁灭了人们恬静的日子
恐怖扎下罗网
在每一颗急跳的心里

啊——

如旧的歌唱的春水
如旧的碧绿的芭蕉
只不见了
少年农愉悦的歌声
村姑的诱惑的笑
和那长街上
安闲的行人

每日从曙色里
震惊于辽阔传来的每一声音响
为避免暴徒空中的袭击
善良的人群
背起残旧的杂物
踏过长街上
被暴徒毒火毁灭的
房子的瓦砾，木片，
踏过那瓦砾，木片上
残缺的尸肉，血迹
在每一脚步的举落里
投下记忆的哀愁
然后踟蹰于幽谷荒郊

饥饿与疲倦啃啮着他的心
在每一秒钟的移动里
直到黄昏

他——忧郁的城墙啊
太息于人群悲怆的命运
他明白自己古老的墙围
拦不住二十世纪暴徒的空中虐杀
他将倒坍了
(像永远安息于他底下的老人一样)
然而,他还是挣扎的站立着
瞩望着那
崇高的峰峦上
比他年轻的钢铁的堡垒
和那武装了的人群英勇的子孙
比前一代更强硬
他将看着他们英勇的战斗

他——古老的城墙啊
坚毅的
沉默的
站立着
在南国——绿色的原野

胡明树

二百立方尺间

将被免本兼各职的寝房

宽阔的宇宙啊，现在
我仅能占有你。
二百立方公尺的空间——
它充当了
我的寝室，
兼职了
我的会客厅
读书间与厨房……
租金像细菌的繁殖之快
突增了一倍
我那心——我那秘书
拟好了★篇
待行的令

“该房另有任用
着免本兼各职”
只待我说一个“行”字
那时啊
我又将成为
一个浪子了啊……

生活的艺术之一

兼职了厨房的寝房里
一个庆远炉
占了 90 立方寸的空间

搁了笔，闭了房门
米在瓦罐子里谷谷地滚
依着其拍律
我兢兢地唱着短歌
生怕又烧焦了饭

一位善于炊事的朋友
曾告诉我
一些做饭的道理——

“快三百元了的米价
做饭的技术
不能烧焦了一粒米啊
应把做饭的事

作为生活的艺术之一来看!”

“对!”——我答

大提琴与耗子

我午夜醒来

听见了 do re mi, do re mi 的乐声

是耗子经由大提琴的弦线

爬到我的桌上

偷我的余粮

我——它心目中的

囤积居奇的米商

兼职了音乐家的耗子

每天晚上 do re mi, do re mi 地弹着

满蒙着灰尘的

占了十立方尺空间的大提琴

它自然不会知道

壁上的石膏挂像

是名叫贝多芬啊

安分于狭小

宇宙越大

我就越怕：

(假若房外是充斥着谎话与谣言的世界)

因此，我更安分
这二百立方尺的狭小
因此，对这二百立方尺间
没有谎话，没有谣言的事
我就更骄傲

我的短歌是谎话么？
瓦罐里的谷谷声
大提琴的 do, re, mi, do re mi
是谣言么？
不！

检讨的镜子

对着一个 20 平方寸大小的镜
我看见了一个病瘦了的我

忽然，镜中现出了：另一个
若干年前的我——
他侨居在异邦
以一支多彩的笔
绘出了一幅苦斗着的“朝鲜妇”^①
又沉思地录下了一幅
健康的风俗画“五月的龙舟”
后来终于经由了“难民船”

回到了祖国
于是又尽情地歌唱于
“绿的地平线上”……

今天,我又带着我底歌
卷土地重来“旱海”
要以恋人的热情
感动这“爱的吝啬者”
但今天,我却从镜中
发现了一个病瘦了的我
检查了我底心
又检查了我底脑
如前地健康啊
但为什么又病了呢?
是愤世的肝火发作了么?
是缺乏营养的贫血病么?
是疟菌又侵进了血液里了么?

病呀,跟着药瓶滚吧!
我无情于你
我有心于唱出人类的情歌……

——《若干人集》

作者原注

① 引号中的都是拙作的题名或拙作中的句子。

周 为

冬 天

冬天的到来

不是为了街上那些有钱人的过早的冬装
不是为了那些卖补品的特别广告
是因为那卖油条烧饼的特别响朗的声音
告诉我，又一个冬天的到来

“油条烧饼

烧饼油条……”

当我的纸窗还未睁开眼睛

这响朗的声音就把我叫醒

我便看到了一盆熊熊的炭火

一盘黄色而黏韧的土面

数不尽的孩子啼冷的哭声

才把赤脚的父亲送到街上……

我想祝福你呢

你第一个告诉我冬天来了的劳动者！

从乡村走来

而这时候

在以城市作轴心

而辐射出去的许多大小的道路

正走着许多与太阳竞赛早起的人

你昨夜整夜守着水春

现在挑着两箩肥大白米的

你挑着两箩肥大的白菜

头上扎着蓝布头巾的

你穿着昨天编好的草鞋

挑着红薯和鸡蛋的……

你们脚踏着这些砂砾的道路

黏湿着露水的道路

向城市走来

于是第一个早市开了

第二个早市开了

你们把你们的所有坦露着

任每一个人选择

冬天，城市有更大的食欲

城市天天盼望着你们呢
你们从乡村走来的人——
城市的维他命

褴褛的马路

太阳升起来
用温情的眼睛看过了海
然后用发红的眼睛看着马路

这里是一条褴褛的马路
这边，那边，张起了
补缀而斑驳的布帐
布帐下面摆着可怜的衣物
如果我拿来嗅一下
我可以嗅出东南西北的气息

一块钱，二块钱，十块钱……
以有限的价钱
出卖无限的温暖
因为人家的需要
出卖自己的需要

布帐在北风里颠簸着
一高一低
南方人想起了温暖的海浪
狂暴的海浪

北方人想起了广阔的平原

辽远的沙漠

想起了那悲哀的梦：

那雪地上的行进

带着红缨枪

带着锣鼓

带着轻佻的猴子

带着笨钝的狗熊……

我在布帐前驻足

我听到一个年老的父亲

向一个年幼的儿子讲述远天的风雪

一句，一句

像撒播一粒粒仇恨的种子

我 祝 福

以前，每当风雪像一个暴虐的逻者

用枪杆撞着我的木门

它击打着我的纸窗

使我不能说话的时候

我又想着一个在地球的极北的地方

在那里，一尺，十尺，就是百尺的

风雪也盖不住温暖的微笑

大清早，无数的烟突喷出了第一口气

每一个城市又流动着劳动的血液

无数的手为人类的春天造像
而且向我，向全世界痛苦的眼睛
骄傲的伸出

而现在，我从马路上回来
我摊开了当天的报纸
我知道了在遥远的白海

遥远的波罗的海的边缘
已降下了一九一四年的初雪
雪它正以嘶嘶的声音
为拿破仑的后裔唱着悲歌

那么，在这个冬天
让希特拉穿起在挪威订购的雪屐
第一次的滑倒吧
而你们，却裂出那笑在最后的笑

我祝福

——《若干人集》

陈善文

苦 撑 着 拼

牙贴着心，
咬了一口！
齿痕嵌在心的深处；
顶不住，倒在血泊里，堆着的骷髅。
无边的黑暗，风带来一阵刺耳的狞笑。
不行！还得从这尸场上苦撑着站起；
跟连串的苦难拼！
苦酒比醍醐更够味儿，
呷着苦杯，捱着鞭，
在没有断气之前

——香港《大公报·文艺》882期

1940年7月15日

任 钧

警 报

一声尖锐而悠长的汽笛
在天空放射出来
仿佛闻得到血腥的信号
——空袭警报又发出来了！

警报——
诚然带来了恐怖和震惊，
但同时就好像在敌我中间
划下了一条红线，
使得双方的界限更加分明！
可不是吗？
在那惊心动魄的长啸声中：
用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心情
千万人都同时站拢在一边，
同时感到共通的运命！

——《后方小唱》

孙 铤

雨

——要使人值得一活，就必须为
一种伟大的理想所贯注。

下过雨的第二天
从水潭里
我照见
近来
我底影子又长得高了

有一个夜间
我梦见
胸口给日本鬼子戳了个窟窿
鲜血奔涌出来
好像扭开了水龙
惊醒了

我才知道降着暴雨
雨水从破屋顶上漏进来
滴在我底胸上
我感到好笑
翻了个身
一只手按住枪
去找寻第二个梦了

当着
雨拖着寂寞
来到了人间
在我们
从来没有人说起雨
只有我
在心里说我爱雨
他们只懂得
如果不把枪包好
准会上锈的……

雨也会撩起我们欢喜
时常在雨中
穿过从山涧奔泻下来的洪流
我们出击去
即使雨裹住了我们底呼吸
也没有忘记瞄准敌人
扳动枪的机扭

这暴雨，这时代
垂下了头
母亲一般
用血的乳浆哺养我们

苦暗的雨中长大的我
终于振扑着坚强的羽翼了
我叩响新的光明的门扉了
太阳在我生命上照着

昔日在雨天同我折纸船的邻儿
如今也掬上了枪出征了
辉煌的革命书籍
辉煌的战斗历史
把我们底思想
凿开了一条宽阔的河流
因此，我们不只是
拿了枪的战斗员

风暴带来的雨
冲洗了这古老的大地
大地呀
负载着我们这一代的狂热
而我们底改造
就要成熟了

不管雨是如何缠绵
或是如何阴郁
我脱掉草鞋
在给雨捣烂了的泥地上
向一座破屋走去
那里

“××日报”到了

——《旗》，1942年8月出版

